



期 六 第 卷 一 第

九 十 國 民 華 中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日 創 刊

戲劇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白姑娘 (兩場笑劇) 歐陽予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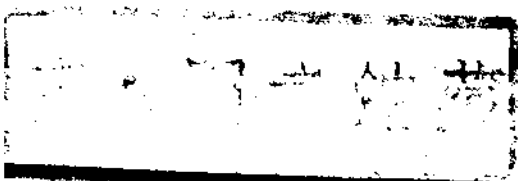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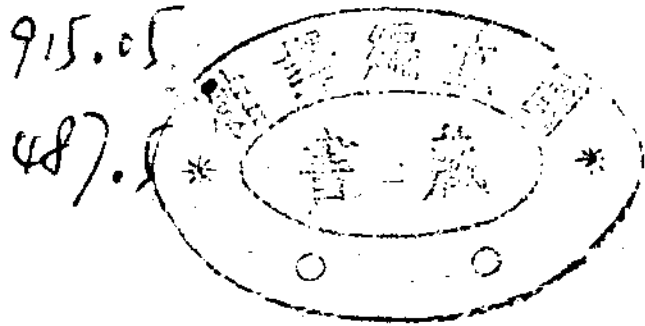
法名劇家包麗許肖像 邵知歸繪(四四)

現代法國戲劇概觀 春冰譯(四五)

劉三妹 (五幕創作歌劇) 予倩初稿(六一)

現代戲劇大綱 春冰譯(一〇二)

Z字病室裏的麻煩事 春冰(一二三)



戲劇藝術與倫理	趙如琳譯(一三九)
熱情的女人 (三幕劇)	馬彥祥改譯(一五三)
英國戲劇協會之過去與現在	春冰譯(一八三)
運命的猜忌 (獨幕劇)	陳毓泰譯(一九九)
自我演戲以來	歐陽予倩(二三五)
卷後語	春冰(二五七)

白姑娘

——兩場笑劇

歐陽予倩

登場人

于寄 丑角

王百歲 丑角

劉得勝 劊子手

陳先生 王百歲的朋友

三子 于寄的夥計（即傭人）

老李 同上

林媽 于寄的女僕

時 現代

地 某都會

第一場

于寄的客堂裏。——佈景是一個兩樓兩底的房子從旁看的。正面是牆，牆上掛一幅屏條，畫的是崑山百面圖，下靠牆排着椅子茶几。左手是房門，通廂房的。靠房門有一張安樂椅。左邊幾扇中門。出中門就是院子，院子裏的花枝，和廂房的一帶玻璃窗，都隱約可見。（若爲便利起見，要不看見廂房的窗戶，那就可在中門的格子上加上窗簾，但中門開開總可以看見一角。）陽光從院子裏照進來。右邊就是房子的正面，擺着紅木方棹，椅子和些擺飾。牆上掛着中堂和對聯。有一門靠廂房的牆開着，是通廚房通後門的。

開幕，于寄的僕人三子在那裏替于寄收拾行頭，正收拾完了，打起包袱，他口裏唱兩句小調，拿起一把掃帚來掃地，一邊掃，一邊嘴裏胡謔。

三子 去他媽的，去他媽的，去他媽的！

他掃一下帶着罵一聲。他並不是罵誰，不過是口頭語兒罷了。

他掃過了，便把筭帚靠在身上，掏出香煙來點着。正在抽着，把洋火放進口袋，老李從右手的門裏走出來；手裏拿一個雞毛帚，一看三子在那裏抽煙，悄悄地走上前去，輕輕兒在三子頭上打了一下，三子一回頭，香煙便到了老李的嘴裏。可是三子順手一來，又接了過去啣着，他們的動作，和變戲法一樣，熟練極了，看得出他們是頑笑慣的，而且是經過訓練的頑笑。三子點頭擠眼，表示很爲得意，老李伸出指頭指着三子笑着，似罵非罵的表情。

老李 你這傢伙……

三子 哼——

老李 今日老板拚命在那兒收拾屋子幹甚麼？

三子 還不是白姑娘要來嗎。

老李 先頭老板叫你上那兒去了？

三子 去請一個人。

老李 請誰？

三子 真倒黴，去請一個劊子手。

老李 請劊子手幹甚麼？

三子 老板說他要學當劊子手。他說現在什麼都靠不住，只有當劊子手好，只有劊子手才能幫助他成功呢。

老李 咳，這才怪呢，你去了沒有？

三子 我去了的。我到他門口遠遠的瞄了一瞄，就覺得有些陰風慘慘，我沒敢進去，我只託他的鄰居帶一個口信，說是我們老板請他。

老李 哼，你真膽小，真是一點兒用處都沒有。

三子 哼，你那兒知道。他殺人殺得太多了，不知道有多少鬼跟着他，他門口一定是擠縫不開的鬼，倘若那些鬼有一個兩個跟上了我，那可怎麼辦？哼！

老李 你站得遠遠的，難道說就沒有鬼看見你嗎？說不定有一個兩個已經跟上你了。
……喂你瞧。

他說到這裏，使勁望三子身後瞧着，三子起初只當他開頑笑，不理他，可是被他

瞧得太認真了，他便不由得生疑。

三子 不許開頑笑。

老李 誰跟你開頑笑。你瞧你身後是誰？一個黑影子！

三子 好朋友，你別開頑笑。

老李 王八且才騙你。你瞧，真的。

三子回身一看。

三子 那兒呢？

老李 那兒。

三子 (急急跑過老李這邊來，香煙掉在地上) 那兒呢？

老李 (拾起香煙跑過三子站的那邊，舉起香煙對三子) 在這兒呢。

三子 真豈有此理，專給人當上。

老李 (很得意的發出一種討厭的笑)

三子 你抽了我的煙不要緊，你今天晚上可不許嚇我。

外面有敲門的聲音。

老李 你真膽小，太沒有用了。——喂，你聽，外面有人打門，一定是劊子手來了，

你去開門去。

三子 我不去，你去。

老李 笑話，劊子手還不是一樣的人嗎？

三子 我膽小，看你那個膽大的。

老李 我不高興；同是吃人家的飯，爲甚麼你能夠支使我？

三子 你膽子大，我要試試你。

老李 我才不聽你的話。

他們在那裏你言我語的弄不清，外面敲門的聲音緊急起來。于寄在廂房裏聽見，

便在裏面叫人開門。

于寄（內聲）三子，開門去，人家叫了半天了，沒聽見嗎？

三子 我在這兒理行頭，手裏放不下。

子寄 胡說！老李，你去。

老李 啊，是哪。

他們兩個人互相推諉作手式。三子總算聰明，一見沒有辦法，他便去叫老媽子。

三子 林媽，林媽，快來。

林媽在廚裏房應着走出來，他們兩個人又作鬼臉。林媽上。外面叫門。老李應。

林媽 甚麼事？

三子 有客來了，請你開開門。

林媽 你們爲甚麼不去開。

三子 因爲是女客，老板怕我們弔她膀子，所以讓你去開。

林媽 我不信。

三子 (指着老李) 你問他。

老李 別聽他的。老實說，是你們隔壁的那個小張來找你來了。

林媽 (遲疑的樣子。)

老李 騙你就是王八旦。

林媽去開門去了，三子和老李這兩塊料高興得甚麼似的。

三子 我要走了。

老李 說不定不是他。

他們正想去看一看是誰，劉得勝已經走進門來，林媽在後面跟着。

劉得勝身穿深藍大布長衫，腳上穿着快靴，頭上戴着寬簷黑色的舊銅盆帽。滿臉鬍鬚，重眉毛，酒糟鼻子，眼睛也不甚玲瓏，走路很遲重。手裏拿着一把腰刀。

他一走進來直直望着三子和老李。他因為傷風聲音啞了，說話很沙。

劉得勝 老板在家嗎？

三子老李一嚇就跑了。劉得勝很奇怪，林媽上了當，當然有不高興的樣子，但是她還是好好的招待客人。

林媽 先生請坐，我去請老板去。……老板有一位姓劉的先生來了。（一面說着一面就桌上茶壺倒茶。）

于寄（在內）好，請坐，倒茶；我就出來。

林媽 先生請坐，老板就出來。

林媽倒了茶走進去，于寄在裏面接電話。

于寄 喂，你是誰——我猜得着——哈哈，連白姑娘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那還了得——你來嗎？——好極了——這會兒有一個生客——一點鐘以後？——好——是了，回頭見。

劉得勝坐在外面等着，于寄接完電話，馬上就走出來。

于寄 啊，劉先生，讓你等久了，對不起。

劉得勝 不要客氣。

于寄 怎麼你嗓子啞了！

劉得勝（指着嗓子）重傷風又喝多了一些酒（咳一聲嗽——劉得勝的咳嗽是一種習慣，他往往說幾句話就咳一聲，說到起勁的時候咳得越響，平常在街上走過聽慣了的人，一聽就知道是劊子手來了。所以他的咳嗽簡直可以算是他的商標。于寄注意到他這

一點所以極力揣摩。要想模倣得和他一樣。）

于 寄 啊，傷了風；簡直失了音了嗎。

劉得勝（拿起腰刀）這回給你帶了來了。……這把刀是祖傳的。（二人同站起來。）

于 寄 啊，是祖傳的。（看刀）看起來殺過不少人了。

劉得勝（伸出手做個姿式）何止幾千人！

于 寄 啊呀！幾千人了！這刀口還絲毫沒有缺，還跟新的一樣，真是寶貝！

劉得勝 這些都是血斑。（咳）

于 寄 啊，都是血斑，看起來這個鐵是血浸透了的。（咳）

劉得勝 這個寶貝可真厲害。

于 寄 是的，既然是寶貝一定是厲害的。看這把刀是凶惡得很，也有牠的好處：

甚麼都好，道德也好，奸詐也好，貪也好，愛也好，野心也好，希望也好，淫邪也好，公正也好，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見了牠，就算都完了。所以說：「飲酒快事，殺頭痛事；飲酒殺頭，痛快痛快！」今天看見這把刀，真是痛快痛快；哈哈哈哈哈。（咳）

劉得勝 您怎麼樣？

于 寄 我也有點兒嚙子癢。

劉得勝 哈哈哈哈哈！（他看出于寄學他，所以大笑。）

于 寄 你們頭一次殺人的時候，覺得怎麼樣？

劉得勝 頭一次那才可笑呢：我提着刀很高興地走到法場，誰知臨到動手的時候——

于 寄 怎麼樣？

劉得勝 看了那個人的頭，好的一座小山一樣大。

于 寄 啊，看着人頭好像小山一樣大。

劉得勝 看着那個脖子好像一條石橋那樣長。

于 寄 啊，脖子好像石橋。

劉得勝 我這個手拿刀——

于 寄 （從此處起，于寄一舉一動，都學劉得勝的姿式。）啊！這個手拿刀——

劉得勝 這個手捏着拳頭——

于 寄 這個手捏着拳頭——

劉得勝 我臉上直流汗——

于 寄 臉上直流汗——

劉得勝 身上直發抖。(抖)簡直就是這樣的抖。

于 寄 啊，這樣的抖。

劉得勝 我沒有法子，怕人笑話，只好盡其生平之力往下一砍——

于 寄 往下一砍——

劉得勝 居然頭掉了，血嗚嗚的出來。(伸舌頭)——可是我的心也就放下了。(咳)

于 寄 啊，頭掉了，血出來了，你的心也放下了。這因為你雖沒有殺過人，看也看慣

了。不然怎麼行？從那一回之後，恐怕您就慣了罷？

劉得勝 那自然。凡屬一個人無論壞事也好，難為情的事也好，只要拚着幹一個頭回就無所謂了。我以後就大不相同了。

于 寄 啊，大不同了。

劉得勝 我看着人的頭好像一個西瓜——

于 寄 啊，好像一個西瓜。

劉得勝 脖子就好像一個瓜蒂——

于 寄 脖子像瓜蒂。

劉得勝 一刀過去（咳）——

于 寄 （咳）

劉得勝 好比瓜熟蒂落。血出來好像春天開了桃花，秋天開了芙蓉一樣。

于 寄 一刀過去，好比瓜熟蒂落，血出來好比春天開了桃花，秋天開了芙蓉一樣。那

樣美麗嗎？

劉得勝 聽見那悽慘的聲音，就好像聽老八板一樣。

于 寄 啊，那悽慘的聲音，好像老八板。你聽着簡直像老八板，不像西皮二黃嗎？

劉得勝 我們殺人，還殺出好些個花樣。

于 寄 怎麼，殺人還有花樣？

劉得勝 有時候殺的不止一個人，就讓他們跪一圈（用手比着）。

于 寄 跪一圈。（跟着劉的動作。）

劉得勝 我們辦公事的站在當中。（咳）

于 寄 站在當中。（咳）

劉得勝 這樣拿着刀。（將刀藏在肘後作一個姿勢。）

于 寄 慢着。（他趕緊拿一根雞毛帚練習劉得勝的姿式。）

劉得勝 好比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七八個，十幾個都不要緊。唔。（他將右腿一跪，手一伸，肘子靠着刀背一使勁，好像殺了一個。站起來作出一腳將尸踢倒的樣子，再將同樣的動作很連貫很敏捷的接着作下去，好似一連殺了一圈的人。再將刀反過來，提在手中，左手左右一揚，用刀左右一指，他說：）這又是一種。還有北邊的。（將刀雙手舉起，正中砍下。抖了一抖刀，好像是抖落刀上的血似的，回身矗立，將刀入鞘，咳了一聲。）

于寄跟着學到這個時候，似覺非常感到興味，可是兩個僕人和林媽偷着，覺得又是

好笑，又是怕，都作出怪相，及至于劉的動作一停，他們便都縮頭去了。

于 寄 哈哈哈哈哈，有趣極了，別看這幾下子到真不容易呢。

劉得勝 自然不容易，我們要在黑暗地裏練一年砍香頭呢。

于 寄 殺人有這樣多的研究，簡直跟做戲一樣嗎？看起來殺人也是很高深的藝術，但是現在你不幹這個了，豈不是中國少了一個藝術家嗎？

劉得勝 一個人，往往得着了一個機會，就會改了脾氣，因為到底是一個人。

于 寄 不錯不錯，一個人往往得着了一個機會就會改了脾氣，因為到底是一個人。

劉得勝 阿彌陀佛。（合掌）如今我見着男人都好像是自己的親兄弟，看着女人都好像

是自己的親姊妹
（搖手）

于 寄 變得這麼快！你看見男人都像親弟兄，女人都像親姊妹。

劉得勝 下不了手了。

于 寄 下不了手了；你發了善心了，只怕是你老了。

劉得勝 人老了，念頭倒是新生來出的。（咳）

于 寄 不錯不錯，人老了，念頭倒是新生出來的，你有這樣的好念頭，洗手歸正，怪不得廢止死刑運動會要請你去演說。我前天看見報紙上登載你的消息我就很佩服，所以就去拜候你的。

劉得勝 (指嚙子) 我這個不行。演說又不會。

于 寄 你嚙子是啞了。不會演說，是你客氣。不過就是你的嚙子不啞，我也想求這個差使。我這次裝着你的樣子，一定裝得很像，而且我替你去演說，至少不會替你丟面子。我去宣傳你的善心，不是前天已經對你說明白了嗎？你不是同意的了嗎？今天請你來，就要仔細看看你的神氣，揣摩揣摩你的姿式。勞駕得很，剛才我都學會了，不過我要借你這件衣服，鞋襪我自己去備。

劉得勝 可以可以！(點頭)

于 寄 你等一等。(急忙去取件皮袍) 你看這件皮袍怎麼樣？

劉得勝 (翻開來用口吹一吹，豎起大指) 呱呱叫，真是好東西！

于 寄 你穿穿看合身不合身。

劉得勝 爲甚麼？

于 寄 你不要疑惑，我有一個用意，而且於這件事大有關係，你要穿着合身我再告訴你。
你。（一面去替劉解鈕子。）

劉得勝 好好好，我自己來。（他把竹布大褂脫了。）

于 寄 行不行，你扣上看怎麼樣？

劉得勝 正好嗎。

于 寄 正好就送給你，我跟你換了。

劉得勝 那不行，那不行！（說着就好像要脫，于寄趕快上前阻止，兩個人謙遜一陣。）

于 寄 沒甚麼，沒甚麼。……你這麼一來，那就是看不起我了。

劉得勝 那就，那就，那就……

于 寄 我還有話跟你說呢。自己人有甚麼客氣？我們這回一定大成功，不單是演說成功，還有另外的成功，到那時我請你吃喜酒。

劉得勝 甚麼？

于 寄 你等着聽喜信罷，我一定把你捧得高高兒的，使世界上的人都當你是個大偉人，大慈善家，大哲學家，大藝術家，大實行家，廢止死刑運動頭一個大人物，放下屠刀立地成的……佛爺；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等着吃喜酒就是了。

劉得勝 我不過一個粗人，怎麼能够作得了許多甚麼大的家呢？笑話！

于 寄 這不在乎，只要自己對自己說得出一個道理，一湊就成了。交給我罷。大人物一半是湊成的。

劉得勝 好，我們改天再見，多謝多謝。

于 寄 不忙，都麼您的寶刀就暫時借給我。

劉得勝 好，不要緊不要緊，你放着就是。再見罷。

于 寄 你再坐一坐。吃了便飯去。

劉得勝 不了，還有點兒小事。

于 寄 那麼就改天再請罷。（送客）

劉得勝 不要送，不要送，自己人還客氣嗎？

于寄送劉得勝走出去，三子和老李，出來看着，伸伸舌頭，于寄回進來，他們又縮回去。

于寄拿起刀來，學着劉得勝殺人的姿勢耍一回。

于寄（跳起來歡喜）是我的了，是我的了，她是我的了。（咳一聲嗽，學着劉得勝的步伐走進廂房去。三子老李跟出來，一面走出來，一面拿起掃帚趕鬼。）

三子 鬼進門了！

老李 老板瘋了！

于寄（回身出來）你說誰瘋了。

三子 不是的，我說：「關窗門了」！

老李 我說：「要刮風了」！

于寄 那裏有風？

老李 方才我們在後門口，看那天上的雲，自東而西，自西而東，飛來飛去，好像有風。

于寄 你說此話，放屁相同，騙他可以，騙我不中，再要胡說，打你這襍種。（說完走進去了。）

老李 （指三子）打你這襍種。

三子 （指老李）打你這襍種。

老李 三子，今天可唱了烏盆計，引鬼進門。

三子 頂好鬼把你抓了去，煩你演一齣遊六殿。

老李 我又不唱老旦，頂好把你抓了去，煩你演一齣胡廸罵閻羅，到了陰曹地府，也好和你那死了的姘頭叙一叙舊情。

三子 放你媽的屁。

老李 （唱起來）誰是誰的夫，誰是誰的妻，死了的姘頭還是我的；二鬼哥帶路小房子裏。

老李一面唱，三子追過去要打他，他仰着身子退着走，三子趕上去一個嘴巴。兩個人扭起來。王百歲從外面進來。他們即忙住手。

王百歲 真有心胸，還要巧腔兒呢。

老李 唷，王老板你來了。

王百歲 你們老板呢？

三子 在裏頭。

老李 我們老板瘋了。

王百歲 怎麼瘋了？

三子 無緣無故他去弄了個劊子手來，引鬼進門。耍了一陣膠刀，跳起來就說：「是我的了，是我的了，她是我的了！」（百歲想一想，露出頗能會意的神氣。）

于寄 （在裏面打電話的聲音。）喂，你是誰？——白姑娘。——你來嗎？——還沒有穿好衣服？打扮那麼漂亮幹甚麼？——我告訴你，你一定要跟我了。——你不信嗎？——你瞧着罷。哈哈——好，一會兒見。

王百歲 老二在家嗎？

于寄 大哥嗎？（走出來。）

王百歲 你在家裏幹些甚麼？

于 寄 我剛才練了一練武工。

王百歲 白姑娘來過沒有？

于 寄 回頭就要來的。

王百歲 我們怎麼辦？

于 寄 甚麼？

王百歲 不是她叫我們決定的嗎？

于 寄 啊？

王百歲 她到底是愛我還是愛你，我實在沒有把握。

于 寄 我看她還是愛你。

王百歲 我看她還是愛你。

于 寄 你何以見得？

王百歲 先說你的，你何以見得？

于寄 我說不出。你呢？

王百歲 我也說不出，不過有個疑心。

于寄 疑心總要有憑據。

王百歲 我倒有個意思。

于寄 甚麼意思？

王百歲 我看她在我們兩個人之外還有第三者。

于寄 此話怎講？

王百歲 你且聽道。

于寄 你且道來。（他們用着唱戲的語調）

王百歲 說正經話，從前我問她愛不愛我，她說愛我；你問他愛你不愛你，她又說愛你；問她願意嫁誰，她說都願意嫁；但是她一身不能嫁兩個人，在你我又都非要她不可，因此後來我們說要學外國人的法子去決鬥，她又不贊成，她說不願意在兩個朋友之中弄死一個去跟那個活的。我們說去占卦拈鬮，她又反對，她說愛情不是買彩票。到

後來她才說出一個法子，說誰演戲演得好，她就嫁誰。但是現在好幾個月了，她還分不出我們的高下。所以我總那麼疑心：難道說她愛我們真是用天平秤秤過，絲毫分不出輕重嗎？難道我們的戲真是沒有高低嗎？

于 寄 她記着我又掛着你，兩頭放不下也是有的，所以她前幾天想了一個法子，要我們一個禮拜以內各人裝一個人，讓誰都看不出來才好。好比你裝一個人我認不出是你，你就贏了，她就跟你；要是我裝一個人你認不出來是我，我就贏了，她就跟我。

難道這一點你還沒有明白嗎？

王百歲 我那兒不明白，假如我們都認不出，或者彼此都認出來了，那又怎麼辦呢？

于 寄 那就算她又失敗了，只有她一世不嫁人，跟我們作一輩子的朋友。

王百歲 我最怕想到這一點。

于 寄 我也最怕想到這一層。

王百歲 兄弟，想白姑娘這樣的人你心裏放得下放不下？

于 寄 我當然放不下。你放得下嗎？

王百歲 我那兒放得下！……（他跳起來）……噯，她的頭髮！……

于寄 好像太陽的光一絲絲襯着烏雲！

王百歲 你說的話好似鎮江的黑醋酸氣衝腦門。

于寄 她的那個瓜子臉。

王百歲 好像新剝出來雞蛋一樣又白又嫩！

于寄 她的眉毛，好像新月一勾點了翠。

王百歲 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勾魂鬼也抵不上她一雙眼睛。

他們兩個說得高興，脚下跳舞起來。

于寄 她的鼻子，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高不矮十分端正。

王百歲 你還沒有覺得她那不厚不薄又紅又潤又香又甜的嘴唇。

于寄 她的耳朵又靈又相稱。

王百歲 你看她那脖子微微的一扭那才真動人。

于寄 天底下就沒有她那麼一雙好手。

王百歲 你還沒有注意她的腳後跟呢！

于 寄 走路好像風擺柳。

王百歲 (他學着「妹妹我愛你」的調子唱起來) 風擺柳那能比得上！哼，那裏能够比得上！

于 寄 就是那穿花的蝴蝶入簾的燕子也只比得她一分半分。

王百歲 她的聲音怎麼樣？

于 寄 簡直像音樂。

王百歲 音樂？聽了她的說話，鋼琴兒劈了當柴燒，再一脚，(翻身作一個姿勢) 踢破了凡啞玲。

于 寄 這些我們且不講。

王百歲 最了不得的就是她那純潔清淨又滑又軟玲瓏剔透的心。

于 寄 對呀，她這樣的人會說愛我這樣的一個小丑！

王百歲 會說愛我這樣的一個小丑！

于寄 會說愛我這樣的一個小丑！

王百歲 （興奮起來）兄弟。

于寄 大哥。

王百歲 問你要命不要命？

于寄 問你要命不要命？

他們高興起來抱着跳，跳過了打一個筋斗。起來拉着，朝裏一翻身背對背站着，將臉回過去看着。

王百歲 不用說發癲——

于寄 就是打落在十八層地獄——

同說 萬死也甘心！

二人背靠背，脚一伸，一同坐落在地下。

——幕——

第二場

這一場戲，最好緊接着做，閉幕時間越短越好，化粧越快越好。

場上是一間舊式的花廳，兩邊的牆都有霉濕的痕跡，黑一塊花一塊，看去好像鬼臉。靠近台口一邊一扇門，關得緊緊的。上面掛着一把鐵鎖，蛛網塵封，好像多少年沒有開過似的。

正中是隱壁，上面有破花格子，糊的紙都破了。靠隱壁放着一張木炕，上面有炕几，炕几上却甚麼都沒有。炕的前面有一張矮方桌，是殿磚的，一邊有一張平頭椅。這間廳裏，除灰色和黑色之外甚麼顏色都沒有，一見覺得陰慘異常。開幕的時候全場黑暗，聽見開門和關門的聲音，漸漸從隱壁後面閃出光來。

一個老人家拿着一盞洋燈引着于寄所扮的劉得勝進來。

老人家（非常鄭重的樣子）你留神，黑得很。

于寄（咳）怎麼這樣黑？

老家人 電燈剛巧滅了！

于 寄 這裏的電燈真不好，她的光老是照不着我們。

老家人 光照不着的地方多着呢。

于 寄 黑得好難過。（咳）

老家人 黑一點也好，太光明了就甚麼假頑意兒都給人家看穿了。

于 寄 啊喲，我到處都遇見哲學家。

老家人 世界上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于 寄 請問你們主人是甚麼官階？

老家人 他從前是當軍官的。當師長的時候，打過好幾次仗，殺過無數的人，不要說在戰場上，我就親眼看見在這間屋裏頭殺過百多個土匪。

于 寄 怪呀，怎麼會在屋裏殺土匪呢？

老家人 是招了安再又想反叛的土匪。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主人請土匪們吃飯，暗中埋伏下許多的兵士，鎗響為號，兵士一擁出來，他們措手不及，只有束手被擒。那

裏頭也有是土匪，也有不是土匪，也有想反的，也有不想反的，到了那個時候，那裏管得許多，還不是一齊當場就全給殺了；這就是辦大事的人的手段。殺的時候，哭聲震天，殺了之後，血流滿地，屍首好容易搬了出去，只是那血的印子，吸到地裏頭去，至今還不掉。

于 寄 啊！

老家人 我們主人，中年氣盛的時候，從來也不覺得怎麼樣，可是年紀老了，陽氣衰了，就後悔不該殺人太多；這一轉念不要緊，可就引出許多的鬼來。

于 寄 怎麼有鬼！

老家人 可不是嗎？我們這家裏天天鬧鬼，不是鬼哭，就是鬼打架，我們主人說這都是冤魂怨鬼。本來那些土匪都是沒有飯吃，被逼得無法，才犯法的，也未嘗不可以沒法與以自新之路，又何至於一個一個全要殺絕呢？我們主人後悔了，他就想要作一點兒好事，所以他就贊成廢止死刑。今天聽了你的演說，他很感動，所以請你來商量一個廢止死刑的實行辦法。

于 寄 原來是這個樣子。

老家人 對不起得很，我們主人今天回來，有點兒頭痛，沒有出來迎接，請你坐一坐，我就去請他去。

于 寄 是啦是啦。（咳）

老家人說着去了。于寄一個人坐在那裏等着，靜默一陣，他很不自安，站起來四面看看，更添出許多的驚疑。

于 寄 啊，好一個奇怪的地方啊！……可是我今天總算是勝利了。我在那裏演說，大家歡迎，全場喝彩，那且不去說他，白姑娘跟王大哥都在下頭，他們絲毫都沒有看出是我；啊呀，真想不到有這樣的成功！唉，她是我的了，她是我的了！……

說到這裏忽然聽見礮的一響，他一驚趕緊站住，仍然咳一聲割得勝式的嗽。他以為是有人來了，可是等了半天，又毫無動靜，他有點怕起來了。

于 寄 啊呀，四面漆黑，——怎麼還沒有人來？不要是遇見了綁票罷？（這時聽見有悉悉率率之聲）這個地方太怪了；噯，大不該來！要不然我早跟白姑娘去吃晚飯去

了。我也不過是借題發揮，我那裏要幹甚麼廢止死刑運動！……唷，這個燈怎麼這樣暗？（扭燈）啊，油不多了。（四面有悽切悲苦之聲，隱約之間夾着一兩聲很可怕的哀吟。他踱來踱去，越來越慌亂。）難道真有鬼嗎？這真是鬼哭神號。倘若真是有鬼，走出一個來跟我打架，這可又怎麼辦呢？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大不該來，大不該來！

他慌慌張張沒有主意，他設法要走，跑過來跑過去想辦法，忽然回頭一看，一個白髮老者站在那裏，這一驚非同小可。

于寄 啊！

老者 啊，劉先生，真對不起，讓你等久了。請坐請坐！

于寄 啊，你就是……

老者 我就姓趙。

于寄 原來就是趙師長。（咳。他畧為放心。）

老者 用不着這樣客氣，請坐。（坐下）今天聽見先生的演說，實在佩服得很。這幾

年來世界上殺的人也太多了；天地的殺機一動，就失了人間中和之氣，先生所說的話，真是一點都不錯。可是有許多人還是不能覺悟，我們所希望的就是要多幾個像劉先生這樣放下屠刀的人。只可嘆那些自命爲能幹的，有把刀在手裏，得意洋洋，誰肯把牠放下？而且這一個殺人的理由還沒鬧清楚，那一個殺人的理由又拚命的鼓吹了。看起來劉先生真是了不得，我們大家一定要幫助你的成功啊！

于 寄 我是沒有念過甚麼書的，師長你老人家這樣一說，真叫我難爲情，恨不得鑽到地下去，我也不過是有一片心就是了。

老家人點一枝蠟燭，端着一盆酒菜走進來。

老者 人呢，難得就是心，心好甚麼都好。（對老家人）擺下。（回頭對客）真是沒有甚麼好東西，一杯淡酒，表表我的敬意就是了。

老家人將酒菜擺下，他們二人分一邊一個坐着，老家人在桌子的正中一站，好似石像般不偏不倚的絲毫不動。

于 寄 不敢當，不敢當。我酒量有限，不能多喫。

老者 請劉先生試試我的這個酒，這是貴州來的茅臺酒，從前是進貢的，你嘗嘗看。

于寄 (喝酒) 這個酒真香，這樣的美酒真是從來都沒有喝過。師長你不喝嗎？

老者 我因為有點兒頭痛，不敢多喝。來，再給劉先生斟上。……劉先生隨便喝酒，隨便用一點兒點心，我還有幾件事要想請教你呢。

于寄 不敢當，不敢當，你客氣了。

老者 劉先生你不是到過北邊的吗？

于寄 (他不回答又不行，想說又說不出來。)……是……是……是……

老者 你是為甚麼去的？

于寄 這……大約……

老者 啊？

于寄 這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

老者 不是因為沒有劊子手請你去辦公事的嗎？

于寄 是的；是的；總不過是那麼回事。

老者 好像你那回是鐵路上叫你去辦革命黨是不是？

于寄 我不明白他們是些甚麼人，不過上頭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就是了。

老者 有一回，有一個年輕的人在監裏的時候，你很照顧他，行刑的時候，你又跟他辦得很好，叫他死得很快。「公門之中好修行」。你真是了不得。

于寄 這些事情多得很，我都不大記得了。

老者 我是說你在鐵路上辦事的那個時候。那一回辦的人並不多，離現在也很近，你不會忘記罷。

于寄（假裝想一想）是的，我想起來了，是一個瘦瘦長長的少年。

老者 不對，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少年。那瘦瘦長長的少年又另外是一個。那瘦長的少年，臉很白，頭髮有一點兒蜷的，你一定記得的罷。

于寄（大疑）師長那些事你怎麼那樣清楚？

老者 因為那個案子都是我辦的。

于寄（大驚）啊，原來——

老者 是的，我認識你，你可不認識我了。

于寄 (越覺不安) 我們是高攀不上。

老者 那個瘦長的少年，不是也姓我這個趙嗎？

于寄 ……………

老者 他不是受了凌遲的罪嗎？

于寄 是是是是是。

老者 那個少年很可惡，他臨死的時候還要罵人，你恨他，因此就叫他死得很慢，你

現在覺得怎麼樣？

于寄 覺得太過分了。

老者 他受刑的時候，因為痛得很，他瞪着眼睛看着你，他說他來世都要報仇，現在你

想起來怕不怕？

于寄 實在可怕。(咳)

老者 你請乾了這杯酒。

于寄 好酒，謝謝。我要告辭了，因為還有點兒小事要辦。（站起來）

老者 （忽然變臉）坐下！……來得就去不得！

于寄 （不由得一退）這……

老者 你知道那個矮胖的少年是誰？他就是我的外甥。你知道那個瘦長的少年是誰？他就是我的兒子。方才我說那案子是我辦的，那不過是騙騙你的口供罷了，好，你還賴嗎？來！

老家人 喳。

老者 預備好了沒有？

老家人 刀子，繩子，鑽子，開水，一切都預備好了。

牆脚鬼聲又起。老者的臉變得非常可怕。

于寄 師長，我完全不知道，因為我不——

老者 少說話！你這狠毒的賊。那時候我們因為沒有錢，不能夠多行賄賂，好容易跟你講價錢，講妥了，你臨時又翻腔。三百塊錢只買得我的外甥死得快，少受一點苦；

可憐我那兒子，被你一刀一刀的割。他上法場的時候就是我這個用人，送了一包麻藥交給你，讓你給我兒子吃了，等他失了知覺，也好少受一點兒痛苦，你因為錢不夠，就當面把麻藥撒在地下，你偏偏叫他死得很緩。老張你作個見證。

老家人 老劉，你不認識我了嗎？

于寄 這真冤枉；從來就沒見過你！

老者 你還賴嗎？他那時候沒有留鬍子，無論如何你是不能賴的了。今天看你怎麼死！

于寄 這真是冤枉，我萬想不到，這真是遇見鬼了。師長——

老者 胡說；甚麼師長！

于寄 先生，老爺，官差不自由，何況我并不是劉得勝，我是假裝的。

老者 胡說。

于寄 你看！（他把假鬚等取了。）

老者 啊！（他和老家人都大驚叫了出來。）你你你怎麼是假裝的！你為甚麼要假裝

呢？

于寄 我爲了我的愛人。

老者 你的愛人是誰？

于寄 就是白姑娘，我姓于，名叫于寄，我是個唱小丑的。

老者 啊，原來弄錯了，屢；你爲甚麼好裝不裝，要裝劊子手呢？

于寄 好了好了，你不要多問了，快快送我回去罷。

老者 可是你不能回去了。

于寄 爲甚麼？

老者 我因爲要報仇，就設下重重的圈套，這個酒裏頭，早就下了毒藥，這個藥性就要發作了。

于寄 真想不到，怎麼會弄得這樣糟，有什麼解藥沒有？快去請個醫生來罷。

老者 我下的這種毒藥，只要一見酒便沒有解救的法子，醫生也沒有用，還只好算你的運氣不好。你想，我下毒藥把你弄死，我已經犯了殺人罪，我趕快要逃走，那兒能够

請醫生來救你。現在弄假成真，對不起你，等你死了，我們就要去了。不過你死得冤枉，你有甚麼話請你寫張遺囑，有甚麼未了的事，我作得到的，讓我來替你辦辦罷。

老者看老人家一眼，老人家就去拿筆墨。

于寄 這是那裏說起，我爲白姑娘才裝劊子手，誰想弄假成真遭這樣殺身大禍，看起來劊子手的刀真是有鬼！（取出白姑娘照片）白：我的愛人！我跟你永別了！（在照片上接吻，哭倒在桌上。）

老人家拿筆墨走來，大家暫時沉默。

老者 于先生請你快一點兒，一等到藥性發作就來不及了。你覺得肚子微微的有點兒好像痛的味道罷？

于寄 （試一試）是的。

老者 你的臉上是不是有點兒發熱？頭是不是有點兒痛？

于寄 （摸摸頭）不錯不錯。

老者 藥性到了！

于寄 這是鬼播弄人，我還有甚麼說話？完了！白姑娘，我和你永別了！我是爲你死的，也總算對得住你了！（哭倒）

老家人（忽然變了口音）老于你作夢嗎？

于抬頭一看，老家人笑嘻嘻的站在他面前，電燈大明。那老者也除了面上的假鬚和頭上的頭套，原來就是王百歲。

王百歲 陳先生，作個見證。兄弟，白姑娘是你的還是我的？

于寄（好像做惡夢似的呆着不動）

王百歲 兄弟你放心，白姑娘還是你的。

于寄 大哥你太狠了。

王百歲 你放心！我不過是跟你賭着好頑兒罷了。而且我早已打電話把我的計劃告訴白姑娘，我說我怎麼騙你來，怎麼嚇你，怎麼下毒藥說得好像真有其事，我簡直說你快死了。

于寄 啊！

王百歲 我說你快死了，她在電話裏就哭了。

于 寄 你不該叫她難過。叫她難過，不如叫我死。

王百歲 她說她恨我，她說漫說你死了，就是你沒有死，像我這樣騙你，她都不答應。看起來她還是愛你比愛我深些。她要來看你，我沒有告訴她這個地方，我故意讓她着着急。

于 寄 大哥，你真不應該。我要跟你絕交了。我去找她去。

王百歲 (大笑) 門鎖了，你怎麼走？老實說罷，先前沒有把地方告訴她，方才陳先生又打了電話告訴她了，她就要來了，等着喝你們的喜酒罷！

(外面有叩門的聲音。)

王百歲 外面有人叫門，一定是她來了。(取出一個鑰匙) 這個鑰匙交給你，你去開門；告訴你，外面屋子裏有電燈，你跟她在這裏說話，不必說我在這裏，快去罷，快去罷。

于 寄 (接着鑰匙跑下。)

王百歲（看于寄去了，他若有所思。聽見外面有開門關門的聲音。）陳先生請你去看他們怎麼樣，馬上回來。

陳應着去了。

王百歲（自言自語）愛她就成全她，我不錯。是的，我不錯。可是我怎麼樣呢？

陳先生（急急跑上）你猜怎麼着？他們一見就抱起來，至今還沒有說話呢！

王百歲（笑笑）好極了，只是……陳先生我們走罷。

陳先生 是的，我們走罷。

王百歲（想一想）且慢，我看這樣罷，你在這兒等一等，我先去，回頭也好有個交代。他們若是問起我，就請你說「王百歲到北極探險去了。」勞你駕。

百歲走了，陳先生一個人留着。

陳先生 今天晚上陪他們演了一齣愛情戲，到也不錯。可是他們那一對抱着，這一個又到北極探險去了，我怎麼樣呢？哼哼，我今天晚上演的是配角，趕明日我也要努一努力找一個愛人，演齣正戲給他們這些個孩子看看。別看我鬍子長了，在這個年月，這

種時代我也沒法兒開倒車不是！哈哈哈哈哈！（大笑。）

——幕——

前三四年我不記得在甚麼地方見着一篇法國小說，寫兩個伶人爭一個女子，二人打賭說誰的戲演得好誰就成功。於是一個去扮劊子手，其餘一個借所房子假裝老侯爵，設法把那個假劊子手請到他那裡用種種方法嚇他。結果算是扮劊子手的沒看穿裝侯爵的，他算輸了，於是那女子便歸了扮侯爵的。我含糊記得，因拿來將故事畧為改動編成這兩場戲。在舞台上演起來卻還緊湊，發表在這裏，也不過畧示笑劇的一種形式罷了。



繪歸知邵

像肖許麗多包家劇名法

現代法國戲劇概觀

春冰譯

——美國 Philip Carr 原著——

一、法國戲劇之歷史的特質

在不是拉丁族的各國裏，戲劇都是在鏡框後面作的。對於戲劇的賞鑒，是眼睛比耳朵的力量大。人物在場面中出現和場面中人物生理的動作，是述明故事主要的原素。言語當然是不可少的，但是無論字句之美，字句的排列，或是言講的韻調，或是他們的意義都沒有像人物動作與形貌那樣的被人注意。實際上，詩詞和雄辯，都沒有姿態與動作那樣關係緊要。

在拉丁族的國家，尤其是在法蘭西，

對於劇場的概念差不多是對立的，雖然戲劇的表現之另外一種形式的默劇的藝術在法國比較無論什麼地方存在都久，而戲劇家與演員主要的呈訴還是對人們的耳朵，詩詞雄辯永遠有效。言詞，言詞的奔流，把崇高的意義表示得極美滿的言詞，用適宜的變化表示一種觀念之勻稱的詮解的言詞，爲了言詞本身的音樂和說起來有音調之美，音義之明亮的言詞——言詞總是比圖畫重要。

這種情形的一件結果，就是法蘭西的

觀衆如果不尋求幻樂則已（我真不敢斷定他是否尋求）如果尋求一定是用耳朵而不是用眼睛，在毫無價值的佈景的背景中，演一齣古典劇，穿着劇場原有而與朝代無關的服裝，線條之美，色彩之艷，完全不能給人美感，而法國看戲的人是不在乎的。如果演近代劇用光怪陸離的配景，傢具，男女演員選擇的服裝並不爲實現他所表演的人物，而專爲擺出麗都的樣子，觀劇者也不在意。在一般法國女人看起來，一個女伶成功的方法只是看她能做出多少樣子的時裝，大多數男人看起來，只在她生理的動人。從另一方面講，頭腦比較藝術些

的觀劇者，如果有男女演員樣子比或她他扮的那個角色還老，只要他們的藝術能夠充分表示作家形成人物所用的言語時，他也是樂於賞鑒的。對於抽象的觀念有長篇大論，對於情感作口頭的剖解，照英國人看起來，這時戲劇的動作完全靜止了，但是法國觀劇者還可以聚精會神聽下去。

然而，我實在照前面說的一樣，懷疑到英國人所稱爲幻樂的，法國觀衆是否加以追尋。所謂戲劇的常規在他看起來是隨便取用的，他或者演員可以任意拋棄，過一會兒再行恢復也沒有什麼要緊。於是在戲演到一場中間的時候，觀衆對演員可以

鼓掌喝采，而且這種喝采並打破劇場中的魔力，因為根本沒有什麼魔力可以打破。觀者絕受不到欺騙。他的喝采與不斷的評論總是對原著者之分開的賞鑑而已。

他常常因為言詞之熱烈而有動於中，但是情節的刺激，就沒有這種效力。猶有進者，法國的演員多少保留一些白臉的 *Pierrot* 或是 *Harlequin* 那種既成不變絕不似真的特質，這兩個角色和其他許多意大利喜劇 (*Comédie Italienne*) 的角色，從法蘭西劇發源的時候就有關聯，以後在法國場中，永留其痕跡，直到現在，喜劇演員總要把他的化裝，照例打個顏色極不調和的紅，

白底子，聰明一點的女演員，就戴上既成不變的 *Columbine* 的蒼白色面具。

二、最近四十年的演進

毫無疑問地我是太誇飾了。毫無疑問地最近四十年來法蘭西劇場之進化，大部分在和這些東西絕緣。然而，這些東西還沒有完全絕緣了，法蘭西劇場思想中，根底上還有他們。

在法蘭西喜劇院的劇目裡，無論公演那一齣戲，你如果把這件事記在心裡，那是很好的。在高爾奈 (*Cornelle*) 拉西那 (*Racine*) 的嚴格古典劇中，言詞是主要的原素。意大利喜劇已經近乎莫里哀的著作

了。在十八世紀，這二者的影響，都對施達那 (Sedaine)，馬里烏 (Marivaux) 和佈馬西 (Beaumarchais) 的喜劇有所貢獻。

當十九世紀之初，浪漫主義運動掃蕩了法蘭西一切的藝術，打破了許多古典的律則的時候，她並不能毀棄這種慣例，在于俄 (Victor Hugo) 和穆賽 (Alfred de Musset) 的作品裏也曾出現。到後來，司克里伯，其後薩都的實力，烏巨葉的中產階級喜劇，白謁龍 (Paileron) 的社會諷刺，梅蘭克 (Meilhac)，雅勒威 (Halévy) 新鮮的輕快喜劇，小仲馬最好的時候其健全的感情，最壞的時候其詞鋒之清切，陳

陳相因，都顯出其共同的本原。

直到一八八八年和以後的五年，在盎都雅那 (Antoine) 指導下的自由劇場 (現在盎都雅那不作經理了，而成了法國戲劇批評家的 *doyen*。) 開始走向著作，動作，導演之自然主義的革命，把習俗慣例雖然沒有打碎，而其震撼之烈，為前此所未有。甚至於可以這樣說，在今日全歐洲的演員，不管觀眾之痛罵，甚至要忽畧觀眾的存在，如果古舊的衣裳對於角色合適便著古舊的衣裳，在作做以前極力求其自然，這些思想大部分都是盎都雅那的創造。

三、自由劇場與現代劇

至於導演這件事，在盎都雅那的時候以前，簡直不大知道。劇本惟一的導演者便是作家——對於作品條目之解釋，以及演員之選擇，在法國比其他任何國家，作者的主權都大。如果，作家可以配整演員的工作，從佈景中得息息相關的效果的時機，那固然是很好。如其不然，便沒有一致的效果。直到現在，像樂隊隊長那樣領導解釋音樂作品的導演家，其出現較之倫敦與紐約，在巴黎還是最近的事。至於導演而成了比作家更其重要的人物，在法國，白蒂 (Gaston Baty) 是這類裏唯一的例

子。

盎都雅那的自由劇場可以說是近代法國劇場的出發點，現在活着許多享盛名的作家與演員，最初之出發，都多虧了他。在演員中，有惹米耶 (Gémier)，現在是法蘭西國立劇場中第二個的奧迪安 (Odéon) 的導演。在作家中，有底斯加夫 (Lucien Descaves)，拉夫丹 (Henri Lavedan)，白理歐 (Eugène Brieux) 烏路夫 (Pierre Wolff) 普瑞瓦 (Marcel Prévost) 和顧魯 (Romain Coolus)：即使包多麗許在自由劇場排演他一個戲之前已經得到過些少年的成功，然而使他成爲不但是存在

的法蘭西戲劇家中最老最重要的一個，而且法蘭西所有的戲劇作家中藝術的影響最有力的，還是因為實演他對於戀愛與痛苦之深切的研究一申劇本中的第一本的緣故。因為白大義 (Henry Bataille) 和白爾斯坦最優之點，及一般想分析並戲劇化戀愛所惹起的情感的一派，是承繼包多麗許來的，正如同後來寡情而銳利的寫實作家和自由劇場在法蘭西舞台上所彰着的特質是從貝克 (Henry Becque) 承繼來的一樣。貝克的第一篇傑作叫烏鴉，是在一八七八年那樣早上演的。

這便是法蘭西今日的戲劇的幾個起源

。至於現在法蘭西的劇場怎麼樣，可以在說明現在的劇場作家，演員中得其暗示。

四、現代法國的劇場與導演

除去只有極平常的戲單專演舊戲的音樂廳，酒店，和鄉村劇場 (théâtres de quartier) 之外，巴黎有四十五個劇場。在這四十五個劇場之中，歌劇院 (Opéra) 和喜歌劇院 (Opéra-Comique) 是受政府津貼的歌劇院，法蘭西喜劇院 (Comédie-Française) 與奧迪安 (Odéon) 是政府津貼的劇場。法蘭西喜劇院追溯到路易十四下聖旨給莫里哀的戲班予以憲章的時候，他是一個自制的機關，在那個組織裡資格較

老的演員 (Sociétaires) 不但管理着戲園子，而且分着紅利。

在國有的歌劇院之外，還有十二個劇場，平常總是演樂劇，另外有三個劇場演無甚藝術氣味的通俗傳奇劇和笑劇。此外有二十八個劇場，當然沒有方法脫離演好的劇作，但是真有價值的新戲隨時可以上場。在這些劇場之中，至少有二十家是由經理部管理的，與其只演通俗的戲，當然願意演好戲，在這二十個劇場之中，至少還有十個劇場的指導者是不肯演沒有藝術價值的戲的。在這十個之中，可以特別提出 Louis Jouvet, Charles Dullin, Gaston

Baty 和 Georges Pitoeff 四個人經理的劇場，他們在相當的限度之內合作，他們的聯合有時候被人稱作加特爾 (Cartel)；另外如開路先鋒的元老 Lugné-Poe 經理的實演戲院 (Théâtre de l'Oeuvre)，體育場 (劇院) 是由白因斯登 (Barnstein) 上演他的民衆劇的，都可以算作這一類。

我上面所說的幾個經理，和目前沒有劇場的高波 (Jacques Copeau)，常常自己導演自己實演的戲又由自己來管理的吉特來 (Sacha Guitry)，加上法蘭西喜劇院和奧迪安，便組成了法蘭西劇場在導演方面藝術推進的力量。

法蘭西喜劇院，目前雖然沒有什麼傑出的大人物，恐怕照目前的情形說還是每况愈下，然而在演劇方面，詞句方面，始終維持着傳統的高尙的程度，在他自己的舞台上如此，在該劇院人員指導演作的國立研究院 (State-controlled Conservatoire) 中，亦復如此。猶有進者，她常常實演法蘭西古典劇文學裏面的傑作，和前三十年的最佳劇作，同時上演新的作品，這件事實，可以使戲劇藝術之過去與現在有了連鎖，在動作術方面，可以傳下許多有價值的東西。這兩者是他國所無的。

現在在奧迪安的 Génier 和 Lugné-

Poe 對劇場頗有功勞——惹米耶把從來因哈特與從來因哈特轉學來戈登克雷的舞台裝置與燈光介紹到法國來；至於 Poe，他不但教給巴黎人懂易卜生，而且現存出類拔萃的作家，幾乎沒有幾個不是他發現的。白因斯登不但是個成功的作家，同時又是很可注意的有天才的導演家。吉特來發明了一種新的舞台方式，顯然是臨時的，但是文筆，演作均佳，又能用無上的技巧應用舊的東西。高波在經理白鵝之家劇場 (Vieux Colombier) 的時候，不但傳出盎都雅納自然主義之傳統，並且是一個集團的中心，這個集團無論是團體的演員

，團體外的觀衆，都同樣具有藝術的熱誠，加特爾的四個經理所成就者，實以此爲核心。在這四個經理之中，Louis Jouvet 是從前高波的舞台管理，後來又用了幾個他團體裏的人。

四個經理方法不同，而同有貢獻於劇場之藝術的生命力。在這四個之中，Jouvet 導演過法蘭西青年作家許多有興趣的新戲，上演的時候用開門見山的方法，在裝置方面，燈光方面，詮解方面，並不去作煩神試驗的嘗試。Gaston Baty 在這四個人之中只有他自己不是演員，也上演有趣味的戲，但是都加以自己導演家的

特性色彩，對於詮解，裝置，燈光之試驗，絕不厭煩。Charles Dullin 和 Georges Pitoëff 之成功，不在法蘭西新劇之發現，而在外國劇之翻譯，雖然法國今日嚴重劇家中最有味道的雷諾曼 (Lenormand) 的劇作，第一次上演的是 Pitoëff，這是他可以自豪的。這兩位經理都可以叫作舞台方面的改革家——Dullin 引用馬戲裏許多輕捷而滑稽的方法來詮釋幻樂的喜劇，Pitoëff 用燈光佈景單簡化象徵化的感效，和他所導演的動作，都可以表示出來他的詩人的氣質比那幾個人都多些。

五、現代法國的演劇家

在巴黎現在不是偉大演員的時代——無論在法蘭西喜劇院或是別的地方都沒有像白因納特 (Sarah Bernhardt) ，兩個科可林 (Coquelins) ，羅雅那 (Réjane) 或是呂齊安吉特來 (Lucien Guitry, Sacha Guitry 之父) 之類的傑出人物，我們承認這是實在的，但是不能說這就等於巴黎沒有什麼出色的藝術家。男的裏面如 Harry Baur, Signoret, Victor Francen, André Lefaur, Victor Boucher, Debucoourt 和 Arquillère 女的裏面如 Gaby Morlay, Ludmilla Pitoeff, Vera Sergine, Valentine Tessier, Suzanne Després 已經可以說是

不止具有很多的技術成就而已，還不用提起法蘭西喜劇院班子裏的幾個人，如元老中的 Silvain, de Féraudy, Albert Lambert, 和 Le Bary 如 Léon Bernard 和 Denis d'Inès；如 Berthe Bovy 夫人，Pierat 夫人：都是同樣值得稱讚的。在這短短的單子裏面，至少有十二個男演員，另外還有很多，不止是夠資格，而且可以認作很好的演員。在巴黎各劇場裏，很難得壞的演員，和偉大的演員一樣的難得。

六·近代法國劇作家的 四個集團

近代法蘭西劇作家可以分成四個集團。有的在大戰前已經馳名。在其中爲首的，便是包多麗許 Porto-Riche 這位元老，董尼 (Maurice Donnay)，拉夫丹 (Henri Lavedan) 白里歐 (Eugène Brieux)，黑爾曼 (Abel Hermant) 烏爾夫 (Pierre Wolff)，白納爾 (Tristan Bernard) 克盧得爾 (Paul Claudel) 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弗特 (Paul Fort)，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可以說形成作家的

。我並不是說他們現在已無影響可言。一方面包多麗許，第二方面是白納耳，第三方面是克盧得爾和梅特林克，仍爲情感劇作家輕快的社會喜劇與象徵的心理分析劇的作家所亦步亦趨的模範。實在說起來，最後一種的青年戲劇家，在法蘭西劇場中正作着最有興趣的工作，都是虧了兩個活作家，克盧得爾與梅特林克，和一個死了的作家瞿來 (François de Curel)。

第二集團的戲劇家在大戰前與大戰中是不爲人所知的，但大戰後即成爲戲劇運動的中心。其中在社會喜劇，性格喜劇中方面見長的，爲白因斯登 (Henry Berns-

tein)，他在有感效的劇作方面的成功，是很早的事，然而後來又進步到一種性質極精美的分析；還有波爾德（Edouard），他的進化是向着情節，諷刺，與詞句漂亮的喜劇的；至於諾紫耶爾（Fernand Nozière）與薩烏瓦爾（Alfred Savoir），都是專門在營利世界，波希米亞世界中，加以輕快的諷刺之點染的；如惹拉爾第（Paul Géraudy），他那溫文爾雅，富於詩意的傷感主義，是正合乎法蘭西喜劇院中年觀眾的味道的；如茜（Edmond Sée）是對於當代人情風俗和思想的系統的一個忠實的觀察者。在輕快喜劇方面有魏伯

（Pierre Vèber），在所有的現存法蘭西劇作家中，他的著作最多，魏諾易（Louis Vernueil）是個青年戰士，差不多可以趕上他了，薩查吉特來，頗有天才；杜維諾亞（Henri Duvernois）之藝術的精純，資產性格的意識，對於喜劇之法蘭西標準的情感，使他的作品位於極高的水平線上。在象徵主義與思想劇中，有布愛里頁（Saint Georges de Bouhéfier）與雷諾曼及羅曼（Jules Romains）兩個人在戰前都已開始著作，但聞名都在大戰以後。

第三集團的戲劇家，在前十年都是到過前線的。這一集團裏主要的幾個人，大

都以象徵及詩的概念，作藝術的表現，想同時呈現國性的觀察與哲學的觀念，且常以哲學的觀念代人物之觀察；其中人物，除雷諾曼，羅曼外，尚有薩爾門（Jean Sarrasin），頗有某種詩的玄想之柔溫的美；還有白洛林（Jean Victor Pellerin），他是想嘗試把劇中人物之言詞與思想之分歧拿來戲劇化的；還有白納爾（J. J. Bernier），他是代表沉默無言之意義的；還有甘第龍（Simon Gantillon），是兼有寫實者的觀察與哀感與悲觀的哲學化而為一的；還有維爾得拉 Charles Vildrac 他是一個詩人，走到劇場裏，以兩齣獨幕劇馳

名的。雖然，此中倘有調子不同的戲劇家，如瑞那爾（Paul Raynal），他的兩齣有力的喜劇，恐怕是較近劇場文學最重要的貢獻；其餘如阿米耶（Denys Amiel），情調和巴大衣（Henry Bataille）沒有什麼不同，他作巴大衣的書記作了很久；如巴日撓（Marcel Pagnol），他對於諷刺與喜劇之感覺，加之以對於劇場之準確的意識，遂突然使他成爲巴黎目前最成功的作家；如那丹森（Jacques Natanson）他對於近代人物與習俗之客觀而有犬儒派力量的觀察，其所表現者不止有望而已；如克勒爾克（Henri Clerc），他以對於法國資產生

活的意識，凡一劇便使他的聲譽確立。

最後，便是青年戲劇家之第四集團，他們或者作了一篇，或者作了幾篇動人而有力或是悅人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地位現在還不能確定。這一集團中，有巴塞爾 (Steve Passer) ，他已表現出很可注意的戲劇的力，在單獨的場幕中，現出十分的有希望，但是還沒有作出整本可以使人滿意的戲；有阿夏兒 (Marcel Achard) ，他的隨隨便便的聰明的幻樂，非常優美而近乎人情；有紀末 (Bernard Zimmer) ，對於人物之諷刺的表現，他具有真正的能力；如愛斯比烏 (Marcel Espiau) ，他

有一齣戲有諷刺哲學的特質；有尼吾瓦 (Paul Nivoix) ，他對於女性心理的喜劇有相當的了解；有關 (Andrie Lang) 和維亞拉 (Paul Violar) ，兩人對於近代溫情風氣有鑽研而客觀的觀察；有白勒趣 (Jean Richard Bloeh) ，對於社會的，政治的情況作特殊的觀察；有馬爾尙 (Leopold Marchand) ，對於人物表現一種真實而畧帶酸辛的意識；有高克都 (Jean Cocteau) ，有時候由幻樂的詩作成幻樂的喜劇；有基魯都 (Jean Giraudoux) ，他的智識範圍之寬，哲學的觀察之廣，突然給了他在此劇場中一種純一的地位。

最後敘述這一個人，在把他的小說改編成戲劇的時候，他是經是一個聞名的小說家了，他已那齣戲在舞台上頗為成功；提起他來，便可以想起劇作家的技術雖然同小說家的技術大有不同，但是許多法國小說家的嘗試還算成功。在現在的小說家而成爲戲劇家者中，有波爾惹 (Paul

Bourget)·黑爾曼 (Abel Hermant)，普列瓦 (Marcel Prévost)，第斯加夫 (Lucien Descaves)，愛內 (Claude Anet)，羅曼 (Romain Rolland)，杜雅美 (Georges Duhamel)，和瞿爾羅曼 (Jules Romains)。。·——完——

本刊第一期要目

卷首語

- 戲劇改革之理論與實際……………予倩
屏風後(創作劇)……………予倩
粵劇裡的音樂之研究……………秋霜
粵劇論……………驅瀟
戲劇的哲學……………謝扶雅
楊貴妃……………予倩
現代戲劇大綱……………春冰譯
獨幕劇研究……………如琳譯
車夫之家(一幕悲劇)……………予倩
新結婚的一對兒(兩幕劇)……………春冰譯
附錄

本刊第二期要目

- 開場白……………歐陽予倩
思想劇……………春冰譯
荆軻(五幕歌劇)……………予倩
動的藝術……………予倩
戲劇是什麼……………如琳譯
戲劇與人生……………衛中
梨歐娜達……………春冰譯
戲劇生存問題之論戰……………春冰
美國劇場的昨日……………春冰
怎樣來改良粵劇……………易健齋
英美劇壇的今朝……………春冰
現代法國劇壇之趨勢……………予倩譯
小英姑娘(獨幕劇)……………歐陽予倩
自我演劇以來……………歐陽予倩

劉三妹

——五幕創作歌劇

予倩初稿

第三幕

苗人部落山下的廣場，正面有一石築平台，七八級石級上去，在平台那邊，似乎格外低些，人物從平台後面上來，應當先看見旗幟。

正面遠望一片桃林正開着很茂盛的花，月光照得作白色。

月光從左邊照着，非常的明亮，平台旁邊燒着很大的兩架燎火，照耀得如同白晝。

十幾對男女在平台前歌舞。舞的時候

，不妨陸陸續續加入。

盛大的音樂開幕。

衆男女（合唱）月兒高，初相交，

相交妹，情滋味；

滋味長，挽情郎；

情郎唱，山頭上，

上山行，笑相迎，

月光吃醋閉了眼，花無色，鳥無

聲！

唱一遍舞一段，舞的時候，各個人的動作不必相同，但是合着節拍，

大家却是整個的一致進行。

舞完一段，又把同樣的歌再唱一遍，唱完便聽見平台後面有哈哈大笑之聲。

一個好像鄉約似的人，穿着奇怪的服裝，很滑稽的走上來，一面跳着，一面又唱。

鄉約 (唱) 盤古爺一斧頭開開天地，

分了陰陽，有了男女，

便有你們這些姑娘，我們這些小子，

我們見着你們都有些兒意思。

衆男女 (大笑)

鄉約 你們見着我們也有點兒相思。

衆女 就沒有誰和你相思。

鄉約 沒有嗎？不見得。

(唱) 你們聽我這黃鶯兒一般的歌。啊啊啊啊(唱不出咳嗽)

看我這蝴蝶兒一般的舞。(他舞起來，大家都拍手大笑。)

叫你情急骨頭酥！

衆男女 (大笑) 好了好了。你未有甚麼

新聞？

鄉約 新聞？多得很呢。

衆男 甚麼新聞？說些來聽聽罷。

鄉約 (鼓着腮幫子沒有話，大家又笑)

起來，於是大家會意走出，幾個女子來和他說話。）

某女 今天晚上有幾對成婚的？

鄉約 我不知道，我也不去管他。

某女 怎麼你不知道？

鄉約 他們愛成對便成對，要離開便離開，我不去管他們。

（唱）男的也用不着綵禮，女的也用不着嫁粧，

只有的是跳舞，有的是歌唱，

要來往便來往，也沒有誰來說短道長，

也用不着我們這些老頭兒替他們

去算那糊塗賬。——只有一樁事兒我要講！

衆男女 甚麼事啊？

鄉約 你們知道白鶴秀才麼？

衆男女 白鶴秀才麼？

某女 是不是前向從外邊來的？

鄉約 是呀，他是從外界來的，

某女 他是怎麼樣的人？我們都沒見過。

鄉約 他啊！（唱）是一個這樣高這樣

大的好漢，

是個銅筋鐵骨的壯男。

他上山擒猛虎，入座寫詩篇。

他的眼睛好像閃電，（指衆女）

他瞧你們一眼，包你相思病害上個兩三年。

衆女 有這樣的人，爲甚麼不叫我們去看看？

鄉約 本來女王很想留他在宮裏作侍衛，誰想他忽然走了，大概他不願意伺候女王罷。

衆女 爲甚麼讓他走？

鄉約 聽說是有個情人在我們部落裡，還沒有找到，他若不見他的情人，看見我們跳月成婚，會使他格外難過。而且他說，他若是找不到他的情人，他情願

死在那瀑布底下。

衆人 （很感動的樣子）啊！

苗女甲 那麼他的情人是誰呢？

鄉約 我怎麼知道，大約不會是你罷？

苗女甲 呸，要是知道，我們也好替他找啊。

鄉約 你還沒有找到男人，你又替別的男人找女人，我看你只怕忙不了啊！

苗女甲 你太看不起我了，我的男人還要找嗎？人家找我還不高興呢。

苗女乙 今天女王來不來看我們跳舞！

鄉約 一定會來的。

苗女丙 女王年年看跳舞，却從來沒見她

和人家跳過舞。

苗男甲 她會跟我們跳舞嗎？

苗女甲 她總要跟人跳舞的啊。她不能夠跟她的影子跳舞。

鄉 約 傻子！女王的跳舞是在宮裏，怎麼能讓我們看見？

苗女乙 她爲甚麼要躲着？

鄉 約 你懂得甚麼？有身分的人，就應當有秘密，尤其是像我們這種跳舞的事要秘密 不然人家就說不知禮。

苗男甲 那嚙女王在宮裡和誰跳舞呢？

鄉 約 就是那背鎗的。（說着做一個姿勢。）

苗男甲 誰呀？

衆女甲 啊，侍衛長！

苗 人 啊，是哪！

鄉 約 （急做手勢止苗女）說不得！

衆人都匿笑。此時遠遠聽見鼓角之聲。

鄉 約 呀，女王來了。我也有事要去了。

鄉約下。鼓角聲漸近，大家又合舞起來。

衆男女 （合唱）大家跳舞，大家歡喜，我們的生命都在跳舞裏。

手和脚自然而起，

大家跳舞，大家歡喜，不爲跳給誰看的。

謹記謹記，切莫跳出了情人心裏！

唱完又接着舞。女王帶着些士兵打起旗幟從正面上平台，衆男女等跳着唱着不停，跳到一個地方，向女王一跪爲禮，接着還是跳。

（合唱）情人心裏，情深無底，似洪水般波浪無際。

看大家圍成一體，分不開我和你，分不出天和地。

飄飄輕舉，在身化微塵，從容搖曳，便魂化游絲，

千歡萬悅無窮旣！

女王 百姓們！

男女衆分兩行斜列在平台前面。

衆男女 大王萬歲！

女王 （唱）我是百姓們的慈母，我是情愛的仙使。

衆男女 願大王福與天齊！

女王 願大家平安如意！看碧月春花麗，

莫辜負了恩情知己，

珍重這青春年少，吉日良時，

衆男女 碧月春花麗，莫辜負恩情知己。

珍重這青春年少，吉日良時。

女王 時候不早，怎麼還不見歌舞的配
耦？

第一對舞伴上。

第一男 (唱) 郎相思，年少青春能幾
時？

阿妹莫學含羞草，要學桃花鬥雨
絲。

鬥雨絲，雨絲揉亂桃花瓣，

桃花瓣，不努力開花結子難！

第一女 妹相思，春來正是看花時，

郎若遲來花滿地，

郎若早來花滿枝！

女持花手中，男舉花扁担對舞，漸
舞漸近，兩人相携而舞，大家拍手
歡笑。

衆男女 (唱) 良辰吉日喜相逢，兩心

同，

并肩回去，和氣似春風，

啊啊！和氣似春風，兩心同，

歡樂永無窮！

第一對歡舞，向女王一禮，女王賜

以紅綢。他們站在一旁去。又來一

個男子，手拿弓箭。

持弓者 (唱) 我今年二十五歲，心情

熱，

好比紅日在天空中。

我家有八頭水牛好耕種，

我力強能挽鐵胎弓。

誰家的女與我同作個香甜夢？

我和她，便生生世世共枯榮。

啊啊啊，生生世世共枯榮！

他唱着舞着，見沒有女子理他，再

唱一遍，仍然沒人理，他正垂頭喪

氣的思想走，苗女甲出來叫住他。

苗女甲 (唱) 你不要這樣快走，待我來

看看清楚，

好像你會走過我的門口，

你像是西村的阿狗，

來來來試舞一番，看你有甚麼好

的身手？

持弓者 能够能夠，

二人合 合意自然成就。能够！

兩人相携對舞，看看成就，衆拍手

歡笑。

衆男女 良辰吉日喜相逢，兩心同，

并肩回去，和氣似春風。

啊啊，和氣似春風，兩心同，

歡樂永無窮！

持弓者與苗女甲舞畢，女王賜以紅

綢，他們謝過，站到旁邊去。一个

少女挑着柴担，唱上來。

少女（唱）太陽一出滿山紅，姐住西

山郎住東。

打柴去，巧相逢；

回頭看，臉兒紅，

打柴歸去担兒空。

她唱着舞着，一个少年挑着柴担跟着唱上來。

少年 太陽一出滿天紅，姐住西山郎住

東，

郎心跟着太陽走，

早晨照在姐門外，

晚來落在姐家中。

少年見了少女，追了上去同舞，衆

見其舞酣暢，拍手歡躍。

衆男女 良辰吉日喜相逢，兩心同，

并肩回去，和氣似春風。

啊啊，和氣似春風，兩心同，

歡樂永無窮！

少年少女舞畢，女王特別賞賚，二人謝了站在一旁去。鄉約匆匆走上

來，跪在平台前。

鄉約 啓稟大王，有一個外邊來的女

子，迷了路途，正想投崖自盡，被

巡山的看見，將她救了，請大王發

落。

女王 你問過她沒有，她是作甚麼來的？

鄉約 問她她不肯說話，我想她是個啞吧，可是她哭起來又有聲音。

女王 問過她姓甚麼？

鄉約 我也忘了問，她也就沒有說。

女王 你太胡塗了。

鄉約 是。

女王 帶她來，我來問她。

鄉約 是！（走下去。）

女王 先前有一個男子白鶴秀才，說是要找他的情人，如今又來了一個迷路的女子，莫非就是那白鶴秀才的情

人嗎？等那女子到來，我要仔細問她。

鄉約和兩個巡山的士兵帶着一個很襤褸的女子上來，她便是劉三妹，疲倦得很的樣子。

鄉約 這就是我們的女王。（三妹施禮。）

女王 那一女子，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劉三妹 我叫劉三妹。

女王 你是那裡人？

劉三妹 我是劉家村人。

女王 劉家村？

鄉約 劉家村在我們部落的北邊，我從前去過，離這裡遠得很呢。怎麼會來到這裡？

女王 既是遠來的客，請上來罷。來，看座。

一個侍衛趕忙在女王的旁邊設好一個坐位，扶三妹上去坐，三妹謝了，上平台去坐下。女王正想問話，恰好來了一男一女，歌舞着上場。

某男 (唱) 情妹你來罷，我對你有幾句衷情話。

某女 (唱) 我不與你做冤家，你有甚

麼話？

某男 (唱) 我守你秋到冬，春到夏。如今又是春花發！

老虎咬了我的牛，無心去打，
稻子成了秧，無心去插，
我跟你上山巔，到水涯，
你不同頭笑，我便不還家！

某女 我怕，怕你有了我又去歡喜人家。

某男 情妹啊，你大着膽兒，你不要怕。

你再不信啊，我便要整個的身兒炸！

我也不是壞人家。

某女 常言道情是真，黃金假，

你莫當我是錦雞，拿網來打。

某男 我是個無韁馬，任你把鞍來備，

把籠頭來掛，

我馱着你啊，到處去看花！

二人對唱至此，女的已經諒解，低

頭微笑，男拉她同舞，女的便隨着

。大家歡笑。

衆男女（合唱）良辰吉日喜相逢，兩心

同。

并肩歸去，和氣似春風。

啊啊，和氣似春風，兩心同。

歡樂永無窮。

劉三妹聽到這裡，泣不可仰。

女王（向劉三妹）你爲甚麼這樣傷心？

劉三妹 ……………

女王 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劉三妹 我姓劉，叫三妹。

女王 劉三妹？這個名字，好像以前在

那裡聽見過。

劉三妹 是有誰說過嗎？

女王 好像有個外來男子說過。

劉三妹（興奮）外來男子？

女王 啊，是了。——你知道白鶴秀才

麼？

劉三妹 白鶴秀才！他在哪里？

女王 他曾經到過這裡。

劉三妹 如今呢？

女王 他不願看我們的跳月，他說是要尋找他的情人，他就去了。

劉三妹 他到那裡去了？

女王 這誰能知道？

劉三妹 啊！我來遲了！我來遲了！無論他在哪裡，我要找他去！我要找他去！

女王 這個時候，你到那裡去找他？我看你不如暫且住下，慢慢的派人去找罷。

劉三妹 啊！他正在，登山涉水，不知道怎樣的煩悶；四處尋我，倘若尋不着我，他一定只有一死，我怎麼能夠不去？怎麼忍心不去？我是一定要去的啊！

三妹來的時候，許多人都注視她，此刻聽見她說話，又見她的那個姿態，無人不十分愛她。她一步一步想往台下走，一個戴牛角的苗人即上去擋住她。

戴角人（唱）姑娘，你不要走，有言你試聽。

你怎麼有這樣好看的容貌？
你怎麼有這樣好聽的聲音？

你行一步，動人心，

我家有二十頭水牛都送你，

一山竹木都斫盡，

替你造一所房屋滿裝金。

姑娘啊，你去了愁容，隨我同

行。

戴角人唱了就去拉三妹，要和她同

舞，三妹不動，忽然那邊走出一個

披豹皮持虎叉的人，一叉就將戴角

人殺死。全場大驚。

持叉人（唱）姑娘，你是天仙女下凡塵，

（指戴角人）他他他，

他對你誇豪富，我我我，

我比他勇十分。

你那情人迷了去向，何處找尋？

只有勇士有真情；我心火如焚，

你不肯啊，我便毀化了天和地，

與你同歸盡！

持叉者唱着又想拉三妹，於是又走

出一個人來舉起扁担痛打持叉者。

持扁担人（唱）你誇你勇十分，我和你賭

個輸贏。

唱着馬上就對打起來，女王揮手禁

止，不聽。打得正酣，劉三妹挺身

而出。

劉三妹 你們住手，聽我一言。

衆人亦急上前相勸，二男子急忙住手，近前向三妹行禮。

二男子 願聽仙女的吩咐。

劉三妹 你們不必爲我相鬥，我們還是唱

歌決個勝負罷。

衆男女 好極了，好極了。

劉三妹 待我來先唱，要是誰唱得比我好

聽，我便跟他作朋友。

衆男女 好極了，好極了。

二男子 大家休得吵鬧，靜聽才是。

劉三妹 (唱) 蘆花飛盡，發了嫩芽，

桃花開了，紅遍天涯，

似這般錦繡繁華，便佔定了春風

價；

爭奈愁苗又長些！

只爲尋他，拚受風吹雨打，

隻身行曠野不見人家！

走水邊顧不得泥滑，

崎嶇路，掙破了鞋襪，

塵沙堆滿了頭髮，

淚珠兒一顆一顆在胸前掛！

到晚來沒有宿舍，躲向山隅，

眠倒樹下，無蓋無遮！

樹影兒好似夜叉，虎狼聲震得心

兒炸！

我忍死爲他，好容易到了這裏，

總算是，找着了，誰想來遲了，

又見不着他！陰錯陽差，

戲弄人，只有造化！

先只想這裏是自由天地，誰知也是爭鬥相殺！

他們來逼我，難道說沒有人去逼他？

白郎啊！難道說相逢要在黃泉下？

黃泉下，我也沒有絲毫怕，

只怕你尋不着我，爲我愁煞！

衆人聽了劉三妹的歌，歎無語，兩

個爭鬥的男子，也覺得難乎爲和，女王也拭淚而聽。這時忽然侍衛長站出來。

侍衛長 唱得好，唱得好，真唱得好！……百姓們，你們都不要胡鬧了，這個美人是我的了。我拿我的武藝，和我所有的榮華富貴換這個美人，那個敢有多話，就作鎗頭之鬼。

他說完就把劉三妹一抱，女王大怒，站了起來，衆男女都變色凝視。

女王 慢着！我們的百姓，今晚跳月成婚，大家多麼歡樂，只因這個女子，弄到爭鬥殺人，又使得侍衛

長也像瘋癲一般，這不是妖魔，一定就是鬼怪！（對三妹）你的容貌如果說是美，我就認定容貌的「美」可以釀災禍，如果你的歌聲是好聽，我就認定聲音的美可以破國家，也罷，讓我來殺了這妖怪，為地方除害。

她拔出劍來，要殺劉三妹，侍衛長急忙攔住。

侍衛長 大王，要是別的事，我無有不聽命的，如果要傷這女子，那萬萬不行！

女王 唔！

侍衛長 因為我愛她。

女王 （一聞此言滿身都震）啊，……這真反了！

女王舉劍直刺劉三妹，侍衛長護着三妹往後退，三妹想掙脫，但因侍衛長力大，沒有法子；女王緊跟着用劍刺去，衆男女大嘩。

侍衛長 大王，你還是這樣的緊緊追趕麼？

女王 衆百姓快來討賊！

話猶未了，侍衛長一鎗把女王刺死，倒在平台上，秩序大亂。一方面幾個侍衛把女王抬回家去。衆男女

一擁上去圍住侍衛長，侍衛長用鎗
分開衆人。

侍衛長 女王死了，誰敢反抗，就和她一
樣！

衆男女 大王不像你這樣橫暴，我們不
要你這樣橫暴的人！（一唱百和的鬧起
來。）

侍衛長 你們應當知道我的威力！

衆男女 你應當知道我們人多我們齊心！

劉三妹正想乘機逃走，侍衛長一把
抱住，抱在懷裡。

侍衛長 你不能走，你是我的！（一面說
，一面抵抗衆人）

衆女子 快救這女子

衆男子 快救！

大家一擁上去，將三妹奪了過來。
侍衛長指揮着他的人與大衆狠鬥一
鬥，後來看見人多，衆寡不敵，敗
走了。這時候的羣衆并不用人指揮
，他們齊了心，所以舉動甚爲一致
。劉三妹被衆人擁在平台上，她轟
立不動。大衆混亂一陣，女人分兩
斜行站近劉三妹，男的也分兩行跟
着女人站着，忽然鄉約從衆人後面
鑽了出來，他當侍衛長刺死女王的
時候他就溜了的，這會兒他又來

了。

鄉約 啊呀，可怕，可怕死我了！

苗女甲 你方才那裏去了？

鄉約 我看見不好，就躲在那邊想主意去了。

苗女乙 你想了甚麼主意？

鄉約 我還沒有想出來。

苗男甲 現在我們怎麼樣呢？

鄉約 是呀，怎麼樣呢？

苗女甲 大王死了，我們還要王不要呢？

鄉約 我是隨便，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大家嗤笑）

苗男甲 這怎麼能够隨便？

苗女乙 我們所要的，王也好，甚麼也

好，我們不要的，便天神也趕了去。

苗男甲 那麼說，誰來作王呢？男王呢，女王呢？

衆男女 女王，女王！

苗男甲 讓誰來作王？

苗女甲 我們不要用武力來奪取的王，不用用詭計來騙取的王。

持义人 我們要一個王替我們打仗。

苗女甲 不，我們只愛一個王領着我們歌舞。

持弓者 我們的王應當有美的容貌，我們

的王，應當有美的聲音，（指苗女甲）

我的情人；我保你登寶座罷

衆男女 笑……

苗女甲 我的容貌，比不上這位新來的客

（指劉三妹）；我的聲音更比不上她一

分半分，我又沒有治國的才能。大家姊

妹兄弟啊，我看新來的客劉三妹，她的

容貌，——

衆男女 容貌出衆。

苗女甲 她的才能，——

衆男女 她是十分的聰明。

苗女甲 她站起來端莊恭敬。

鄉 約 她走起來風韻天生。

苗女甲 她的聲音，——

衆男女 是人間沒有的。

苗女甲 她是我們的歌仙！

衆男女 她是我們的女王！

（持弓人不服的樣子走出來想說話，

苗女甲一手拉他回去。）

苗女甲 （向劉三妹）大王！

衆男女 大王！萬歲！（拜下去）

劉三妹 （殷勤還禮，走下平台。）

幾個女子想去扶三妹上平台登女王

的座，但見三妹非常莊嚴的樣子，

却不敢輕率。

苗女甲 大王啊！不要你爲我們去征戰，

不要你爲我們多煩勞。你有七寶粧成的
宮殿，你有錦繡成堆又溫又軟的床舖，
我們願意你作個香甜的夢！

苗男甲 我們願把珍珠寶貝舖滿你的腳下
，珍饈美味放滿你的棹上，願你常常康
健，事事平安！

持义人 王啊，若有誰來欺侮你，我們全
部的人會和他拚命，你不要怕，就是我
們不中用，天也保佑你。

鄉 約 大王啊，我們全部全族的人都侍
奉在你的面前，全部全族的財寶都等候
着你來取用。

苗女甲 只求你領着我們唱你那樣美麗的

歌，使我們都像你一樣美麗，願你把我
們的國土粧點得十分美麗，我們的生命
都獻給你罷！

劉三妹 (唱)多謝你們的盛意 多謝你們
的深情。

這美江山有無邊佳景，
巍峨的宮殿堆積着黃金。

你們獻與我你們的生命，
爲的是要我唱歌，來安慰你們天
然愛好的心。

我不是神仙，也不是天使，
是和你們一樣的平民百姓，
你們要唱歌求偶，我也有我的情

人。

白鶴秀才約我在這裏相會，
他的歌比我更好聽，

我不見他，歌也不成聲。

我要尋他去，片刻難停，

願你們團圓安樂，團圓安樂，

莫聽我這悽酸曲調把咽喉梗。

她唱着便要走去，苗女乙上前牽住
她的衣。

苗女乙（唱）你去麼？你脚破了，血淋

淋，

似這般爲尋他去怎能行？

劉三妹 我不見他摧肝碎心，

他不見我，傷神斷魂；這不過
些些創痕，又怎攔得住我一心前
進！

他正是孤單單，冷清清，索霧探
雲，

怎比得我這裏熱烘烘圍住許多人
！

苗女甲（唱）前途荆棘路難行，江山留不
住有情人，

王啊，你去時，我們後跟，

我們這樣許多人，難道覓不着那

秀才蹤影？

王啊，你莫傷心，準備着團圓

慶。

大家合 團圓，天成就有情人。

劉三妹很感謝衆人的樣子，一面看四邊的形勢，鄉約指手畫腳，好像他是說他知道白鶴秀才的去路，大家跟着音樂一齊跳舞着望着擇定的路前進。

——幕——

第四幕

在萬山重疊之間，有曲折迂回的山徑，人行其中，時隱時現。

這時候距第三幕不過二三小時，月光斜

了，不久天就要亮了。

開幕的時候，有四五個苗兵從山坳中探頭回顧。

第一兵 甚麼時候了？

第二兵 只怕快要天亮了。（呵欠）

第一兵 肚子餓了，又想睡覺了。

第三兵 侍衛長命我們在這裏守住一個外來的男子，叫甚麼白鶴秀才，怎麼知道他會到這裏？時候不早了，還沒有一點動靜。

第一兵 侍衛長自己帶了兵去四處搜尋，逼也要逼得他走這條路。

第二兵 今晚我們這裏一定要打大仗，因

爲百姓不服侍衛長。

第四兵 說起來真好笑，侍衛長這回的事，完全爲一個外來的女人；爲這個女人，殺了國本的大王，又要殺那外來的男子，侍衛長總算是賣力氣了，聽說那女子還不感他的情呢。

第一兵 要女人感男人的情是不容易的。

第二兵 那麼說起來，侍衛長到底算聰明還是算蠢笨呢？

第三兵 侍衛長總是聰明的，不然他怎麼能够帶許多的兵，站在許多人的上頭呢？

第二兵 或許侍衛長算是個蠢人，不過我

們總比他更蠢。

第五兵 我們真是太蠢了。

第二兵 侍衛長搶財寶搶女人的時候，都用得着我們，可是搶着了女人是他的，搶着了財寶也是他的，我們爲的甚麼？

第一兵 噤，少說話！（他作個手式大家靜默。）好像有人來了。（大家靜聽）

白鶴秀才持弓箭帶劍，很憂愁的樣子走上。

白鶴（唱）萬嶺嶙峋欲回轉，爲尋她四

邊踏遍。

我日無息，夜無眠，

苦相思把深情磨鍊！

我是個鐵骨銅筋漢，也有些疲
軟，

她閉深閨，二十年，怎禁得水深
山險？

怎禁得風狂雨顛？

怎禁得四野無人煙？又沒個知心
伴！

想起來我罪惡滔天，害得她困苦
顛連，

她死心踏地沒有絲毫怨，

我百身難贖此時愆！

（白）想她出門的時節啊！

（唱）爲甚麼我不守着她與她同

伴！

爲甚麼要先走，撇她去受孤單！
縱有村人趕，也不過是刀來割，
箭來穿，

唉，到如今啊！

方知同死易，別離難！想周全反
到不周全。

（白）我尋找劉三妹，渺無消息，
本想回到劉家村去，探訪一遭，不想在
路上拾着一隻破鞋，是三妹的，因此知
到她已經到了苗人部落，怎麼直到如今
始終不見？

（唱）可嘆她憔悴百憂煎，

怕的是病纏綿，

怕的是饑餓無人見，

怕的是跌倒在山邊水邊！

我乾急殺通身顫。

（唱到此句只見山裡藏着那幾個兵

一齊點着了火把走出來，白鶴大

驚。）

白鶴 怪呀，今晚我走過好幾處村莊都不肯留宿，走到半路，又好像有人追趕的模樣，我正想連晚趕過村去，誰知到行到這裡，又遇見這些漢子。

這時四五個兵士分兩邊想圍住白鶴，但是他們見白鶴有兵器也頗爲慎

重，作出交相警戒的樣子。

第一兵 喂，你是白鶴秀才麼？

白鶴 你們作甚麼的？

第一兵 我們侍衛長命我們守在這裡要拿你去。

白鶴 啊！拿我作甚麼？

第一兵 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你若是活的不跟我們走，就要費我們的事背你的腦袋回去了。

白鶴 好好好，你們有本事的儘管來。

四五個兵一齊擁上，白鶴毫不費力似的，只用弓背一個一個把他們打倒，用劍指住第一兵。

第一兵 爺爺饒命罷！

白鶴 我不殺你，你只快說，侍衛長爲甚麼忽然要想殺我？

第一兵 不關我們的事。你還不知道嗎？我們的女王死了。

白鶴 女王怎麼死的？

第一兵 是侍衛長刺死的。

白鶴 想必是要奪王位。只是與我甚麼相干？

第一兵 因爲有個外來的女子。

白鶴 外來的女子？

第一兵 是的，是一個會唱歌的女子。

白鶴 啊！是一個會唱歌的女子。

第一兵 是的，是一個很美貌的女子。

白鶴 那女子怎麼樣？

第一兵 是的，她……她很美貌。

白鶴（急）不，我問你那女子現在那裡？

第一兵 她……她很會唱歌。

白鶴急得很，一把抓起第一兵，那幾個就都溜了。

白鶴 你快說實話，那女子現在那裡？

第一兵（望着逃走的同伴）你們不要走等等我！

白鶴 快說。

第一兵 說甚麼？

白鶴 你只說那會唱的女子她在哪裡？

第一兵 她……她，她，我不知道。

白鶴 你不說我就不能饒你！

第一兵 我實在沒有看見她。

白鶴 你沒有聽見人說嗎？

第一兵 聽見的。

白鶴 你聽見人家怎麼說？

第一兵 說是……她被侍衛長抱在懷裡。

白鶴 啊！侍衛長現在那裡？

第一兵 聽說那女子是要尋白鶴秀才，所

以侍衛長正帶着兵要拿白鶴秀才，你就

是白鶴秀才嗎？

白鶴 (推倒第一兵) 饒你，去罷！(第

一兵竄去) 噯呀不好！那女子一定是三

妹，想不到弄到這步田地，如今還不知

怎麼樣了。也罷，待我回去。(他四邊

一望急急走下。)

白鶴走了，第一兵和第二兵又上。

第一兵 是好漢便不要走，你敢回來嗎？

第二兵 你敢回來，我就給些利害給你看

看。

第一兵 不看你討饒，我早是這樣一刀，

破了你的腦袋！兄弟，他們那兩個太膽

小都跑了，你在這裡，我去追他。

第二兵 啊，你叫我一個人在這山裡守着

嗎？

第一兵 你怕嗎？

第二兵 胡說，（拍拍胸口）那個王八旦才怕呢！

第一兵 那我就去追他了。

第二兵 追不着了。

第一兵 胡說，難道還讓他飛了不成？

第二兵 我看他逃走了就饒了他罷。

第一兵 哼，真便宜了他！

苗女甲和持弓少年同上。

苗女甲 你們在這裡幹甚麼？

第一兵 我們在這裡捉拿白鶴秀才。

苗女甲 白鶴秀才？你們看見他沒有？

第一兵 剛才這裡，被我這樣一舉，這樣

一脚，把他打倒，滾下山去了。

苗女甲 真的嗎？我才不信你有這種本事呢。

第二兵 這倒是真的，因為我在旁幫着，（指甲）他打不過我才過去這樣一槍。

苗女甲 怎麼樣？

第二兵 他就滾下山去了。

持弓人 啊啊，壞了！

苗女甲（使個眼色給持弓人。）可惜可惜，也是你們沒有運氣，如今女王正在懸賞尋找白鶴秀才呢，誰要找得到，有黃金一百兩。

第一兵 你真發瘋，女王不是死了嗎？

苗女甲 女王並沒有死，回到宮裡得了一個仙方，早已經活轉來了，你們殺死了白鶴秀才，女王一定要降罪的。

第二兵 我沒有殺！（指第一兵）是他要殺，我勸住的。

第一兵 我也沒有殺。侍衛長才要殺他呢。

苗女甲 你也沒殺，他也沒殺，那白鶴秀才那裡去了呢？

第一兵 老實說，他打不過我，他就跑了。

苗女甲 真的嗎？

第二兵 跑了是真的，打不過他是假的。

第一兵 胡說，我打不過他，難道你打得過他？

苗女甲 不管怎麼樣，只是那秀才你們真看見嗎？

第一兵 的的確確看見，誰說假話，天都不答應。

苗女甲 那秀才那裡去了呢？

第二兵 他是從這條路去的。

第一兵 他聽見一個唱歌的女子到了我們這裡，他就問在甚麼地方，我就說在侍

衛長那裡，他就說他去找侍衛長去。

苗女甲 真好一個勇敢多情的少年！

持弓人 你不要忘了我啊！

苗女甲 你放心，我愛你。我們去告訴女

王去罷。

第一兵 我去。是我看見的。

第二兵 我去，是我看見的。

苗女甲 好，我們大家一同去。（對兵）

黃金你們兩個人平分。（想一想）別忙

我看這樣罷！（對持弓人）你和他（指

第一兵）到那邊去找尋，我和他（指第

二兵）去告訴女王罷。

苗女甲與第二兵先下，第一兵與持

弓人留。

持弓人 你知道那白鶴秀才那裡去嗎？

第一兵 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女王爲甚麼

要找他嗎？

持弓人 因爲他是女王的情人。

第一兵 女王的情人不是侍衛長嗎？

持弓人 要是情人，爲甚麼殺了女王？不

必多說，我們快去找尋去罷。

第一兵（欠伸）我想睡覺了。

持弓人 你找着了，一百兩黃金，你一個

人獨得啊。

第一兵 百兩黃金？！一人獨得？

持弓人 我不分你的。

第一兵（唱）夜深了，月光下了山坳。

我想回家去睡覺。

持弓人 黃金啊！

第一兵 世上甚麼比黃金好？

聽說是黃金，

不由得提脚就跑。

夜深了還替人去把情人找。

找不到，氣力白費了。

找得到，他們一對一對的懷中抱，

只有我這沒有落兒的光棍兒，

拼着耐，拼着熬，打不過人還要

充好老，

看起來，實在要糟糕。

持弓人 去罷，去罷，你就少嘮叨！

（拉着走下。苗女甲第二兵引着劉

三妹乘肩輿上，有些苗人男女跟着

。）

劉三妹（唱）白郎何處，夜深還有人尋

你。

這是他踏過的山，這是他走過的地。

怪不得土生香亂石巉巖也有溫和

氣！

我要一步一步循着你的踪跡。

恨煞骨軟筋疲，步難移，

臥倒在肩輿裡！

苗女甲（接唱）王啊，你休流淚，免悲

啼，

前途不怕是黑如漆，
有秀才在那邊尋你。

劉三妹（接唱）不須停住，快向前邊去！

大家正在要走，侍衛長帶着些苗兵
急上。

侍衛長 那一女子那裡去！

混亂一陣把劉三妹搶下，苗民男女
大憤，他們便一同想對付的法子。

苗民等（一同捏緊拳頭向侍衛長去的方向
面看着，很沉的聲音說：）好橫暴！好
橫暴！

苗女甲 弟兄姊妹們，憤恨沒有用處，現
在是我們的時分了，只有集合後面的兩

隊，應當大家起來。

苗民等（合唱）與他抵抗。（大家挺着身
子）我們都是一樣大，一樣長，
儘他橫暴，也作不了我們的主
張。

他要自立爲王，看他死了無人
葬！

來來來，一齊前往，一齊前往！
他們很整齊的追上去，忽然聽得持
弓人在裡面叫一聲。

持弓人 慢着！（他和第一兵引着白鶴上
，大衆一齊回頭。）

持弓人（唱）不要慌忙，白鶴秀才來了！

第一兵 我們好受黃金賞！

白鶴 (唱) 請問大家，劉三妹如今怎麼樣？

苗民等 (唱) 她到這裡來尋找情郎，

遇見那橫暴的侍衛長，把她這樣一搶。

這時候不知生死存亡！

白鶴 啊！那怕他鐵壁銅牆，

那怕他層層密密的刀槍！

逞甚麼豪強！

有心人不怕多魔障！

誰教他這樣猖狂，也只爲大家輕放！

我一劍當前，你們快些跟上！

他唱到這裡，想急急進去，正在舉步向前，衆人也精神抖擻的預備同去，忽聽得前面有許多人歡呼之聲，他們便停步觀望。

苗女甲 啊，那邊有人來了！（大家同看

。遠處有許多人合唱）

遠處歌聲 大家的榮耀，大家的榮耀，

救得女王回了！

從今後滅了強暴，滅了強暴！

快樂逍遙，快樂逍遙！齊心努力

在今朝，

準備賀功勞！齊心努力在今朝，

準備賀功勞！啊，大家的榮耀！
歌聲越唱越近，台上的人看着奇怪，大家一齊退一退，忽然苗女甲跳起來，大家驚喜。

苗女甲 啊，我們的人！

白鶴 啊，那不是三妹嗎！

大家一齊追下。盛大的音樂。接着大家又上來，跟着許多軍民男女，打着火把，劉三妹和白鶴卻圍在群眾當中，不讓觀眾看見。這時候鄉約出來站在台前，他很滑稽的跳着，有幾個人對他作鬼臉。他的意思是表示白鶴與劉三妹見了面，他有

功勞，而他還沒有情人。此處不宜長，只是畧為借來緩和一下空氣罷了。過了這一會兒，便聽見劉三妹和白鶴很長的歌聲。

劉三妹 (唱)白郎啊！——

白鶴 (唱)三妹啊！——

劉三妹 (唱)(大家兩邊分開，白鶴與三妹坐在當中互抱着。)你爲我受了苦了！——

白鶴 (唱)我害了你了！——

衆男女 (合唱)王啊，相逢何必重悲傷。
回宮去，入了銷金帳，好休養，
細訴衷腸。

清晨莫爲早朝忙，也不要練兵籌餉，

閒時節帶我們歌唱。

萬歲！祝你青春無限地久天長！

此時忽聞金鼓之聲，苗男甲急上。

苗男甲（唱）侍衛長因爲我們奪回了大王

，他又帶兵追上！

白鶴按劍而起，這時候天已黎明，

晨光照到山上。

衆男女（唱）不必驚惶，自有我們抵擋。

劉三妹（唱）白郎啊！

白鶴（唱）三妹！

劉三妹 不須向瞎馬盲人說是非。你看啊

（此時群峰浴着晨熹，光明美麗，大家都跟着劉三妹的手指望着。）

我們上山巔抱着太陽的光輝，

到河邊跳入鴛鴦隊，游泳那如油

的水，

裊裊歌聲度翠微，這才顯得天地

無邊美；

任毀了雕欄畫棟黃金屏，

任看他丹雘鳳闕盡成灰，

白劉合 只有這無限的深情浸透人心明似

水！

從今後萬劫永無違！

衆男女（高呼）萬歲！（唱）王啊，你占盡

了天地無邊美，
秀才恰與你天然配，
祝你千秋萬歲，萬事多歡慰，
怕甚麼瞎馬盲人說是非？

白劉合

(合唱)親愛的哥哥弟弟姐妹，
你們無限深情，粧點成天地無邊
美，

深情洗盡人間罪！

千秋萬歲萬事多歡慰。

大家歌舞不須歸！

看和風細細吹，

農光浮泛春如醉，

我要向無盡天空展翅飛！

白鶴將手中的劍拋棄了，和三妹一
邊唱着一邊緩緩的向山上迂迴曲折
的走，衆人看着不動，這時候侍衛
長走上，可是只有他一個人，他身
上帶着弓箭，手中拖着槍。走上來
一眼看見劉三妹和白鶴正在山上，
他呆了。他想要追上山去，看見衆
男女漸漸的圍住，他也無可如何，
衆男女也不表示十分抵抗，只三三
兩兩的唱着，好像是譏諷他。

衆男女

(三三兩兩交替着唱)看呵，看他
孤孤單單，如痴如醉，手中還有
的是殺人的兇器。

殺人的兇器，也白看着人家成雙成對！

他已經買不動拚命的農夫，
逼不動送死的兵隊。

他已經離却了人羣，

可憐啊！這是甚麼滋味！

侍衛長（儘管衆人笑他，他一聲不響，趁衆人不留意的時候，他好比猿猴一般，幾跳就上了山。衆人想追他，但是山路很窄小，紆迴不容易追趕。持弓人一箭射去，侍衛長往石後一閃，隨手轉一塊大石塞住山路，令衆人不能追上去。他仰望山頂，山

氣迷濛已經遮住了白劉二人，只見兩個影兒在雲光中抱持着。他搭上箭射去，又挺着槍奔上，雲氣更深，連他也包在雲氣之中。衆人正在着急而又無法施救的時候，他忽然從上面下來，很失望地，回頭看着上面，他說：「怎麼，他們變了石頭了！」這個時候，雲氣映着日光，幻出五彩，劉白的影子又現出來。

衆男女 啊！

侍衛長（持槍向着自己心口一刺，倒下，斜靠在石頭上面。）

衆男女（大家呆一呆，唱）啊，你英雄何

在，

想不到是這般歸結！

苗女甲 他離了人羣，才嘗到做人的滋味，

他尋到了他的歸結。

衆男女（大家回頭向上對劉白望着，接

唱○）看啊，只有這無限的深情

浸透人心明似水，

深情洗盡人間罪！

願化山頭石，萬劫永相偎！

看和風細細吹，

晨光浮泛春如醉，

千秋萬歲，歌舞不須歸！

他們唱着一對一對的跳舞起來，盛大的音樂，劉白二人漸漸在雲光中隱去。

——幕——全劇完

本刊第三期要目

- 民衆劇之研究……………予倩
妒(三幕劇)……………春冰
現代戲劇大綱……………春冰譯
手套(兩幕劇)……………如琳譯
日本戲劇運動之經過……………予倩譯
最近兩月之世界劇壇……………春冰
蕭伯訥之「蘋果車」
高斯華綏的「流放」
「藍不歸先生」的命運
歐尼兒作小偷
歐尼兒再離婚
毗蘭德若的「Lazzaro」
七十五歲的貝拉斯大衛
西洋的宗教與其神……………春冰
亞傑門王與無名戰士……………彥祥譯
自我演戲以來……………歐陽予倩

本刊第四期要目

- 戲劇運動之今後……………歐陽予倩
有家室的人(三幕喜劇)……………春冰譯
現代戲劇大綱……………春冰譯
有家室的人(第二幕)……………春冰譯
露天劇場……………如琳譯
有家室的人(第三幕)……………春冰譯
劉三妹(歌劇)……………予倩初稿
美國戲劇家概論……………寒光譯
自我演戲以來……………予倩

現代戲劇大綱

「續」

春冰譯

第八章 自然主義運動之興起

自然主義與革命——左拉——民間原質與平民——安曾格魯伯——意大利之像真派——自然主義與變態心理——新的形式——小說的影響——俄羅斯與西方劇場——貝克——「片斷人生」的觀念——德意志的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與自由劇場

由劇場之解放這個題目，使我們想到自然主義的運動，在各方面看起來，他們的活動雖是各異，而兩種運動的歷史是永遠聯結的。在某一點，劇本方面的自然主義的運動，是上演和組織方面自由劇場所代表的劇場慣例之解放同樣要求的表現。而自然主義的劇作家的直接方法，在促進自由劇場之組織上，有大部分的力量。

自然主義之萌芽

只要流覽十九世紀中葉劇場史中的重大事實，便可以看出正在來着的自然主義的痕跡。小仲馬，烏巨葉，易卜生，和佳製劇家的戲，與于俄，萊登 (Bulwer-Lytton)，薩都的戲比較起來，都是自然主義劇。牠們的作家亦復自

認如是。那時劇場的趨勢，同時在小說繪畫中求其出路，這些作家便依着這種趨勢而表現。十九世紀末藝術復興的一個特點，便在各種藝術間之相互交錯的影響。

自然主

義

與革命

和浪漫主義的情形一樣，我們不能把自然主義的實質和革命的如火如荼的衝動分開，因為自然主義的運動，便以這種革命的衝動作前驅。在編劇史中，自然主義本身之方式，與對於舊的方式和與舊的方式以俱存的舊的幻想之澈底的有力的討伐與摧毀，兩者誰比較重要，實在是個問題。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來觀察自然主義的運動中一件有趣的特色。便是，在自然主義中實際最成功的人，並不是要求改良最熱烈，而極力謹慎使其努力與次序合理化的那些人，在這一方面，自然主義劇的提議者左拉的位置，和舞台的浪漫主義的預言家于俄的相同。二人在其所宣示的藝術中，都沒有很成功。

自然主

義與浪

漫主義

自然主義的革命在許多點上，都是早期的浪漫主義革命的連續。兩者都是為打倒藝術家所認為已經不復能應用於現在的方程式的革命。兩者都具有社會的風味，前者傾向於對人類較大的同情心，後者在處理人類生活時傾向更大的

真實性。兩者都傾向於把新範圍的人拉進劇場裏來。自然主義的革命，常常包含一種脫離外邦的制裁，如在德意志之反對法國佳製劇，在俄羅斯之反對西方文化，而代以更自然的形式，俄羅斯式的編劇法，在這一點上，也和早期的浪漫革命相做。

左拉與 舞台自 然主義

無論怎樣地考慮劇場中的自然主義，對於左拉之供獻真價值之承認是很重要的。無論什麼事情，凡是把劇場從虛偽與死方程式中解放出來的，左拉的勞力都是很深遠的。左拉對於自然主義的懇求，所根據的前題是錯誤的，左拉自

己無論在劇場裏，在說部中都不是始終一致的自然主義者。左拉把藝術中的自然主義的理論，置於試驗的科學之方法上，他曾經說：「我不想認為我的主張是對的，我不過在表示我堅強的信仰，我在信仰中特別堅持的是，本世紀之試驗的與科學的精神會進了戲劇的領域，而戲劇之得救，也完全靠了這種精神。」左拉的主張總是根據試驗與科學的精神，其實說痛快話，兩者都與藝術無關。在許多方面上說，左拉都是一個大藝術家，可是就他在藝術家的地位而言，他自己創造的方法和他人為解釋他的方法所作出來的信條相去有間。左拉著作的時候，並不是用科學的精神寫的。科學的精神是歸納的，耐性的，有章法的。他著作的方法却

是很廣泛的。他的小說與戲曲只是不待辯而自明的真理之表露。左拉是一個用神話的精神在現代的力中工作的一個浪漫派。

雖然，左拉對於劇場藝術之供獻到底是不小。他的供獻在那裏呢？

左拉對
於自然主義
之供獻

(一)他對於現代情狀有銳利的吸收；在他看起來，戲劇是有生命的東西與有生力的方法之藝術：

(二)他主張開門見真理主義；他拋除一切的界限與束縛，一切的制限與顧忌。他主張秘密的力量之揭破，隱理的情慾與病理的審察。

別的許多人也曾實習過這種主張，易卜生其最著者。左拉把這些主張作成信念的本質；他自己便作了預言者和先驅。

愛密兒·左拉 (Emile Zola—1840-1902)，小說家，批評家，與編劇家，而在劇場中，向來沒大成功。他主要的戲有 *Thérèse Raquin* (一八七三年作)，拉卜爾丹的承繼者 (*Les Héritiers Rabourdin*，一八七四年作)，薔薇芽 (*Bouton de Rose*，一八七八年作)，家常 (*Pot-Bouille*，一八八三年與 William Busnach 合編)，勒內 (*Renée* 一八八七年作) 馬德隣 (*Madeleine*，一八八九年作)。把左拉的小說改編劇本的，有 William Busnach，

Henry Céard, Léon Hennique, 與 Charles Hugot 諸人。

自然主義劇之新資料

據說，從某幾點上看，自然主義的革命是廢續浪漫主義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便是爲反對抽象的人生觀而革命。他們把人類的情感與情慾，經驗之不相聯屬的曲調，引入戲劇行爲的境界來，浪漫主義最初的成績之一，便是把趾高氣揚的資產階級的人物，應用到戲劇裏。自然主義劇擴大這種傾向，把貧賤的人，如城市中之無產者，鄉間的農民，都加入戲劇的園地。由把這些貧賤人物應用到戲劇裏起，只要再進一步就得到一種理論，說只有貧賤的農民與無產者，才是「真人」，而所謂文明人只是離經叛道的左道旁門而已。安曾格魯伯便是這種主張者，他說：「在農民中間其情慾毫不壓抑，亦不甚隱藏，較之城市人，了解爲易。」又說：「證明個性之生長，與在定命勢力下之墮落，用今日之機械主義，更易表出。」托爾斯泰的主張亦復如是，他說：「平民較上層階級爲較強健，較獨立，較公正，較仁慈，然而較不自主。他們不應當來上我們的學校，我們應當從他們學。」

安曾格魯

伯與像

真主義者

平民以自己的資格出現於近代劇中，最早在十九世紀中葉繼民間傳說之考稽而起「農民俠義劇」中出現。在斯干底的維亞，穆易 (Jörgen Moe) 和亞斯卜生 (Peter Christian Asbjørnsen) 的民間故事集，給卡爾生的農民故事領了路。在德國同樣的研究為顧德夫 (Gottlieb)，烏俄巴治 (Auerbach) 等等人的「佃奴小說」預備了材料。這些故事大抵以說部的形式出現。到了奧大利的安曾格魯伯 (Ludwig Anzengruber) 和意大利的像真主義者手中，這些故事便上了舞台。

安曾格魯伯，生於一八三九年，歿於一八八九年，奧大利的戲劇家與小說家，用方言著作近代的民間劇，裏面有素樸的農村思想家在舞動。劇本中的題旨雖然都很嚴重，而外表却極其輕快。其中討論農民生活的有柯去費德的牧師 (Der Pfarrer von Kirchfeld 一八〇七年作)，假農夫 (Der Meindbauer, 一八七一年作)，不幸的作家 (Die Kreuzelschreiber, 一八七二年作)，智慧之虫 (Der G'wissenswurm 一八七四年作)，此外還有「第四誡」(Das Vierte Gebot 一八七七年作)，名譽的污點 (Der Fleck auf der Ehre 一八七七年作)。

意大利平民之浪漫的假自然主義，在像真主義者的通俗劇中得其表現。他們劇作的特質在南意大利之動情的，色彩濃厚的動作。早期的像真主義者中，有賈佈亞那 (Luigi Capuana, 一八三九年生——)，誘惑 (Mafia, 一八九四年作) 的著者，魏爾加 (Giovanni Verga, 一八四〇年——一九二二年)，其著作中以一八八四年的盧思縉佳那 (Gavalleria Rusticana) 為最著盛名。

西班牙吉美拉 (Angel Guimerà) 和陸西諾 (Santiago Rusiñol) 的作品中，也有通俗的農民劇同樣的形式。

自然主義與變態心理

較比以平民作戲劇的材料之發見更為重要的，是變態心理與病理之發現與園地的拓殖。浪漫派的觀念，則正相反，認為平民劇一定為平民的感覺力所限制。一般的戲劇家之不肯要變態心理和病理進入戲劇的園地者，大約受兩種思想的制限：(一) 他們缺乏心靈病理的智識，並且有信變態的東西不成為特殊的類型，(二) 一種清淨教徒的限制，認為這類的材料，不宜於公開的表演。近代的科學，在這種意見之上，發射出顯示的正確的光輝。科學證明了，唯其這種個性之病理的變態為非類型的，所以

要了解人正需要在這些材料裏搜尋。科學又指示得很清楚，要運用科學，明瞭人生，必須正面研討變態與疾病之事實；在這種意見之下，一種功能又斷給了劇場。一向關閉着的研討和戲劇行爲的圍地，科學給開開了。教育又要求運用這些材料，而將其結果公之世界。思想與理論潮流，從前劇場中是不大有的，現在已經注射到劇場裏面去。這種新的題目自然引起許多擁護與反對的論調。把變態心理的題目注射到戲劇中，對於戲曲之結構法上，有極深刻的影響；牠也助成了民衆思想的革命，把許多的古代的禁令掃到垃圾堆裏去。

開創戲劇中之變態心理的地界，以龔枯氏兄弟及左拉之功爲最大。左拉的思想，是從勒杜奴 (Lefournau) 的情慾生理學 (Physiologie des passions) 和陸加 (Lucas) 的自然遺傳之哲學的與生理學的專論 (Traité philosophique et physiologique de l'hérédité naturelle)。在龔枯氏弟兄及左拉之後，劇場之利用變態心理學大家，爲史特林堡與魏德鏗 (Wedekind)。

自然主義
與形式

我們一路上討論自然主義的運動，彷彿單認爲是實質的問題，那是因較爲出聲的自然主義的戲劇家，其傾向使我們得到這個結論。同時，在較爲靜默的劇場藝術家中，進行着一種運動，這種運動關於形式的方面多，而關於實質的

方面少。這種運動，差不多是直接從小說中拿過來的。在形式的自然主義者與實質的自然主義者間，其傾向顯有區分。實質的自然主義者，注意劇場的社會學。形式的自然主義者則注意劇場美術的研究。在自然主義的社會學者與自然主義的藝術家中間的分野，並不是很嚴格不能隕越的。在最偉大的自然主義者中，如霍夫特曼與高爾基，高斯華綏的一兩個戲裏，是戲劇之人類的實質與文章之華麗的辭藻兼而有之的。然而無論如何，這種分野還是有的，而且必須加以認識，有的是為社會的目的處理社會學的材料編劇家；有的是用這些材料作清新而美麗的文章的藝術家。站在第一極端的便是白里歐；站在第二極端的便是柴霍夫。

劇本之 新 的藝術

實際上我們聽到戲劇本身是一種藝術的形式，必須守藝術的規律，在近代劇中，這實在是第一次。音樂家和畫家所具有的高尚而嚴肅的標準，也有編劇家把牠應用到劇場藝術上了。同時，劇場中之形式與實質，並不是雙生兄弟而是分不開的，這種話也是第一次聽見。有的戲劇家主張對於人生得到真實而銳敏的印象的藝術家，對於人生之了解上，一定有些供獻。像這樣的思想，一半是反對舊的修琢與成規的反映。牠們一部分是對於藝術家的材料感覺更銳敏的關係，和形成這些材料更偉大的技巧之

結果。西歐的舞台在要求組織較好而感覺較敏的媒介時，在姊妹藝術的說部中，有福祿貝爾和龔枯氏兄弟預備下的模範的便利；由俄國劇場湧來旺盛而未經採用過的泉源，其影響也足以使這種要求富麗。

從小說
得來的
影響

前面已經說過，新的劇場自然主義之重要的影響，是從龔枯氏兄弟和福祿貝爾這樣精妙的革新者那裏得來的。福祿貝爾和龔枯氏兄弟誰也不會寫過一本成功的戲，然而由他們那裏得到靈感和思想者，却不可勝數。左拉在寫一本戲劇的時候，發表一種理想說，「行為並不在佈局裏，而在人物個性之內在的衝突中；這種論理並不是事實的，而是意識與情感的論理，」但是他自己並不會實現過這種理想。他又說：「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對於人或物是大而單簡的描摹，這種戲也許莫里哀可以寫得出。」這樣劇本之靈感「大」而「單簡」，「根據於意識與情感的邏輯，」和從法蘭西小說中來到劇本中的影響異其趣。

龔枯氏兄弟，長名愛蒙 (Edmund, 1822-96) 次名瞿爾 (Jules, 1830-70) 把一種對現代史之新方法的理想直接帶給小說，間接帶給戲劇，認為不應只從事實與大事上去求認識

，而應認識其情感與內部的文件。他們在近代的文學藝術中，是最早的印象主義者，對於他們的材料，用和印象派畫家所用一樣的手續，一樣的分析的觀察與結構。初看起來，他們好像棄捨了一致性。其實，他們的作品裏有一種與佈局，行爲的一致性不同的一致性。他們的思想自然會慢慢地來到了劇場中。他們還是寫過劇本的，在序言裡大大攻擊到劇場實演的問題。他們的思想可以總括起來這樣說，「近代——藝術家一切的東西都在那裏；對於摩肩擦踵日日接觸之人生的觀場之一種現代的意識與直覺。」龔枯氏兄弟在下列的幾本戲中，都是與有力焉的：馬利夏·亨利 (Henriette Marchal, 一八六五年作)；「危殆中之祖國 (La Patrie en danger, 一八七三年作)」；拉塞爾多哲美妮 (Germinie Lacerteux, 一八八八年作)；A bas le Progrès, 一八九三年作；所羅門，曼娜 (Manette Salomon, 一八九六年作)。

福祿貝爾 (Gustav Flaubert, 1821-80) 雖然和舞台沒有什麼關係，但其在劇場的影響則不可忽視。在福祿貝爾之精細而嚴正的作品中，顯明而有含蓄的象徵達到完美的境地。他是真正的寫實主義者，主張形式的美的。他主張客觀，不動情，正義，非個人

，而免去同情，熱情與偏見。他說研究人類的靈魂，「必須應用人們在研究物理科學時所具的大公無私的態度。」從龔枯氏兄弟到布意 (Bourget) 和阿爾維 (Hervieu) 的小說家，受福錄貝爾的影響都很強；戲劇家方面，受到他的影響的，從貝克 (Beaune) 到霍夫特曼 (Hauptmann)，高斯華綏 (Galsworthy) 和柴霍夫 (Chekhov) 都是。

俄羅斯 與西方 劇場

研究完從法國小說得來的影響，我們必須考慮入西方劇場較晚而勢力則較大的影響。俄羅斯劇場向來不會完全屈服於西歐浪漫主義與佳製劇的影響之下。俄羅斯雖也受到異國各種影響；然而在斯拉夫種人中保存着一種擁護斯拉夫的性情。在十九世紀前半葉的俄羅斯劇場中，這種本土的情調非徒沒有低落，而且日見高漲。在十九世紀將告終結的時候，西歐劇場所受最有補益的影響，都多虧了這件事實。這至少還有兩種原因：(一) 俄羅斯劇場在其純粹而不受外來浸染之中，保存着一種劇作的自然的形勢，這特別可以代表俄羅斯的天才，同時放之四海都會有用；(二) 西歐劇場受了革命的原質與矯揉造作的傷感主義的毒，俄羅斯劇場則保存原來的情調，而毫沒有夾雜這種易惹爭端的原質。

我們只能僅僅敘述主要的俄國自然派作家的姓名。郭果爾 (Nicolay Vassilievich Gogol, 1807-52) 是一個高薩克人的兒子，著有故事，小說，與戲劇；以精密的觀察見稱；諷刺虛偽尤爲人樂道。在技術方面，是一個不落常套的大家。他的最偉大的戲爲巡按 (The Revizór) 一八三六年作，人家批評說：「其像真也較真之爲真尤真。」

奧斯托羅夫斯基 (Alexander Ostrovsky 1848-88) 的四十本劇作中，整整一半入了永久的俄國劇目。他是俄國劇場中之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他的劇本中擠滿了商人，地主，小資產者。他主要的劇作，英譯本中有自決 (一八五〇年作)；不上生客的雪橇 (一八五三年作)；風雪 (一八五九年作)。「人生劇」的名字便是爲最後這個劇本起的。奧斯托羅夫斯基的特質爲觀察，用土語，堅守 Milieu (場所)，結構鬆懈。奧斯托羅夫斯基的影響雖然沒有深入西方，但在近代劇場最早的自然主義者中總是一個。他始終爲俄國劇場的利益而工作，曾任劇作家製譜家協社會長，並且曾經照着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方
法替一個私立的劇場寫過計劃。

道斯他頁夫斯基 (Fe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 1821-81) 和龔枯氏兄弟與福祿貝

爾一樣，是由姊妹藝術的小說而對劇場發生影響的。他說惟一能影響他的人便是尼采。道斯他買夫斯基在以小說家的資格的作品中，對於劇作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他的作品，人生底面的價值，性格中惡的意義，心理研究之試驗的方法，都見之於戲劇家的應用。他的最大的影響，是由於他的小說，一八六六年出版的罪與罰發表的，於一八六七年譯成法文，一八八五年譯成英文。這個作品和其他的小說，一八六九年的白痴，一八八一年的賈氏兄弟，都常被劇場改編上演。

托爾斯

泰

1828.1910

如果照着郭果爾和奧斯托羅維斯基是自然主義者那樣的意思講，托爾斯泰簡直不是自然主義者。在他的作品中，「興訟」的傾向很強，他的劇本是很猛烈的社會的公文，作來為達到作者信條的目的的。不用說，他的劇本中，對於平常人性之把握很是神異，而對於原始的與墮落的情慾，是有很深刻的認識的。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其社會的與倫理的革命的衝動，較之任何美的要求為強。因為這個原故，他的作品之入西歐劇場，較郭果爾與奧斯托羅維斯基之較嚴刻的自然主義的，本地風光的作品為早。

托爾斯泰說過，寫小說是畫家的工作，編劇是雕刻家的工作。「一切都要簡潔而明

斷；」他要求「語言須有真正的個性，與人物之個性相合；佈局要自然，同時要動人；情感之顯示與進展必須正確地，戲劇地表達出來；在一切再現的事物中必須有適度的感覺。」主要劇作之有英譯本者，為黑暗之勢力，一八八六年作；修養之果，一八八九年作，活屍，一九一一年作，黑暗之光，一九一一年作。

亨利貝

克

1837-1899

在真正嚴格可以叫做自然主義的劇沒有出世以前（俄羅斯除外），自然主義的勢力發生得很早。法國舞台第一個真正的寫實主義者和近代戲劇文學之一個有數的自然派作家，便是亨利貝克（Henry Beque）。貝克在一八八二年公演他的羣鴉（Les Corbeaux）以前，曾經寫過幾本不為人所注意的戲，那本戲也是五年前寫的，最初送到劇場經理的地方很受到輕視。一加實演，馬上成功。不僅劇場中起來了一個新的天才，而且舞台藝術之新標準，也從茲樹立，這是很顯明的。貝克舞台自然主義的特質，簡單說起來為（一）人物；（二）作法；（三）客觀性；（四）不動情。群鴉寫於自由劇場成立十年之前，貝克在這本戲裏，對於自由劇場主要概念之「人生片斷」的思想，已有逆料。貝克的劇本中，完全沒有好惡之情與浪漫的光輝。他之描繪人物，具有尖刻與諷刺。在一

八八五年，貝克寫了巴黎一女子(La Parisienne)，這本戲在劇場客觀的諷刺劇中，是最完美的一齣。

貝克劇作如下：浪子(L'Enfant prodigue，一八六八年作)，蒲貝米些(Michel Pauper，一八七〇年作)；畧取(L'Enlèvement，一八七一年作)·梭(La Navette，一八七八年作)，有禮貌的女人們(Les honnêtes Femmes，一八八〇年作)·群鴉(Les Corbeaux，一八八二年作)，巴黎一婦人(La Parisienne，一八八五年作)。

「片斷

人生」

的觀念

自由劇場主要出產之一，便是 tranche de vie (片斷人生)的理論。這種觀念最初是瞿蓮(Jean Julian，一八五四年——)在一卷名叫「有生命的劇場」(Le théâtre vivant)的書中詮釋的。照着瞿蓮的解釋，一個劇本應該是人生之有生命的節斷。瞿蓮不管什麼始露，結局，結論，甚至於佈局，只詮釋一個能使人得到真實之單純的有生力的印象的戲。最初發表這種形式，是用恐怖短劇的形式，一幕或是兩幕，後來這種類型叫作「Grand Guignol thriller」(令人煩悶的驚人劇)。這些戲雖然自命為創新與近代的，然而實際上是有老本家，從杜雷(Gustav Dore)歌文(Godwin)甚至於從德國運命

悲劇中分化出來的風格。「人生片斷」戲劇家之主要的，有梅德尼耶（Oscar Méténier），瞿連（Jean Jullien），梨司爾，亞當（Villiers de l'Isle Adam），格拉猛（Louis de Gramont），羅斯尼（J. H. Rosny）。這種形式之有影響於史特林堡與魏德鏗，是毫無疑問的。

Tragédie
and
Comédie
Rosse

在意義上和「片斷人生」劇相仿而普通在藝術上較高者，又有所謂 *tragédie rosse* 或 *comédie rosse* 的戲。在這種體製的戲劇的根基上，有一種藝術的真正的概念，然而常常掩在浮濫的表面下而不可見。這種形式實際上只是反對浪漫主義之動情與同情過度的革命，牠用一種銳利的「幽默」，諷刺，有時候是殘忍來改正牠。在那個限度以上，便有犬儒主義和擺脫幻象的大氣。這種形式為達到這個目的時很好，但是當這種苦藥不為治病，而為唯其味苦所以服之的時候，便超乎藝術的範圍了。最後 *rosse* 劇只靠倫理與成規之反轉。良心也離了正道或是倒轉過來。這個名詞精確的用意是不一定的。詹德勒（Chandler）說這個名詞發源於西班牙。*rosse* 劇繼貝克劇之後，如冰山之倒掉。在法蘭西寫這種劇本者，有 Mélenier, de Gramont, Adam, Guston Salandri, Henry Géard, Emile Fabre, Romain Coolus, Georges Courteline 之類的戲劇家。

風雨之夜不能成寐起接英音京樂別有一番妙趣

comédie rosse 一種有趣的類型，便是中古式的大儒笑劇，瓊孫 (Jonson) 的 Volpone 可以作例。近代的樣本，有左拉的拉卜爾丹的嗣子 (Les Héritiers Rabourdin，一八七四年作)，布魯亞 (Eugène Bourgeois) 的絞死者 (Le Pendu，一八九一年作)，沁孤的西方玩童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一九〇七年作)，歐尼兒 (Eugene O'Neill) 的繩 (The rope)。

德國的
自然主
義運動

在近代劇場史中有一個時期，一切的鑛都開採了。舊的劇場依然存在，可是已經成爲廢井殘垣。對於革命的浪漫劇，小仲馬戲劇的解放的思想之攻擊，與夫對易卜生之深刻而精微的攻擊，使舊的劇場大爲動搖。要把舊劇場倒塌，只須最後的一擊了。這最後一擊便是最年青的德意志黨用德意志自然主義的名義來實施的。

德國自
然主義
之意義

單單說德意志自然主義的復興對於世界劇場意義的概畧，一本小書已是不夠。這種運動，其來源爲多方面的。牠的一條根，在研究俄羅斯的自然主義；另外一條根，在「最年青的德意志」黨人中，許多人對於左拉的教義有極堅強的誠信；可是另外一條根是從英格蘭傷感而有宗旨的自然主義分化出來的。最深的根還是扎

在祖國，扎在還存在的 Sturm und Drang (狂飈) 的勢力中，同時扎在要把藝術置於德意志個性的基礎上的衝動裏。也許德意志自然主義之真正而重要的意義，便在他把這些因子都合起來的這件事實。無論如何，牠預示着一種宗旨，要用日常生活之有生命的原料來作成偉大的想像的作品。

德意志自然主義運動之進展，有一點在研究自由劇場時已經論及。有一點必須切記，便是「最年青的德意志運動」，和牠的六十年前的模型「少年德意志運動」一樣，其範圍並不限於劇場。然而，劇場總佔去牠的領袖們一大部分的思想。關於劇場方面的，是由於想把德意志劇場從小仲馬，拉比西 (Rabiche)，薩都，和烏巨葉的代表手中解放出來。在這些人中，第一個代表是林度 (Paul Lindau)，人家說他用德國文寫法國戲。很奇怪的事，便是反對法國人的革命，又與另外一個法國人，左拉的名字有關。

郝爾茲
與
叔拉夫

在衆人之先把自然主義帶進德國的劇場的，便是郝爾茲 (Arno Holz) 和叔拉夫 (Johannes Schlaf)。這兩個人的理論，是：創造的文學應該純清現世生活，描繪有血有肉的男女人，忠實而無顧忌地描寫情慾，尤其要緊的，無論如

何，不能尋求不自然的脩琢。

他們兩個人於一八九〇年一同寫了幸福的家庭 (Die Familie Selicke) 直不亞於現代劇途徑中之配里碑。郝爾茲於一八九六年又寫了社會的貴族 (Sozialaristokraten)，一九〇四年同吉爾昂克 (O. Jerschke) 合著了「夢」 (Traumulus)，一九一三年著無知識的人 (Ignorabimus)。叔拉夫於一八九二年著少年歐路茲 (Meister Oelze)，一八九八年著傑處 (Gertrud)，一八九九年著敵意 (Die Feindlichen)，一九〇六年著戰士 (Weigand)

自然主義之結構的特質

論到自然主義之結構的特質，沒有一個批評家能够不武斷。然而自然主義劇的特質無論其爲想與實際，總是看得出的。自然主義劇好像把浪漫劇和佳製劇之技術的方法完全不用！如獨白，旁白，知心友，說理人。牠爲了一致性，在結構上有回到古典主義之結構的經濟之趨勢。牠主張用人生的模範來排列事實，而棄却一切不自然的佈局。牠加重人物，但是避免作滑稽畫。牠堅持所謂觀察，所謂組合，要照着繪畫時用這兩個字的意思。他爲了人生表面的特質而棄捨了上演時文學的與敘述的特質，風格，

與勻稱的對話等等的東西。牠特別希求把日常經驗的材料，加以仔細的觀察，結構的再造，有意義的靈魂，使聽者不得不以為劇中行爲與自己有關，而從事實之特殊的編排中得到牠更廣大的意義。

(本章完)

『西線無戰事』

德國雷馬克原著
洪深 馬彥祥合譯

（上海平等
書店出版）

你是詛咒戰爭的麼？你認識戰爭的毒害麼？你知道戰爭能斬斷，破壞，消滅人類努力了久遠，爲自己所謀得的幸福麼？你目睹過兵火流離的慘痛麼？你經歷過死亡的恐怖麼？你還是那另外的一部分人，雖沒有走近戰場，雖沒有接近炮火，而你的希望，志業，幸福，一生都給戰爭毀滅了的？你何不一讀『西線無戰事』？

這是一部空前地轟動全世界的巨著。原書於今年一月在德國出版，不到三月，世界各國都有譯本，銷數總計在二百萬冊以上，實開世界文壇的新紀錄。

這部震驚全世界的戰事小說，已由洪深馬

彥祥二君譯成中文，譯筆忠實流暢，且能婉達原作者的情感。全書四百餘頁，約二十萬言。

並附有原作者肖像，小傳。

並附有馬彥祥的將近萬字的序言，對於本書的價值及翻譯的困難有極懇切的討論。並附有洪深的將近兩萬字的後序，關於戰爭的文學有很多的引証與說明。

定價：……一元五角

暫售八折：……一元二角

——廣州代售處——

北新書局
民智書局

Z字病室裡的麻煩事

春冰

演員：

老婦 A
老婦 G
少女 C
少女 M
少女 L
中年婦人 K
看護婦 W
看護婦 T
看護婦 P

少女C的父親

少女M的情人

少女L的母親

老婦A的女兒

老婦G的兒媳

其餘的人

「景」這是S醫院的Z字病室。左後方一門通樓梯；左前方一門通醫生看護婦寢樓；右後方中央一門通內病

室。左前方在門之右，置一

大棹，上有電話及辦公用具

；右方平行置牀位五，兩牀

間必置一小棹，上放茶具痰

盂數事。

「幕」開幕時，室內有五

個病人，自右向左望去，即

少女C，老婦A，少女M，

老婦G，少女L。少女C同

少女L談着話，其餘的三個

人，都仰臥着。這是下午兩點半鐘的時候，由後方三個玻璃窗衝進來的強烈的陽光和病狀上仰臥着的無力的肢體正成一個對照。

中年婦人K的聲音（在裡面）先生，給點水喝吧！我渴得要死啦！……

少女C 她又喊了，她真可憐！

少女L 誰不可憐呢？看護先生們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少女C 那位太太今年三十一歲，剛剛生第一個孩子。她好像一切都不會準備，一切都不會列入預算。根據她丈夫的意思，寧肯犧牲小孩，保存大人——

少女L 這真是反革命，反自然！

少女C 是啦！那位太太自己也說過，兒子總歸是父親的，媽媽不過是生的工具而已。女人的責任只是生，所以兒子生了，她也可

以死了。

裡面的聲音 先生，救命，給點水吧，我要（聲音漸微弱）燒——死——啦！

少女L 這些看護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

少女C 自然有她們的事情，至少看護不是惟一的正業。

老婦G（這時坐起來）
喲！姑娘，她們還做什麼呢？

少女C 我倒不大知道

。我父親對這裡情形很熟。
准怎麼樣呢，倒也難說，不
過醫院丟得最多的是避孕藥
和消毒藥，據說把他們拿走
的便是看護婦！

老婦 A (躺着答話了)

那還看什麼護什麼呢？她們
的病，也許不比我們的輕
吧？

少女 M SH：她們說不
定什麼時候進來，你們說話
要小心呢！

裡面的聲音 (微弱) 先

生，慈悲吧！……我……
(突然強) 水！ (沒有聲音
了。)

少女 L (忽憶起) 啊，
今天是星期六，我的媽媽一
定會來看我的。

少女 M (坐起來) 是
的！而且快三點了！

老婦 A 我們大姑娘不
知道老天爺保佑她來不保佑
她來。反正是命裡該當，天
爺造定，來人看不來人看都
不相干。

(桌上電話鈴響。)

看護婦 P (由左前方
門走進來，把電話拿起來)

喂！不，我不是！你找 W 呵
，什麼事？……可以，你等
一等好啦！(正要向左前方
門走去)

老婦 G 先生，裡面有
人叫呢。

P 你怎麼這麼不機伶
呵。你聽不見有要緊的電話
嗎？

老婦 G 不是，先生，

那人渴得快斷氣，喊了半天了！

P 那也要等我回來再說！只有你們這種人，真是窮麻煩！（轉身走出去。）

老婦 G 住在這裡不知道幾世造下的孽！哎，說什麼，也是活該！

看護 W（跳舞的步子走了進來，拿起電話，先作幾聲淺笑）喂，是我！你是誰？阿？我猜不着！真的！……昨天？喔！是啦！你是

王科長？……不行。我今天夜晚有好幾個 Engagements

，對不起！明天可以，明天我要到 P 飯店跳舞去，……好，明天見。（把電話掛上，笑着望天花板上想了一會兒，忽然轉念，正顏的坐下了。回首一看病人，便非常嚴肅起來。）

少女 M 先生，裡面那位喊了半天了，急得要死。
看護 W 幹什麼那麼急啊，她不住頭等，誰也不是

專伺候她的！（慢慢的走進右後方的門。在裡面）喲，

怎麼一會兒就死啦，真是不辭而別啦！（復上）這幾天也是真奇怪，好幾天沒有死過一個人。今天可死了人啦。（由左前方的門慢慢走出去。）

老婦 G 死了！死了！你聽見了沒有？
老婦 A 死了！死了！聽他也是無益！
少女 M 女人真倒霉，

享最小的權利，盡最大的義務，不能不生，結果是不能不死！

少女C 做病人是沒有做看護婦好！

少女L 戀愛真是危險事，結婚尤其是危險事。孩子呢，就萬萬有不得！

(看護W同看護T由左後方門進來。)

W 你告訴了錢醫生沒有？

T 杜醫生在那裏打電

話你沒有聽見嗎！

W 是啦！現在已經這樣好，將來再共同起來，還不知道會怎樣的互助呢！

T 別開玩笑，你把那傢伙推出來吧。

W 你去！

「兩人同由右後方門下。室內五個病人參差不齊的嘆息了一聲。」

(T同W推着一張鐵牀，上面蓋着白被單，由左後門下。鐘鳴三下)

少女M 哎，又到了無可奈何的三點鐘，更何況是無可奈何的禮拜六！

少女C 說不定你所愛的他也許忽然會來看你——

少女M 那真是我所不敢希望的事了。

少女C 人總歸是這麼一回事；無論走得快走得慢，都是以墳墓為目的地；得戀的人和失戀的人，都是「由土變來，變回土去！」

老婦G，人誰不要死呢

？可是現在明白已經晚了。
勞動一輩子累死的人，和那
快樂一輩子閒死的人，在墳
裏還不曉得誰快活。

老婦 A 說什麼，都是
前世造下的孽債！

少女 C 把前世算上也
還是一筆糊塗賬！我的病到
現在三年了，還沒有治好，
我母親說是「活該」，可是
醫生說這不是我能負責任的
，這是遺傳來的病——

少女 L 「你之受罪是

因為你的家長不正當地享了
樂」，天下還有公道嗎？

少女 M 人生總是苦，

你有這病，使你的青春在陰
影中過去，也許正是你的幸
運，不然，在陽光中受的虐
待和摧殘，更是可恨可怕
呢！

少女 L 我寧肯不要貞
節牌坊，但是我不願意每天
夜裡咬被角！

老婦 A 年頭兒真是變
了，現在的大姑娘真太開通

了。

（老婦 A 的女兒，少女
M 的情人走進來。）

女兒 （走到老婦 A 的
牀前）媽，你的病好些了嗎？

老婦 A 哎，他們不要
我在這裡住了。我有病，他
們說我沒有病；我不像活着
的樣子，吃吃不好，睡睡不
寧，他們說我是病病的病，
沒有法治。

女兒 外國人也沒有法
子治嗎？

老婦 A 外國藥沒有法子治的病多着咧！

女兒 那麼怎樣呢？

老婦 A 只好走吧。反正是「吃飯等死」，誰活着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女兒 那麼在這兒受了三個月的罪，洗澡啦，照像啦，打血啦，驗尿啦，原來都是白饒！

老婦 白饒？才不白饒呢！他們說我們是不給錢的，麻煩三個月已經夠瞧的了！

女兒 我去問大夫去！

（由左後方門下。）

情人（走向 M 跟前，M 一驚，兩眼發痴，發亮，淚珠滾下來了）夢真！

M 你是看我的嗎？你是在一年前捨我而去的君實嗎？君實……（哭了）我不想到還活到現在，我一切都完了，人生對於我完全是空虛的。我沒有生的勇氣了，我生命的源泉涸竭了。我永久期待着死——或是你！

情人（兩手扶在她的

腿上，望着她不語）Y——

M 在我的你被你的她搶去——也可以說昧良心偷去——以後，不是聽說你把她帶到無錫去了嗎？後來你不是在軍隊裡立下戰功嗎？後來你不是失蹤了嗎？

情人 都是的，在以愛情，以生命為孤注賭博輸了之後，我畢竟作了父親的兒子；因為最快活有意思的時節莫過於作兒子時代。從前

思想衝突，現在妥協了；從前我想用唯情主義的奔流，戰勝物質與制度的殭屍，現在我畢竟相信了，情只有在物質的基礎上，制度的樊籠裡才能常態地生長繁榮的中庸之道；從前我認為世界之有意義在乎未來無限的愛，但是事實證明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在乎歷史廣漠的殺；人類之所以生存，不是因為要活下去，而是因為怕死去會消失了過去的記憶。

M 我不懂你說的話，其實我從認識你以來，不曾懂過你的話；不過，我又何必懂你的話呢？只要我愛你，你在我面前就得了！

情人（撫摩着她的雙手，仰頭望着她，彷彿他是沐浴在愛的海裡，不知道旁邊還有別的人。）Y——

M 我知道了，我快樂了，我康健了——只要你在我的面前。但是，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呢？

情人 在回這裡不久，我又碰見她了。

M 誰？誰？你說的是誰？

情人 毓華——

M 呵，你的她，你又成了她的了？你，殘酷的你，你又來拿把人生看得極嚴重的我來兒戲，你是來宣佈我的死刑嗎？

情人 不，的確不！她早已不是我的她，我現在也不是她的我了。

M 那麼，現在的你的她是誰的呢？過去的她的你又是誰的呢？

情人 我本來可以再背一課書使你喜歡，但是我不！我要說真話，雖然無論對誰說真話都是殘酷的事——

M 請你先告訴我，你現在是誰的呢？

情人 我是我父親的：吃我父親，喝我父親；父親的身體，父親的靈魂；以至於永久。

M (聽到的回答，不是她預想的，失望了) 那麼她呢？

情人 她是病人的。

M 什麼樣的病人呢？那一個病人呢？

情人 我不知道，據說她關心的是住十塊錢一天房子的病人。

M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來找我呢？

情人 我不知道，因爲我的回憶吧？

M 我到底被宣告了死刑。你的現實的呼聲驚醒了。我夢幻的安寧，你的過去的記憶打破了我期望的將來！我完了！（她向後一仰，倒在牀上。）

情人 夢真！……夢真！

老婦 A 她睡着了！她只有在最快活，或者最難過的時節，才會睡着的！

(老婦 A 的女兒同看護 W 上。W 推着車子進來，向 A 一招手，

同A的女兒，把她扶上車去。她看了M的

情人一眼，但是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想走出去。）

情人 毓華！

（老婦A瞪着眼瞧了瞧那個看護婦，又看了看M的情人。）

W 不要這樣吵，我是在辦公時間。（斜着遞個眼

色，一笑。）This evening,

Seven-thirty, De——（兩肩

一聳，用跳舞步子把老婦A的車子由左後方推出去了。）

（M的情人目送着她出去，向後一退，碰到一張放着痰盂的小

桌子上，向前走一步。）

情人 夢真！

（M突然的坐起來，揉了一揉眼睛。）

M 我做了一個極可怕的夢。在夢中，我從娘的肚

子裡生下來，由很熱到很冷，睜開眼在叢鬱陰淒的森林中，疏星從唱着生之輓歌的白楊葉中篩過鬼火似的舞蹈着的光輝！我寒戰了一下，一閉眼，死了。

情人 你是沒有成熟的小孩子，浪漫的想像還是這樣多！夢真！（她早倒下又睡着了。）夢真！哎，她又睡着了，我只得走去！

（在M的情人剛走到門口的時候，少女C

<p>的父親和少女L的母親前後走進來。）</p> <p>情人（一驚）爸——</p> <p>（看見他的父親擺手，不敢叫了。）</p> <p>C的父親 你怎麼到這裏來的？</p> <p>情人 我……我是有一個醫生朋友，待他一同出去，順便在這裏參觀。</p> <p>C （這時已經看見她的父親）爸爸！</p> <p>（M的情人一怔，父</p>	<p>親趕快走上前來，情人懷疑的走了出去。）</p> <p>C 爸爸，方才那個年輕人是誰？</p> <p>C的父親 他——他是我從前的一個學生！</p> <p>C 爸爸，旁邊睡着的這位姑娘，是他的情人咧！</p> <p>C的父親 恩？——</p> <p>C 爸爸，我不願意在這裏住了。</p> <p>C的父親 爲什麼？</p> <p>C 醫生看我的病，還</p>	<p>有說混賬話的呢！並且，他們說我的眼睛早晚會瞎，是沒有法子治的！</p> <p>父親 放他媽的屁！不要聽他們胡說！我看，還是中醫好！</p> <p>C 爸爸，還是中醫好！</p> <p>父親 看護婦都怎麼樣？</p> <p>C 就是小身材的最漂亮，待我特別好。別人都說她直是我媽一樣——其實他</p>
--	---	--

們那裏知道我是從小沒有媽的呢？

父親 哎，苦命的孩

子！

C 不過，有人說她今年已經四十歲了；可是，有許多人說她不正經呢！

父親 不要胡說！我是知道她的。我從前往頭等房子的時候是她看護我。她只是人太活潑一點，而且，又喜歡交際。

L ……早知道家裏會

成這種情形，等我好了我決不饒他們！

L的母親 那何必呢？

年青的少婦總是受丈夫的氣，年老的女人總是受兒子的欺負，因為生來是女人，所以沒有辦法。

L 所以現在女人該革命的時候到了。

母親 壓迫，欺負女人的也不單是男人；最不原諒女人的是女人，所以，女人年輕的時候，要同丈夫的母

親衝突，女人年老的時候，要同兒子的妻子鬥爭。

L 的確，女人也有混蛋的。像這裡那個高個子的看護婦，簡直是個霸王。她對於有過戀愛的病人特別看不起；對可憐的病人特別的殘忍；她不知道什麼叫慈悲，她更不懂什麼是快樂！

母親 你父親活着的時候常說：男人生來都是病人；女人生來都是看護婦，人生就是一個大醫院，而這個

醫院的主人是病人不是看護婦。

L 他不是還說過治病的目的的是爲了死，爲了成熟而完滿的去死嗎？

母親 不要談這些莫明其妙的話了！你的腿到底怎麼樣了？

L 性命的危險是沒有，但是殘廢是作下了。反正有猛於虎的汽車，就有我這樣犧牲的羔羊。這也許正是人類進化史一頁上的痕跡……

……（聲漸低。）

（在C的父親走到看護桌子面前的時候，看護W進來，握手。他們小聲地談着話）

W 錢醫生說，令愛的病沒有希望了。

父親 小聲，不要讓她聽見！一點辦法都沒有嗎？

W 醫生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遺傳病，從骨髓裏起；作研究的資料很好，但是醫治的方法是沒有。

父親 哎，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告訴你，她便是我們的女兒！我悔不那時聽了你的話，把她不仁道地犧牲了。總比現在還仁道些！

（W遏斯底里地叫一聲Y，兩臂上伸，由左前方門跑了出去，

C的父親追了出去。）
C 爸爸，爸爸！哎，爸爸又走了！（她哭着躺下）
（老婦G的兒媳走了進來。）

老婦 G 我的兒子怎麼不來？

兒媳 他在家裡抱孩子。

老婦 G 「娶了媳婦不要媽，」有了孩子，就更不要媽了。

兒媳 倒不是，因為孩子身上發熱，要爸爸，不放手出門。我來不是一樣嗎？

老婦 G 你到底是兒媳婦！

兒媳 他雖然沒有來，

可是他沒有一時一刻忘了您。

老婦 G 我不希罕他老記念我，我只看見他一個星期看我一趟就夠了，餘外的時候，他就是時時刻刻在詛咒我，只要我沒有聽見，我就不在乎。

(在前方門外一陣騷擾聲。W和P走進屋來，站在辦公桌旁邊，低聲細語。)

W T太胡鬧了，怪不

得老錢和老杜打起架來。

P 我真不懂，老杜老錢那樣好的交情爲什麼要打架。

W 有醇酒便有友誼；有婦人便有戰爭。

P 這樣說，女人真是不祥之物。

W 女人自己便是犧牲。T說要自殺呢！

P 她自殺了沒有？

W 在她還能夠說話的時候總沒有吧。

<p>(M的情人慌忙走入，鐘鳴四下。)</p> <p>情人 密司W，再見。</p> <p>(M聽見他的聲音，本能地坐起來。)</p> <p>M 我不要你走！</p> <p>P 現在到時候了，大家走吧！</p> <p>M 我不要他走！</p> <p>P 你爲什麼那樣特別呢？頭上又沒有長犄角？</p> <p>M 因爲我愛他！</p> <p>(L的母親，G的兒</p>	<p>媳都被W請出去了)</p> <p>P 你愛他又怎麼樣呢？</p> <p>？愛賣幾個銅板一斤？</p> <p>M 愛是沒有價格的；但惟其沒有價格所以有價值！</p> <p>P 價值是什麼東西？違反規律的東西都沒有價值！</p> <p>M的情人 我是找密司W的，在這兒談一會兒話並不違反規律吧？</p> <p>P 當然不。隨便什麼</p>	<p>時候都可以；只要醫生不在這裡，談笑都很隨便。</p> <p>(M的情人看見W在那裡用手絹揩眼淚)</p> <p>M的情人 密斯W，方才聽說你和家嚴有一點兒衝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p> <p>C W (同時) 呵？……！</p> <p>(和M四人相顧失色)</p> <p>W 醫院真是怪地方！</p> <p>C 病人都是怪人！</p> <p>M的情人 病就是定命，也是偶然！</p>
--	--	---

M 病就是人生！

老婦 G 生病的人終歸

會死；不生病的人一樣也要

死！

T (由左前門走進來

，接上說) 倘若看護少愛醫

生一點，醫生多愛看護一點

，天下就可以太平。

W 天下太平不太平，

醫院裡總有麻煩事！

(遠遠有白衣服的影子，

向近走來。)

T 醫生來了。真麻

煩！

G L

(同時) 麻煩！

(躺下)

(前後) 麻煩！

(躺下)

AMC

哎，麻煩！

P 醫生的聲音 (在外面)

真麻煩！

——幕——

戲劇藝術與倫理

Ramsden Balmforth 作
趙如琳 譯

格林(Thomas Hill Green)說，戲劇，特別是悲劇「乃爲其本身的緣故而創作，涵有一種精神之自覺的努力，依據精神的法則，去重創人類的生活」。這種哲學的見解是詩人及戲劇家自己所堅持的。雪萊在其 *The Cenci* 的序文中有云，戲劇的最高型式中所冀求之最高尚的道德目的，便是藉她的同情與厭惡，教訓人類的心靈以其本身之知識；一切的人類其聰穎，公正，誠實，容忍，與慈善，完全依其心靈的知識爲比例」。高爾斯華綏也說「一切生活及性格之組合，有其不可分離的道德；戲劇家的事務便是嚴酷地根據一般的道德標準去描摹和權衡這個團體。」巴爾克(Granville Barker)說，「戲劇藝術不是個人的自覺，而是社會的寫真。戲劇是人類意志和思想之想像的鬥爭與和解；同定命或境遇互相傾軋。鬥爭是不能避免的，或則和解，或則因失敗而做成悲劇，然大概可從性格衝突或互相調停之進展中，決定鬥爭之結果。

因此，除去實演的戲劇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東西能夠反映人類社會如此迫真了。……
戲劇的創作乃將詩人個人的優美的心，既非藉題旨亦非藉理性或信仰，而是藉藝術之最精巧的方法，使有知覺的群衆發展一種更優美的心靈。——藉人類爲媒介，以一種共同的經驗表現之——而詩人的藝術，其所涵之較深奧的意義，和我們從互相了解的朋友之語言舉止中發現出來的一樣。」最後，蕭伯納也有意見相同的說話，我可以把牠引在下面：「我確信美術是世界上最精巧，最動人，最有效果的宣傳的方法，而個人行爲的成例却是例外。但在舞台藝術而言，連此種例外也可以消滅，因爲舞台藝術顯示個人行爲的成例，使不留心及無思忖的羣衆，明瞭及受其感動，這些人對於實際人生，是簡直不知道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

假如讀者的心中想起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戲劇，他一定會認識其呈訴是如何地廣闊，及其對於改變與發展人類思想，倫理，宗教之助力是如何地博大。對於一己的知識，道德的問題，人格與命運之神秘，造化對人類的天道，新真理新思想的教育，與及許多偉大的主義——這些都是問題劇所冀圖剖白，及戲劇家所要求用來「依據精神的法則去重創人類生活」的東西。

有些人說他們不喜歡問題劇，他們到劇場去是想消遣光陰，尋求興趣或是娛樂。固然娛樂與快意的興趣在藝術與生活中自有其位置，但是把牠當作藝術之目的與宗旨，那猶之乎把祭燭和法衣或宗教儀式的音樂與象徵，當爲宗教之目的與宗旨一樣。好像是加萊爾（Carlyle）譏諷過此種態度爲下級酒店的态度，而此種把自己降低的藝術，便像下級酒肆一樣，祇是一種誘人爲惡的藝術。事實上，一切偉大的戲劇都是問題劇。和一切喜劇的背後總潛伏着悲劇的端倪一樣，一切嚴重劇的結局，亦必有一個疑問。韓姆列性格中說不出的缺陷是甚麼？麥克白夫人，不單祇對 Duncan 有罪而且對麥克白也有罪，她到底犯了甚麼罪？在奧迭洛（Othello）的人格中有甚麼固有的弱點以致他不得不讓 Iago 任情糟蹋？李爾王之不易滿足的虛榮，其所受之懲罰是否過於刻酷？從永恆的正義之立足點看來，我們對於 Cordelia 的犧牲，應當如何判斷？Montague 與 Capulet 二族間之不和，是否即係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慘運命之定命的主因？Wars 與 Roses 兩派的陰謀，憎惡，與野心是否即 Richard III 一劇中許多悲劇的本原？Iago, Richard III (如莎士比亞所描寫的)及 Francesco Cenci，他們那可怕的的人格中所隱伏的無可避免的神祕是甚麼？這些問題是無窮無盡的。每一齣嚴重劇都是問

題劇。

偉大的戲劇家，與偉大的詩人一樣，在某種意義看來，是一個預言者。他預知觀念，思想，情感，同情，與憎惡的運轉，這些運動慢慢地推動着人生的潛在力。他在舞台上把這些運轉描寫出來，只要他是超越時代的，他便遭受一切預言者的運命——侮辱，嘲笑，貧困，社會的屏棄，及囚禁，死難之現代代替的刑法。蕭伯訥在其易卜生主義精華一書中，曾採錄關於易卜生的戲劇初次在倫敦排演時所遭受的惡意的批評與責罵的文章。但是易卜生，託爾斯泰，蕭伯訥，高爾斯華綏，巴爾克及其他同派的人早已獲得其固有的地位。問題劇，即討論劇已經獲得其自己地位，如華格納的樂劇在畧為不同的領域裡獲得的地位一樣的安穩。自然，問題劇與科學和宗教同樣要求智慧之較高尙的品質。近代的劇場觀衆即使有多少缺點，也比維多亞朝傳奇劇時代的劇場觀衆，較爲靈巧，理解更爲敏捷，和更富於批評心。大戰未發生好久以前，新的戲劇已經開始排擠舊劇，宛如加萊爾，羅斯金，安諾德，及摩理斯的新的預言的思想在別的領域裡，已替新倫理觀念及責任，安排下一條軌道一樣。易卜生，託爾斯泰，霍甫特曼，蕭伯訥，和高爾斯華綏更把此種新精神輸入劇場，他們對於新興未來的

時代的人格，及從這些人格發生的社會與文化的型式之預言般的精細描寫，已蘊藏着莫大的希望與預兆了。但是人生如一隻跛狗一般，老是跟着「思想」背後蹣跚的跑，而問題劇的發展遂為大戰所阻遏。社會在牠不作戰爭的工作的時候，在一時期內便受了反動之影響而向後動搖，藝術亦降低成「低級酒肆」的方式，而問題劇所托源之思想的運轉，亦被大的「瓦解」期 (Döbale) 所影響而暫歸停頓。現在誰都知道大戰是一個時代的最高峰，大戰過了之後，戲劇，特別是問題劇及討論劇，其發展及研究，已有長足的進步。在各地無數的戲劇會社，戲劇聯盟，遊行劇場，小劇場運動與及在許多學校，學院甚至教堂裡對於戲劇研究之普遍，皆足為其進步的表徵。

有些批評家指誦拙著「戲劇的倫理與宗教的價值」一書，他們說，我不曾從戲劇藝術的觀點去論及主題。但是我這本書的書名已經告訴他們，我已嚴刻地規限自己單獨去討論戲劇的倫理的意義及其解釋。我把關於藝術的和美學的方面，留給那些更熟悉這方面情形的人們，和那些比我說得更權威的人去討論。可是在這裡不妨把這兩方面的不同之點指出來，並且說明為甚麼倫理方面會時常呈現在我們的心靈的原故。事實上，我以為這兩方面是不

能明確地或永遠地互相分離的。二者對於不同的心靈，各有其不同的呈訴，而二者俱有獨具的價值，但在我，覺得倫理價值是比較高尙的。「爲藝術的藝術」這句格言，必定次於「爲人生的藝術」這句格言，猶之乎大者之必包含小者。藝術，人生，真，善，美——這幾個偉大的字其意義是無垠的。這些字都很難下一個精確的界說，如果我們依各人的不同的偏重或癖性，去用自己對於這些字的概念，來互易及替代牠的本義，那祇有使我們的思想更爲紛亂。真，美，善——這三種廣汎的方面是相當於智，情，意。實在說來，他們之間不能互相分離，是很顯然的。他們牢牢的結在一起——情反應智，智反應意，意再反應情，而智在判斷的時候，同時反應情，意二者。我們不能把人生或人類的靈魂分裂成片斷。每一部份或每一方面對於其他部份或其他方面有一種有力的影響，藝術影響倫理，倫理與藝術二者都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我們的價值判斷又影響意志——這一切的目的與宗旨便是人生，較爲豐富的人生。

或者，從別一方面說，在理智的領域，有所謂正確而正當的思想，和錯誤而虛偽的思想，同樣在感情的領域，也是如此，有正確而正當的感情與情緒，和錯誤而卑鄙的感情與情

緒。——譬如母親對其子女的感情是正確而正常的，守財虜對其金錢的感情是虛偽而卑鄙的。而正確，健全，真正的感情及情緒，與錯誤，虛偽，卑鄙的情感及情緒間的區別，時常可反求諸我們自己，視乎我們的理智及道德的判斷。雖然可以說「美存於觀者的眼中」，或者更爲寔在地說，在觀者眼睛後面的智限制並規範他對於「美」的理會，然而對於「美」之欣賞力總是會增長和發展的——如柏克圖所云，這種發展的步驟，爲靈魂向上之階梯。但是這種藝術欣賞力的生長與發展，與我們的天性之別方面的生長與發展，必同時並進。沒有修養的人，聽到音樂堂裡叮噹之聲，也許會得到一時的滿足，但他不能欣賞或享受莫修爾德或悲多汶的音樂，因爲想欣賞這兩位音樂天才的藝術，則不單祇在感情的領域及音樂欣賞的範圍內，而且在理智的範圍，對其倫理的及情緒的本質之反應上，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教育。

如果我們記得倫理的品質是偉大的藝術創作之必需的要素，則對於上面所述的那種真理必會更爲清楚。舉幾種品質來說，如處理艱深持久的工作能力，抑制或自制，敬崇與克己，所有這些都是升登「藝術廟堂」之必需條件，且爲真正的創作的或實施的技巧與能力之不可

少的原素。

第一，爲愛你所創作的東西而刻苦工作。古Anglo-Saxon對於崇拜一詞的釋義，與這句話的意義有關。崇拜 *Worhtscipe* 那便是，所崇拜的理想是值得把他創造成一件美的東西，而這些工作，這種值得創造的東西，對於人生是有一種明確的倫理的影響的。

第二，抑制或自制。意即藝術家在其修養及運用其藝術的能力的時期中，不單祇在實用藝術力上要受抑制；在藝術家個人方面也需要自制。直至他獲得自制及自主的能力，他的權能才似乎不是從勉強中得來，而是從純熟優美之自然的技巧中獲得。

第三，敬崇 我們之所謂敬崇，不單祇對大自然的美麗，如海洋及大地，天空與鮮花，兒童心靈的神秘這種種的美麗，而且敬崇藝術家所努力，可驚地揭露或顯示於人們之前的美的世界。因此他可以對人們說：「來我這裡，看看我經營，發現或展示的寶庫吧；因爲他能使你安息，無憂無慮，使你的靈魂平靜。」

第四，克己 克己！我們這些可憐的凡人，我們這些弱小心靈——如王爾德所謂的「小器」(Shallow Cups)應該曉得去直覺或領悟奇妙的宇宙之無窮盡的美麗，如能力，色彩，

形式，及聲音等一切他的形於外的深奧的神秘，與乎意識，熱情，柔情，慈悲，戀愛及內心的平和等，牠之藏於內的更爲深奧的神秘。

實在，在同一的人格中可以發現和這些品質相反的東西。在某一方面有處理艱深工作的能力，而在別方面裡或許會有狂放和怠惰的，在一件事情裡能夠抑制及自制，但在其他的事情中許會有不能抑制的熱情及自暴自棄的，對於一切事物，有敬崇亦有侮慢，有克己亦有自尊與自大。讀者祇需一讀王爾德的出自深淵 (De Profundis) 或 Benvenuto Cellini 的傳記，便可以說明此種理論。所有那些的涵義，似乎是人生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是智，情，意的對稱或均衡，或如阿里士多得所說的「中庸之道」。但是爲甚麼這種中庸之道能行於爭鬥，衝突，悲劇的世界；而這種世界，本來是需要濃的感情，英雄的氣質，堅強的意志的？因爲想做適當的事，「對適當的人，於適當的範圍，在適當的時間，有適當之目的，及處以適當的態度，這決不是容易的事；這便是合理的行爲之所以不常見與夫被讚賞與重視的理由」。(見 Neomachian Ethic, 第二卷。) 真的，能够做這種事的人就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藝術家了。

這種論調也許會有人反對，以為雖然這些倫理的品質——工作能力，自制，敬崇與克己——是藝術家運用其創造力的必需的要索，但在尋求娛樂的觀衆底美之享樂上是無用的，因為他這種美的享樂，乃從藝術作品之沉思或研究中得來。關於這種反對的論調，羅斯金曾經答覆得極爲圓滿，因此祇需把他的話引下來便得。近代有人在某幾方面譏議羅斯金，但在他的倫理學，經濟學，及美學上，我相信（也有多少例外）他的見解是極對的。就現在這個特殊問題說來，我所引的他的說話，我覺得是極有大儒的權威的。

他說：「一切偉大的藝術是整個活着的生物，肉體與靈魂，大部分是靈魂的作品。但不單祇那是整個生物的作品，而且是要對另一生物陳述的。一個人的說話，亦必須有一個人去聽。在你們，觀者與聽者，祇對我分出你的靈魂底一半的注意的時候，我對於我的作品，是不會費盡全副精神及全部精力與生命的。你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至大與至善，都要在你們心內覺醒。否則我的勞力便得不到報償。畫家把他的人性完全輸進他的工作，並不是祇想娛悅觀衆的一部分；不單祇是想滿足他的感覺，不單祇想娛樂他的幻想，不單是想激動他的情緒，不單是想啓發他的思想；而是綜合這「所有的一切」的。感覺，幻想，理性，觀者精

神的全部，在注意時須一切靜默，在觀悅時須一切激動；如果不能如此，那便是作者的作品未能臻於至善。至善的作品，牠不單祇有權利使心靈密切地相遇；牠的義務也應喚起別個靈魂的反响；牠的吶喊必須極爲清楚，那末雖則這種挑戰人家懶得去答覆，而呈訴的意義上決沒有錯誤；作品中必須有一種召喚力，如果沒有，那便是我們自己的過失。我們需要如此，我們希求如此。許多人都昧然於他們的內心，除非直至接到了這種從別人發出來的召喚：他們的心在裡面是死了的，他們染到了昏睡病，靈魂沉睡著；所以他們最感謝的是這樣一種呼聲：「醒來吧，酣睡的人們」。而這種呼聲必須高聳入雲以直達於他們的最高的能力；第一，先達於想像，因爲想像最易感觸，所以受有毒空氣的襲擊而變成麻木也最易；因此，藝術對人類的主要功能，第一種是喚起人類癱瘓了的想像，如安琪兒之攪動 *Bythesda* 池一樣；藝術如果不能做到這一步，牠便算不能稱職，其品格便異常低下。然而自己想像得很好仍不算滿足，而必須迫觀者亦能有完滿的想像；這是作家非常強制的，如果你不能激起自己來接觸這個作品，便無論如何你也不要嘗牠或是享用牠吧。（*Stone of Venice*，卷三，第四章，第二十一節。）

然而，許多人對於某幾種企圖改變人們觀點的藝術方式，自然而且差不多必然的會發生反對。此種反對在下邊那句通常的說話中可以表示出來：「我們去到劇場，音樂院，畫室，或電影場中，不是去「學好」的。」顯然地，教訓與宣傳常為黨派，甚至為一己及不正當的目的所利用。例如，我見過在美國有許多商業公司利用戲劇去做廣告。——這種現象是頗為可怖的。但是我們對這種險是不能不買的，正如同有汽船就會改裝成鐵甲，有飛機便變會成拋擲炸彈的工具一樣的危險。如果藝術用於低下或一己的用途，那並不是藝術的過處，正如同宗教也有時被偽君子借來作屏障或憎惡及迫害異教徒的誘因；科學的發現，用作罪惡的企圖，科學的器具藉為殺人破壞的工具，也是一樣的道理。到底，我們再引幾句濟悲的說話，他以為飽經憂患之生活與經驗，其目的便是創造或發展更智慧的人們。如果這是生活的目的，那就是藝術的目的，其實也就是宗教及科學的目的——去創造更為智慧的靈魂，即是使我們能夠更深刻地洞察事物的「實際」。而且這必然就是「善」，雖然其意義與這個字的通常用法不同，而且包含更大。因此必須盡力把藝術與倫理的關係下一個界說，以說明二者的密切而不可分的精神上的關係，及他們的共同的宗旨與目的。我敢請把二者的關

係這樣陳述：

藝術與倫理之共通目的便是，第一，促進更高深更優美的人格，換言之即給我們以一種更為豐富的生活。第二，藉藝術，科學，及教育與社會的制度以發展人格之機會，必須均等，使人人有訓練其一切能力以便於運用之機會。換言之即藝術之呈訴應該是一種普遍的呈訴。第三，在人格向着更高尙的文化，較高尙的生活之道的進展中，我們應携同我們的同胞去直上天國。我們不能單獨從個人的沈思，或唯美主義中找得最高尙的生活之道。

或者如安諾德那樣說：「文化所孕育之完美之境，其特性不是佔有與安息，而是生長與變化。」而且因爲人類是偉大的整體中之一份子，人性中之同情不容某一分子與其餘不同，人性之擴展，爲着適合由文化形成的完美之境的理想之擴展，必須是一般的擴展。……個人必須携同別人以上達完美之境，繼續盡其所能去擴大及增加人類澎湃的生命之流的內含。假如他違背反抗，他必定遭受妨碍生長的苦痛而發展緩弱。

有些偉大的詩人與戲劇家把他們自己當如是一個教師，他們的心正是含有這種意義的；蕭伯訥謂戲劇藝術乃「世界上最精巧最動人，最有效的宣傳方法」，魏格納請他的讀者來讀他

的樂劇，好像是一種宗教的禮拜；又如柏拉圖在 *Symposium* 一書中最著名的一段裡，謂以「大地的美，為真正愛美者為着尋求其他的（神聖）的美而向上進行的梯階，從一至二，從二至一切美的方式，從美的方式至美的實施，從美的實施至美的概念，直至他從美的概念而達於絕對美的概念，最後他才知道美的本質究竟是些甚麼……那麼，結果是，他便能够表現，不是美的想像，而是美的真際，表現與養成真正的道德，成為天帝的朋友而至於不朽，如，一個凡人可以不朽的話。」

無論什麼藝術，如音樂，詩歌，戲劇，繪畫，彫刻或是建築，皆能導引人類接近這些完美的領域，使他們對於我們周圍的神秘有一種更深澈的了解，尤其是在戲劇的領域，更能使其對於神秘的深與高的限度與乎人格之可能性有一種更深的了解與欣賞，那麼其進行是與倫理及一切其他能使生活更為豐富的東西相同一致的。但是牠為什麼要這樣作的事實，又須理智及倫理的評價了。

熱情的女人

——三幕劇——

西班牙 J. Benavente 作
馬彥祥 改譯

第三幕

布景和第二幕的一樣。開幕時劉氏站在門口，心神不安地望着外邊。過一回，

王媽上。

王媽 太太。

劉氏 幹什麼？他怎麼樣了？壞了麼？

王媽 沒有，你別着急。

王氏 他怎麼樣了？你爲什麼跑開了？

劉媽 他睡着了。小姐陪着他；他喊起來，

小姐會聽見的。我祇替你担心。阿彌陀佛，他會沒有死。你整天不想吃飯麼？

劉氏 讓我一個人待着；別擾我。

王媽 你在這裡做什麼？讓我們來陪着你吧。

劉氏 我正在等阿德。

王媽 如果他是去找人來搬周少爺回去的話，恐怕一時還回不來，他得和警察一塊兒來……

劉氏 警察？警察到我們家裡來？王媽，我們又得挨罵了！

王媽 進來吧，太太，別老看着門外了。你不是等阿德，您等的是別人——是朱先

生。歸根結底，他總是您的丈夫。

劉氏 可不是，習慣成自然，一日想改也改不了。雖說我心裡很明白，準沒有錯的，雖說我一見他來就要罵他，雖說往後我一定是恨透了他的，可是現在我在這裡站着等待，無非還想見他一面。我好像和往常一樣的在等他回來，看他高高興興地笑着回來，一塊兒吃飯，一塊兒談天。我們有時說笑，我們有時爭論，可是我們總是相好的，世間幾乎沒有人會比我們那樣大家歡喜的了。現在是什麼都完了，什麼都不存在了，我們家裡不會再有好日子過了！

王媽 太太，眼兒也未必靠得住的。要不是

你告訴我，要不是我心裡明白你，我纔沒有那個信呢。方少爺既然死了，我們可以不爱他。我看或許還有這種事要發生呢；但是說朱先生和小姐有關係，看起來是不會有的，我不能相信——雖說我現在是不得不信的。這件神秘的事沒有別的話可說的了。

劉氏 別的事你沒有看出來麼？

王媽 沒有甚麼。他剛來的時候，愛的是你，我覺得怎麼樣，也無需告訴你了。我是喜歡你從前的那位老爺的；世界上沒有人比他更好更公平的，所以我對朱先

生就很不滿意。阿彌陀佛，如果我看
些什麼來，我爲什麼閉嘴不說呢？當然
，你只要想一想，就會想到朱先生曾經
給過我們小姐許多禮物，但是我們可從
不想這種的事情。小姐對朱先生是這樣
的傲慢。你嫁了朱先生以後，他們就
沒有好好的談過一次話。那時候她還是
一個小孩子。她對朱先生無禮，完全是
爲平氣。誰也不能管她。你打她罷，她
還是照樣。說到這裡我就要說了：她小
的時候，如果待朱先生好一點，朱先生
也許會把她看得自己的女兒一樣。我們
也不至于到現在這種地步了。

劉氏 你還想原諒這個人麼？

王媽 原諒他？這種事情是原諒不得的。試
想小姐是您的女兒，這就夠了。我的意
思是：小姐雖是您的女兒，可是她從小
把朱先生看成不相識的人一樣。如果她
把朱先生當作父親一樣——事實就不會
這樣了；朱先生也不是一個壞人。壞人
是從頭到底都壞的。您剛嫁給他的時候
，我看見小姐躲開他，彷彿他有瘟疫似
的，那時候他總是自己坐着喊小姐的。
劉氏 你的話不錯。毛病就是出在這孩子的
身上。

王媽 小姐長大了以後，講漂亮，全村裡數

她第一。這你也很明白的。但是她老是躲着朱先生，彷彿朱先生是個惡魔似的。所以朱先生的眼前老是只有小姐了。就說朱先生有什麼壞念頭，那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我們沒有一個人在他的眼睛裡。

劉氏 我並不是說他也許不會有那樣的壞念頭，固然這種念頭，他是永不該有的。不過把壞念頭一做出來，那就得算是壞人了。他鄭重其事地把一個人殺死，阻止我的女兒嫁人，阻止我的女兒離開——離開他，他的壞念頭還沒有做出來的不知還有多少呢；他的心腸和犯人一樣

的惡毒，他心裡積藏着世間所有的罪惡，就等着暴露呢。但願事情不是這樣糟，可是我愈這麼想，我愈覺得這事不能輕恕。我一記起這些年來在威逼我的女兒的那東西，無論什麼時候，——因為一個會殺人的人，他什麼事都做得出。如果他曾經和雲姑有過那種事，我敢罰誓把他們倆都殺死——他，因為他犯了這樣的一種罪惡，雲姑呢，因為她居然會答應幹那樣的事情。

（阿德上。）

王媽 阿德來了。

劉氏 你一個人麼？

阿德 不錯，太太，他們在村裡商議最好的辦法。我怕在那裡多耽擱。

劉氏 你的話不錯。還沒有什麼意味。現在

他們說些什麼？

阿德 你要瘋了麼？別提啦。別管他們說些什麼。

劉氏 他們要來把周少爺搬去麼？

阿德 他的父親想這麼辦。醫生不許他們用車載他，怕于傷人不利。他得用抬床來搬。法官和檢察官正在調查他的履歷，這樣他們可以省點事。昨天周少爺不大清醒，所以沒有審問。大家意見紛紛，各人有各人的主張。今天誰也不上田裡

去。男的都一羣一羣地站在街上；女的都在家裡談論，跑來跑去。大家連吃飯都坐不住。今天沒有誰家的午飯或晚飯是按時候開的。

劉氏 你沒有告訴他們周少爺的傷勢還不分重麼？

阿德 這不是一樣的？現在他們也是沒有法子。昨天，他們想周少爺被方家打了，就要死的，事情就好辦了；不料他們聽說周少爺今天又好了一些。她們怎麼會知道他一會兒又好了呢？就是周少爺的好朋友都說傷勢不重真是很可惜的。如果他真受了傷，還是受得重些好。那樣，

方家就得抵償，他們也就得了他們的報復了，但是現在，如果周少爺好了，不免又要打官司，這樣一來，誰都不會滿意了。

王媽 他們這樣喜歡周少爺，他們可希望他死？真是傻子！

阿德 他們都是這樣的。我告訴過他們，他們很感激你，因為當時是你把主人叫進來的，所以周少爺終沒有讓他們打死。

劉氏 你把這話告訴他們了麼？

阿德 誰都這麼問我。我說這話，第一因為這是當時的實情，至于其餘的話呢——因為你既不知道他們在村裡怎麼談論，

也不曉得他們以為我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劉氏 我不要聽這些話！主人在那裡？你見着他沒有？你知道他在那裏？

阿德 老爺和阿華今天早晨同那個看羊的從東鄉到西鄉去了。他們在高原上的一個小屋裡過了一夜。這種事我可不贊成。在我看來，這是不對的。這樣他彷彿有點心虛。周老爺說話說得太多了。今天早晨他還想把方老伯說服，證明他的少爺不是殺人的兇手。

劉氏 方老伯在村裡麼？

阿德 他帶着幾個孩子一同來的。他隨身帶

着那個最小的孩子，一路上牽住他的手。他們一路走着一路哭。村裡的人見了他們，就是心腸硬的，素來不哭的人，也不免替他們傷心。

劉氏 他的母親一個人在家裡，而我在這裡

！你們這些人知道什麼？

（雲姑上。）

雲姑 母親——

劉氏 唔？什麼事？

雲姑 成富娶你去，他現在醒了。他要喝點

水。他渴了；可是我不敢給他什麼，怕

不大好。

劉氏 醫生說喝水不要緊的。這裡有一壺，

你拿去吧。他很痛苦麼？

雲姑 不，現在不。

劉氏 （向阿德）你替醫生拿東西來了麼？

阿德 拿來了。都在馬鞍的袋裡。我去拿

來。（下場）

雲姑 母親，他在叫呢。你聽？

劉氏 （向內室答應）來啦，成富，我的孩

子。（下場）

雲姑 那個人回來了麼？

王媽 沒有。剛纔他像瘋子似的拿着鎗跑出

去了。阿華跟着他去的。

雲姑 他們把他捉住了沒有？

王媽 他們一捉住他，你就會聽見的。他們

先要定他的罪。

雲姑 可是大家都沒有知道麼？他們已經聽

我的母親說過了。

王媽 沒有，除了我同阿德，沒有人聽見過

；阿德于他不利的話，他也不會說的，

他倒是頂忠心的。他們只聽見太太大聲

喊叫就是了。他們以為是因為周少爺在

這裡，方家的人在外邊等着要殺他所以

纔喊的。法官來的時候，我們都不會說

一個字的，除非太太叫我們開口。

雲姑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母親不讓你們說實

話麼？她所知道的事情她不會說出來

麼？

王媽 你要這樣麼？你要使全家，你自己都

丟醜麼？那樣可是誰都要想入非非了；

有些人會信你是無辜的，可是有些人決

不會這樣想的。一個女人的名譽，不是

掛在男人嘴上的東西，和他們不相干的

時候更不能。

雲姑 我的名譽？我很能顧我自己的名譽。

但願別人也能同我一樣。現在我不預備

嫁人了。我很高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樣我可以永遠不嫁人了。我只希

望把那個人趕出去。

王媽 小姐，我不願意聽你說這話。那魔鬼

。一定纏住你了。

雲姑 不錯，自從我恨那個人的時候起，誰
魔鬼就一直纏住我了！

王媽 可不是，誰說不是因此纔會發生這些

麻煩呢？可是你沒有理由可以恨他。你

知道，太太嫁他的時候，誰也沒有像我
這樣責過她；但是還是一樣，你小的時
候，我就看出那人把你看作了怎樣的一
種魔鬼，在他看來不知有多少意義含在
裡面——那時，你年紀還少，不懂事。

雲姑 在我看來，母親老是摸着他的頸子有
什麼意義呢？你以為我喜歡這種樣子麼
，坐着看他們那樣愛麼？我總是礙他們
的事。

王媽 你不能這樣說話的。你同太太合得來
，你同那個人說不定會合得來。

雲姑 說不定會？決不。因為我是始終如一
的。

王媽 你這種態度雖然自己很得意，但是你
不能夠這樣的。你應該愛他。要是你像
一個女兒一樣地愛他，他就不會那樣地
愛你了。

雲姑 我怎麼會愛他呢？他不是使我同我自
己的母親不和睦麼？

王媽 你說什麼？使你同你自己的母親不和
睦？

雲姑 是的。你想，對於母親，我還能像從

前那樣地愛麼，還能像那人沒有到我們家裡來的時候那樣愛她麼？記得我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拿一把小刀在枕頭底下放了一夜。我躺了一夜沒有睡着。那一夜，我一心一意想把那人殺死。

王媽 阿彌陀佛，我的小姐！那是什麼舉動呀？如果你那樣做？如果你起來，你放大了胆，把他殺了呢？

雲姑 我不知道接着我會殺那一個。

王媽 阿彌陀佛！別說了。你別說了！你知我怎麼想麼？這完全是你的錯兒。

雲姑 完全是我的錯兒？

王媽 不錯，是你的錯兒，完全是你的錯兒

！進一步說，你要是真像你剛纔說的那樣恨他，那麼你所恨的就是他一個人了，是的，就是一個人！阿彌陀佛，好在
你母親沒有知道！

雲姑 知道什麼？

王媽 就是你所嫉恨的不是他，而是你的母親。你已經愛上了他，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雲姑 我愛上了那個人？

王媽 不錯，由恨而變成愛。誰都不能够那樣恨人的。這樣的一種恨往往是由于一種極度的愛發生的。

雲姑 你的意思是說我愛上了那個人麼？你

知道你同我說的是什麼話？

王媽 我沒有同你說什麼呀。

雲姑 不。現在你的職務就是快去說給我的母親知道。

王媽 你怕我說麼？我想你怕的。現在聽見我說這話的只你一個人。你不用擔心。我不會說出來的。太太的心裡也有好多事呢。阿彌陀佛！

(阿德上。)

阿德 老爺來了。

王媽 你看見了麼？

阿德 不錯。你簡直不會認識他了。他的神氣彷彿剛從棺材裡爬出來的一樣。

雲姑 讓我出去！

王媽 是的，讓我也出去——你不要多說話，聽見不？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太太決不會知道的。

(雲姑王媽同下。朱曉槐及阿華肩上背着鎗上。)

阿德 讓我來替你拿。

曉槐 不用，阿德。

阿德 我去通知太太一聲。

曉槐 不，不用通知。他們會來找我們的。

阿華 (問阿德) 他的傷怎麼樣了？

阿德 好一點。醫生送了好多東西來。要是沒有我的事，讓我拿進去。(下場)

饒槐 (向阿華) 我來了。你要我怎麼辦？

阿華 我要你怎麼辦？這是你的家，你就在

這裡好。一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壘。

逃走，那是心虛，正是不打自招。我們
倆都得糟糕，幹不得！

饒槐 我就在這裡；你有你的打算。現在那
女人就要來了，就要控告我。法官也就
要帶着方老伯同來了。往後呢。

阿華 你爲什麼不讓方家的孩子們自己去對
付他呢？他們總會結果他的。現在他不
過受點傷。他會把真情說出來，他的父
親，那些女人也會把秘密洩漏的。我就
怕他們這般人。他們要講的。誰也不能

證明誰殺方桂林。發生案子的時候，你
同他的父親在一塊，也沒有人看見我。

真虧了我的一雙腿。前幾分鐘我還同幾
個朋友在兩里路以外，當時我把鐘對準
了的。我走開的時候，非常小心，沒有
讓他們覺到。

饒槐 是的，如果這樣可以沒有問題，我們
就沒有干係了。但是你說過了；你自己
把事情洩漏了。

阿華 我真該死！生平天不怕地不怕的，這
一次我可真有點害怕。我決沒有想到他
們會把成富放出來的。我曾經勸過你，
我們應該請雲姑到法庭上去證明說周成

害曾經罰過誓要殺方桂林，但是你不聽。你說這事情怕她不肯。但是她不肯，我們可以找別人來證明。這樣，事情不好辦得多了麼？他們也不會把他放走了。我知道自己太傻，可是我一看見周成富放出來，就知道這場官司打不清了！——是的，還有方老伯也不肯就此了結的。他們一定還要追究，所以我也有點害怕起來了。我不願意想起這事，所以我從不喝酒的也喝起酒來，話也多說了。你應該殺我，因為與你也有關係。他們早在村裡說上了；我怕的就是這個。我一聽到那山歌，是罵這裡的。周家父子

都有點疑惑。事情發生之前，他們曾經調查過。不管結果如何，我們早該把那謠言制止。危險的就是他們從這線索裡可以追出罪犯來。別的都不要緊。只要人家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被殺，那麼誰殺他的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曉槐 但是為什麼？他為什麼會被殺呢？殺人有什麼用處呢？

阿華 我不知道。別問我。你不是常說麼：「要是誰碰了雲姑，瞧着吧，就會出事」！後來你告訴我雲姑就要出嫁了。就說：「我不能把這個傢伙嚇跑；現在什麼都完了，方桂林就要娶雲姑了，真是不

堪設想……」那天早晨，天還沒有亮，你不是屢次跑到我那裡去，把我叫醒了說：「阿華，起來，我通夜沒有睡着。

我一定得出去走走，到野地裡去！」後來我們就拿了鎗出去，並着肩走了幾個鐘頭，一句話也沒有講。末了，這一陣過去了，我們爲避人耳目起見，我們放了幾響空鎗，省得人家疑惑我們既不打獵爲什麼帶着鎗出去。我同你說我們那幾鎗把野味都趕跑了，可是你說我們把壞念頭嚇走了。接着我們就坐在一個土坡上，你像瘋子似的大聲地笑，彷彿在你的心裡去了一塊大石頭似的。你搭着

我的頸子老是說話——你不知道該怎麼好，你不知你在說些什麼，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麼說，也不知道說這些話有沒有道理，你只管說個不休，你總是說：

「我瘋了，我傻極了，我是一個野人！我不能像這樣地活下去。我願意死。我不知道中了什麼魔。真是受罪！」你反來覆去地這樣說着。總彷彿你就要死了——彷彿你已經死了。老是這樣說着是不吉利的。這你總知道。

曉槐 別說了！爲什麼你總要講呢？

阿華 小心吧，老爺！你別碰我！那天我們下山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的計劃了，我們

總得聯結起來。我知道你的心境；你是痛了。你再也不願意見我，如果這樣子你有益，我不妨就走。我有什麼可關心的呢？我什麼都不在乎。你總會報酬我的。這是你的意思。我從沒有要求過。我用不着。我既不喝酒，又不抽煙。現在我只想到各處去跑跑，幹些自己所高興幹的事情，一個人毫不受牽制地。你素來信任我，這一點我是很自滿的。我知道你的心境。我們像自己哥兒們一樣。有什麼禍，我來擔當，你用不着擔心。我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決不會說出一個字來。我要告訴他們，這事是我幹的

，就是我，不干別人的事。他們愛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關我十年也好，十五年也好。沒有關你。那時候你沒有事，你就可以有威勢了。只要別把我關得太久。想法子把期限縮短些。別人也都是這樣的。在四五年之間什麼事都消散了。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記。我一出來，我們就聯結起來，還是同從前一樣。我們可以一塊兒幹事，我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沒有人幫助是成不了事的。我們得聯結起來。噓！有人來了——是太太！

（劉氏上，手裡拿着水壺。她一看

見曉槐和阿華，停住了脚步，有點眩惑。遲疑了一會，他走過去從水缸裡灌了一壺水。

阿華 太太！

劉氏 滾出去！不准你走近我！你在這裡幹什麼？我不願意再看見你。

阿華 啊，太太，你總得聽我說。

劉氏 什麼意思？這裡是我的家。

阿華 只有一句話。我們不久都要上公堂了。我們還是預先準備一下的好。因為幾個蠢貨一開口便把一個好人送進了監獄，這是無謂的。

劉氏 一個人？怕不止一個人吧。你不用打

算跑掉。

阿華 我不明白。進監獄的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

劉氏 是麼？

阿華 可是我不說的時候，我也不願意別人說。我說實話吧！你所想的都錯了。周家爺兒倆就是造謠的人，一切謠言都是他們散佈出來的。那隻山歌也是他們編的。他們明知道這是謠言。

劉氏 是這麼一回事？那麼你自己也承認你幹的事了？我一句話也不信。什麼謠言，什麼山歌，都跟我不相干。除了事實我什麼也不信，我明白事實——我很明

白，所以我是早就看透了的。我起初就這麼猜想。我也許曾經想過——但是沒有，我從沒有想到會也有你的份兒。他呢，該已經認罪了吧；這樣纔算公道。

他大概早知道我是不會說出來的，雖然不是爲他，爲了我的父親傳給的這份家，爲了我的雲姑，爲了我自己，我總會說出來的，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我爲什麼還要閉嘴不說呢？他們公然唱着這樣的歌。

阿華 只要你不作聲，別人隨他們去唱好了。

劉氏 不作聲？幫你的忙？我一見你就要喊

！我要使村裡都轟動！

阿華 別傻了！有什麼用呢？

劉氏 自然，你殺一個人的時候，你不是一個傻子。可是你幾乎把這屋子裡的另一個人也殺了——或者你已經殺了他了。

阿華 要是從前我是一個傻子，現在我可不是了。

劉氏 你一個沒有胆量的人！你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阿華（向曉槐）老爺，太太同你說話呢。

曉槐 阿華！

阿華（向劉氏）你看他也聽見了。

劉氏 是的，在這個人面前低着你的頭吧。

屈伏的東西！你的下半世就是他的奴隸。還有什麼運命比這更可怕的？現在這屋子有了主人了。他比你更是嫉妒這種榮幸的。

曉槐（向劉氏）雲姑的媽！

劉氏 我說話的時候，你插嘴。你簡直不把我放在眼睛裡！

曉槐 我要是真有人性，我早自殺了，這樣一來什麼都解決了。

阿華 啊，老爺！

曉槐 住！去你的！你等着做什麼？你想我屈伏向你哀求麼？

劉氏 啊！

阿華 不，老爺。我就走。（向劉氏）沒有

我，就不會有殺人的事。你雖然失去了一個女婿。現在你另有一個了。因為血流得太多，所以他還昏迷着，那是就會好的。還是他好。我是一個好醫生。你總有感激我的時候。別忘了。我就告訴你怎麼樣。（下）

曉槐 別再哭了。我不忍看着你哭。我是值得流這些眼淚的。我應當永不再回來；我應該餓死在叢林裡面——他們要像一隻狼似的窮追我。我不會把手舉起來的。別怪我！我已經再三同我自己說過的。比你說的次數還多。我老是自命為兇

手，殺人犯。讓我去吧。這裡不再是我的家了。趕我走！我只等着他們來捉我。我沒有勇氣自己出去自首，我太弱了；我的心已經銷沉了；我已經走到末路了。如果你不要我，告訴我讓我走吧，我要爬到大路上把自己拋在野地裡，像你從門裡丟去一塊臭肉一樣。

劉氏 不錯，趁早屈服了吧！爲了你，我們一家的臉都丟盡了，全家都毀了，我的女兒的名譽掃地了！對於你，我應該是法律：你應該想到我。你以爲我相信這些眼淚是因爲我第一次看見你哭麼？自從你心裏轉着壞念頭的那一天起，你就

應該哭，這比你把眼睛轉到不正當的地方去總好點。現在你哭了——但是叫我怎麼辦呢，看着我。誰也不會知道我的經過。總不至再糟了吧。我願意不想起，但是我一定要想——我總要想怎麼樣可以把我們家裡的醜事掩過去，不要讓人家看見，怎麼樣不至于把我們家裡的一個人下到獄裡去，那個人，就是我把他帶來做我們當家的！這是我父親遺留給我的家，我的弟兄們曾經提心弔胆地在這裡住過，此後他們都出去幹各人的事去了。他們再回到這裡來的時候，總得要和他們離開的時候一樣的體面。別哭

了；別低着頭了。像我這樣，把頭抬起
來吧。一會兒官員就要到這裡來把我們
捉去了。把你的眼睛擦輕了吧；這樣哭
下去，要哭出血來的。喝一口水吧——我
希望這水是有過毒的。別喝得這麼快，
你太熱了。樹刺扎了你的皮了。你受着
刀傷了。讓我替你來洗一洗；看你這樣
子，真叫我的血都快凝住了。

曉槐 望你可憐可憐我吧！你不明白。別同
我講了。只有我應該說話——我應該像
劫數到了的時候那樣的懺悔！你不知道
我曾經如何奮鬥過。這些年來，我日
夜地彷彿和一個比我更強的人在爭鬥着

，這個人拉着我到我所不願意去的地方
去。

劉氏 但是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你起那壞
念頭的呢？什麼時候起的？

曉槐 我不知道。這念頭像閃電似的突然而
來。一個人生平總有幾種壞念頭的，不
過這種念一過去，就不要緊；牠就會消
滅了。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我的
父親打我，我的心裡馬上這樣想：「但
願他死！」但是我想了不久就覺得慚愧
起來——我慚愧我竟會有這樣的念頭。
我的心麻木了，唯恐真應了話。就從那
一天起，我更愛我的父親。過了幾年，

他死了，我雖已長大成人，我爲了那種念頭，還是非常難過，像對於他的死一樣的難過。這一次也是一樣的；但是這念頭還是存在。我愈想去掉牠，牠愈是不走。你總不能說我不愛你。我一天比一天地愛你！你不能說我心裡還想着別的女人——而且我也沒有想到過「她」。但是我一覺得她在我身邊的時候，我的血就燒起來了，我們坐着吃飯的時候，我連着都不敢看。我不論轉到那裡，她就我的面前——總是這樣！晚上，我們睡在床上，深更半夜，非常靜寂的時候，我睡在你的身邊，但是一切我所能

覺到的就是她，我聽得到她的呼吸，彷彿她的嘴唇就在我的耳邊。我因爲怨恨，因爲傷心，曾經流過淚。我求過菩薩，我罵過我自己。我真要把自己——把她一同殺死，過去的我的痛苦真是說也說不盡。有幾次，只有我同她倆個在一起，我總是躲開她；不然的話，我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許會同她親嘴，我也許會用刀刺她。

劉氏 是的，你瘋了！你自己却不知道。除非一死，不能了結。我們爲什麼不替她找個男人呢？她早該出嫁了。你不應該從成富的手裡把她留着。

曉槐 不是釐不錄的問題，是走不走的問題

。沒有她我活不下去。我一天到晚想着她。一切她所恨的，她所怨的，她所反到的——都傷了我的心；所以我不能不依賴着她。我不能沒有她而生活；她是我的一部份的生命。過去的就是這樣——我自己還沒有實行過，因為在我看來總彷彿做不到的——這種事情真是做不到的。現在我向你和盤說出了。這是實情！這都是實情！你也許會饒恕我，但是我永遠不能饒恕自己。

劉氏 一個人犯了罪，饒恕也是枉然的。我

不饒恕你，你也是有罪。當初我一聽到

那話，我真覺得你罪該萬死。現在我可不知道。你做過的都做了，你真是罪孽深重。但是你對於雲姑，對於我，一向都很和好。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你一來到這裡，對於一般僕人也都不錯。你很大厚道，還竭力替我們家裡爭面子。一個好了這麼久的人，決不能一旦就壞到這般地步。可是事實竟然會是這樣。真使我寒心。我的母親在世的時候，她常說世事難料，有許多預料的事總有一天會實現的。我們都不信這話；我們常笑她。但是我現在知道這話一點都不錯。死了的人雖是已經死了，其實他們死了還

是和我們在一起。他們總是和他們生前所愛的人所恨的人在一起，他們日夜和我們一起，我們看不見他們，他們總是在我們耳邊低聲說話。他們把各種奇奇怪怪，好好壞壞的念頭放在我們的心上，真想不到這些念頭都成了我們的了。

曉槐 你的意思是！……！

劉氏 報仇！這就是前世的報應。雲姑的父親在九泉之下決不會饒恕我的；他不願意他的女兒有第二個父親。有些事情在這一一生中我們是解釋不明白的。像你這樣的好人決不會忽然之間變壞的；因為從前你是個好人……

曉槐 不錯，我爲人一向很好。你說這話，真使我高興！

劉氏 (聽見隔房有聲音) 噓！別這樣大聲！我聽見有人在別間屋子裡呢。這是成富的父親和他的朋友。他們是來搬他去的。如果是法官，他就會從這門裡進來。在這裡等着；我去看看。進去洗一洗，換件襯衫。別讓人家看見你像這個樣子。你看……

曉槐 簡直像一個兇手吧！

劉氏 曉槐，別說了，別說了！我們別在牽到這些事上去了。我們不得停止談論；這是最要緊的。我們然後纔能想。雲姑

可以讓她到東鄉尼姑庵裡去住幾天。她都很喜歡她；她們常常問起她的。然後我再寫信給她的姑姑；她的姑姑也很喜歡她。她可以到她的姑姑那裡去住。她出嫁也好，誰會知道？那邊有的是好孩子——那村裡也很富裕——雲姑在我們的兒女回到這種來，我們就成了外祖父外祖母了，讓他們圍着我們漸漸年老起來，家裏可以重新有快活的氣象了。如果單是……

曉槐 什麼？

劉氏 如果單是……

曉槐 那個死人。

劉氏 是的。他要老在這裡，在我們之間。

曉槐 老在這裡。其餘的人我們可以忘了。

(進房裡去)

(雲姑上。)

劉氏 雲姑！你來啦？

雲姑 不錯。爲什麼不來呢？你不知道麼？

成富的父親和別人都來了。

劉氏 他們在幹什麼？

雲姑 他們彷彿更公道了；他們發現他好了

些非常驚奇。他們現在等着法官。法官

一會兒就來了。

劉氏 我去看看他們。

雲姑 母親，我見有些事情要同你說。

雲姑 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你們要把

劉氏 你可有些事情要同我說？有什麼事？

我送到東鄉的庵裡去關起來，我想，要

真把我嚇一跳。你從來不說什麼事的。

關我一世吧。

雲姑 你們說我的話，我都聽見了。

劉氏 你怎麼能這樣說？你不是自己告訴我

劉氏 你在門縫裡聽的，是不是？

說你願意到那邊去同尼姑們住些日子麼

雲姑 不錯，我聽，是我的責任。我一定得

？我不是因為怕你見了庵堂裡的情形不

知道知道你同那個人幹些什麼。彷彿我

肯回來，曾經阻止你去麼？你不是常常

們家裡只有我礙事。我並沒有做錯過什

求我讓你到姑姑那裡去麼？現在這件事

麼事，所以我應該受罰，你却同你的丈

對於我們大家，對於我們的家，就是你

夫留在這裡尋快樂。你原諒了他，把我

的家，都有利益的——我告訴你，我們

趕出去，于是你們可以單獨在一起了！

都要自尊些——現在你要怎麼辦呢？你

劉氏 你在說些什麼話？誰要把你趕出去？

希望我把我的丈夫——你應當像父親那

誰告訴你這話的？

樣愛他的人——拋棄麼？

雲姑 你和王媽都是半斤八兩。我想這都是

我的錯兒吧？

劉氏 我並不這麼說。但是他從沒有把你當作女兒過，因為你對於他從來不像一個女兒的樣子。

雲姑 我想我在他的臉上誇耀過自己吧？我想是我使他殺桂林的吧？

劉氏 別這麼大聲！有人許會聽見的！

雲姑 這一次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隨你自己的便了。你要救那個人，你就靜默起來，但是我可得把實情都告訴法官，告訴大家。我只管我自己的名譽，不管那個人，他不要臉，他毫不認臉——他是

一個犯人！

劉氏 住嘴！別這麼大聲！聽你說話，我的心都凍住了。你恨他——可是我早已饒恕他了。

雲姑 不錯，我的確恨他。我的確一向恨他，他也明白的。要是他不願意我說出來，讓他把我殺了好了。我可以死，死，我是做得到的。讓他把我殺了吧！那麼，也許，總有一次，你也會恨他的。

劉氏 別做聲！你聽，他來了！

（朱曉槐上。）

曉槐（向劉氏）她的話不錯。她不應該走的。我只不願意她拋棄我。要走，我自己

會走。現在我有了力了。我要到路上去見見他們。你還是讓我走吧。你的孩子還是你的。你會原諒我，但是她決不會。她一開頭就恨着我了。

劉氏 不，曉槐，你不要走！曉槐，我的生命！

曉槐 不，讓我走，否則我就去叫成富的父親來，把事情告訴他……

劉氏（向雲姑）現在你瞧，把事情弄得這麼糟！這是你的錯兒。曉槐！曉槐！

雲姑 母親，別讓他走！

劉氏 呀！

曉槐 不，她想陷害我。（向雲姑）爲什麼你

這樣恨我呢？你從沒有叫過我一次父親。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啊！

雲姑 母親！母親——

曉槐 熱情的女人，熱情的女人！我把頭低下了。但是我怎麼會愛了你呢？

劉氏（向雲姑）叫他一次父親。

曉槐（向劉氏）她決不會原諒我的。

劉氏 但是她一定得原諒你！（向雲姑）用你的手臂抱住他的頸子。叫他父親。那麼，就是死了的人也會原諒我們，我們就可以很快活了。

曉槐 女兒！

雲姑 曉槐！……我的曉槐！（兩人抱着接

吻。)

曉槐 呀！

劉氏 可是你沒有叫他父親。她昏迷了麼？

(向曉槐)啊，嘴唇接着嘴唇，你的手臂
摟着她！去，去吧！(向雲姑)現在我

明白爲什麼你不叫他父親了！現在我明

白這是你的錯兒——我咒詛你！

雲姑 是的，過去的都是我的錯。殺了我吧！

這是實情，這就是實情！我只愛過他！

曉槐 呀！

劉氏 你說什麼？什麼？我要殺你——不錯，

去你媽的！

曉槐 站到後面去！

雲姑 救救我！

曉槐 我說，站到後面去！

劉氏 呀！現在我明白了！現在我什麼都明

白了！就是這麼回事！殺人算得了什麼
？我們都一起死吧！(大聲向外喊)來，

大家來呀！兇手在這裡！我捉住兇手了

！把這個壞女人捉了去，她並不是我的

孩子！

雲姑 (向曉槐)跑！快跑！

曉槐 好的，一起跑，到地獄裡去！爲了愛

你，我入地獄。來！他們要在亂石之間

像野獸似的追逐我們。爲了愛你，爲了佔

有你，我情願做不知有父有母的野獸！

劉氏 救命呀！救命呀！快來！兇手！兇手

在這裡！（擋住曉槐的出路。）

（阿德，阿華，王媽從各邊的門裡

跑進來，後面跟着許多村人。）

曉槐 讓路！誰擋住我誰小心！

劉氏 別動——你這兇手！

曉槐 告訴你，讓路！

劉氏 除非在我的屍首上過去！

曉槐 好——（舉起鎗來向劉氏開放。）

劉氏 啊！（倒地。）

王媽 啊！太太，怎麼啦？阿彌陀佛！

阿華 你幹了什麼事啦？

有一個人 殺死他！

曉槐 不錯，殺死我！我不抵抗！

阿德 不，別殺他！同他打官司去！

王媽 就是這個人——這個壞人！太太！他

把她殺了！——太太！你聽見了麼？

劉氏 王媽，聽見了。別讓我不懺悔就死吧

。現在我就快死了。這血啊……不要緊

——雲姑！雲姑！

王媽 小姐！——姨，她到那裡去了？

雲姑 母親，母親？

劉氏 呀！現在你不會爲他哭了吧？我很安

心了！

雲姑 不，母親！你是我的母親！

王媽 她就要死了！快一點——太太！

雲姑 母親，母親！

劉氏 這個人現在不會再害你了。你得救了。
。這救人的血，菩薩的血！我們家裡可
以太平了！

——幕下——

（全劇完）

本刊第五期要目

- 劉三妹（五幕創作歌劇）……………予倩初稿
現代戲劇大綱……………春冰譯
倍奈文德及其近作……………彥祥
熱情的女人（三幕劇）……………馬彥祥改譯
蘇維埃政府下之戲劇……………春冰譯
熱情的女人（第二幕）……………馬彥祥改譯
老生常談……………彥祥譯
我愛，天亮了（三場劇）……………顧仲彝意譯
歐尼兒與「奇異的插曲」……………春冰
自我演戲以來……………予倩

英國戲劇協會之過去與現在

春冰譯

——英國 Clifford Bak 原作——

一、

許多人都知道在禮拜日晚演戲的多少組織中，戲劇協會是始作俑者，大家都知道蕭伯訥之成爲聞名的戲劇家，也是由於戲劇協會；但是此外有多少值得頌揚的事，知道的人便很少了。而且，有些人竟這樣想，以爲戲劇協會在近年來並沒有多少成就。這種錯誤，只要稍一陳述事實便可明白，因爲在一九二八年，戲劇協會首先把 John van Drueten 的「小鳥得來」(Young woodley) 劇本在倫敦上演，一九二九年便上演 Sheriff 的「路的盡頭」(Journey's End)。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在阿蘭小姐 (Miss Maud Allan) 瑞金公園的宅第裏，開同樂會，紀念三十週年，並且在那大而可愛的花園裏，當時表演了一齣短而加音樂的實事劇。因爲戲劇協會團體很馳名，所以有許多客人在當作劇場用的大跳舞廳中尋不到位子，只得吃着三德維治，觀着星斗以自娛。阿蘭女士同戲劇協會沒有什麼關係，肯把她的宅第借來開

慶祝會的一個有名商業劇團的經理，立刻同意在這裡表演一齣時事劇，吉伯司（Armstrong Gibbs）先生又毫不躊躇的爲這齣戲製譜，這類事實，很足以代表戲劇協會所常鼓舞起來的精神。戲劇協會永遠是一個不謀利的團體，由熱心的愛美劇家管理，由「戲劇界」的努力善意維持。我猜想二十世紀在英國享盛名的男演員與女演員，沒有不爲戲劇協會作過戲的；我還想這樣說，凡是有味道有智慧的戲劇家，沒有不爲戲劇協會演過戲的。在三十年的歷程中，協會也自應有其凡庸的時期，這是很明顯的，不過試一研究牠的紀錄，便可以知道這樣的時期不但很少而且很短。我們常常聽見說，戲劇協會之存在，已經超過原來的宗旨，這種呼聲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便有了。在我個人的意見中，在戲劇協會史中有兩次牠的價值最高：第一次是在協會成立的時候，那時候倫敦的劇場不能供給智識界看客的需要；第二次便是在目前，因爲只有這個協會是選劇本爲劇本本身的成就，而沒有賣給那一家經理的思想之團體。

要想完全了解戲劇協會之成就，必記得二十世紀中世界經過多少的變遷，協會的董事會怎樣有胆識地把着舵，航過了這三十年。爲便利起見，協會的歷史可以劃分作五個時期。在

這五個時期之後，我再加上未來之希望의 脚註。

二、易卜生——蕭伯納的階段（一八九九—一九〇三）

一八九九年時，很安適的住在倫敦城裡的費爾賽人，(The Forsytes) 正在意氣洋洋的時侯。英倫已經太平很久了，他們就猜想維多利亞的精神會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樣的永存。誠然，因了唯美運動起了波濤，畢竟，吉爾伯 (W. S. Gilbert) 和 Punch 雜誌中幾幅畫便把波濤爆炸，自然，有幾個迷夢家在那裡主張婦女自由嘍，社會主義的信條嘍，甚至於有人在講一位硬頭硬腦而宗旨不正的戲劇家叫易卜生的好話，在這般 Forsytes 看起來，無論如何，這一切都不久會過去的。不久，婦女就又合乎狄根的理想的女性了，社會主義就會被人忘却了。幸而還好，易卜生這傢伙的戲，檢查員一齣都許演。

然而有六個人決斷地認為倫敦裡必有大部的，以，對於劇場所要求的，是比傳奇劇，淺薄的短劇，情感虛偽，柔靡淫亂的音樂真劇要好些。東西，裡面有兩個人 (Janet Achurch 和 Charles Charington) 是職業的演劇家，或許便是他們找來幾個願意破很多工夫而不為金錢報酬的演員。其餘的四個人，便是 Walter Crane, Grant Richards, William Sharp 和 Freder

ick Whelen，在這裡面，Whelen 命中註定了要作那特別苦工的主席。

在一八九九年的七月——正是 Boer 戰爭爆發的前三個月——他們六個人和其餘的熱心家五十餘人在紅獅區一個房子開會，戲劇協社遂告成立。他們自然認得清楚，如果要想得到演員，勢非在禮拜日晚上演戲不可（那時候禮拜日是不能演戲。）在一八九九年的時候，在禮拜日晚上找個劇場演戲，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於是，他們就決定「在大的畫室集合」。近一步，爲了開銷的原故，他們提議演戲「穿服裝而不用佈景。」不幸，可以借到的畫室，却沒有他們所理想的那樣大：於是坐在二輪馬車裏，心惶意亂的，走了倫敦的大部分，抱着很大希望去查看圖書館，馬戲場和滑冰場。好像這些地方的主人，都是敬神畏神的，對於這種提議，都是縐起眉頭來：直到出人意料，皇家劇場 (Royalty Theatre) 的經理，竟肯顛覆傳統，打破習俗，使 Jimmy Welch 得以上演戲劇協會第一齣戲「難言也」(You Never can Tell)。這次演戲的戲單，現在已經值二十五磅英金了。

在最初的五年之中，協會實演過許多值得注意的戲，而特別加重的是易卜生的戲——那時候易卜生被英國人看作惡魔使者，家庭的破壞者，同時是一個對青年婦女灌輸壞思想的不

道德的人——和蕭納伯的戲，那時候沒有人知道蕭伯納是戲劇家，只拿他當作一個無事生非的新聞記者，和一個人無時或已煽動有頭腦的人的政治上的搗亂鬼而已。這一時期的戲，易卜生的有四齣（即青年結社，社會柱石，海上夫人，死人復醒），霍夫特曼有兩齣，有希望的戲劇家穆發（Somerset Maugham）一齣，巴克（Granville Barker）一齣，蕭伯納五齣，這五齣便是「難言也」（一八九九年）Candida（一九〇〇年），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一九〇〇年）華倫夫人之職業（一九〇二年）可敬的 Bashville（一九〇三年），許多經理都不肯借劇場公演華倫夫人之職業，所以委員會一直到上演的前三天才給劇本找到了地方。

會員絕不怕遭境困難，但是他們也有不堅定的時候。譬如說，演 Bashville 時候，前面還有兩個戲，在戲單上印着小字說：「會員願意在本戲開始出場時，幸勿擾亂秩序；一切不愉快的表示，須俟閉幕以後。」在那些時候，也有年餐的辦法；很值得紀錄的，便是在一九〇四年的年餐席上，劇本在社會上剛剛突然馳名的蕭伯納演說道，「我從前有一種理想，以為在許多出類拔萃的文人書桌裡，一定存有許多劇本，只要公演出來，便可形成極優美的戲劇。不久我們便發現沒有那樣的劇本，簡直沒有；結果是，我既然夢想有這樣的戲，我自己

便迫於不得不寫的地位了。」過了一會兒，他的講演裡又說：「如果不是爲了有可以演我的戲的劇場，我真沒有勇氣以評劇者來作編劇家。……我已經有作戲劇家的機會，不必再寫一定會放在書桌裡或是止於印在書本上的劇本了。」

在一九〇三年末，作了許多發掘的工作。有聲望的幾個人都承認易卜生是造詣非凡的戲劇家了；梅特林克，高爾基，霍夫特曼，黑哲爾曼，巴克，穆發，和韓金(St. John Harkin)的戲劇著作都介紹到倫敦來了；蕭伯納開始作馳名的戲劇家的事業。

創辦者的熱誠實在可以欽佩，那時候他們所遇到的困難是前所未有的；最初的會員之熱誠，恐怕同樣的可以欽佩，不過也許性質兩樣點罷了。我常常懷疑他們是不是因爲單純愛好良好戲劇之熱誠而興起。我懷疑他們是熱心幫助維多利亞主義之葬體的；他們之需要社會主義的，女性解放宣傳，和需要美麗而有思想的戲劇一樣的迫切，當他們在禮拜日的晚上向劇場前進的時候，因爲顛覆了當時的教規，便頗有一種好戰的愉快。

三、從白理歐到本內特(一九〇四—一九〇九)

協會不久便成了極大的成功。對於一切有修養的觀衆，直是一具磁石——惟一的磁石。倫

敦「智識階級」大多數都參加了，戲劇協社演一次戲已經算是社會上一件大事。他的董事會在一九〇五年已經是一具很有力的樞機，裡面有巴利 (J. M. Barrie) 柯爾文 (Sidney Colvin)，韓金，歐里維葉 (Sidney Olivier)，皮來費爾 (Nigel Play fair，擔任圖書) 和蕭伯訥。巴克當協會的導演頗為努力。因此，協會直到一九〇六年方才興盛起來，真是一件可驚異的事。在一九〇五年的年餐後，蕭伯訥先生說：

大家都很熱心地飲酒為協會壽，而協會的健康仍舊在很可慮的狀態中。我說話的時候要特別的審慎，不要製造出一種意見，認為我們的協會是一個興隆的團體。興隆不是我們的事；我們的本分只是一種荒涼的希望。

在一九〇六年協會公演蕭伯訥的人與超人，以後再過九年，蕭伯訥才又出現於協會的戲單上。也許是，蕭伯訥先生已經成了商業的編劇家，怕因為他的戲會使協會興隆起來，就如同一個法國人爲了別件事對我說的一樣，就“Sit back and bloat”了。

董事會雖然失去了蕭伯訥先生的戲，但繼續以很好的戲供給會員。其中有托爾斯泰，蘇德曼，霍夫特曼，魏德鏗 (Wede Kind) 白理歐 (Brieux)，夏芝 (Yeasts)，韓金，梅茂

華 (Mc Evoy)，巴克的戲。到這時期之末，便演本內特 (Arnold Bennett) 的戲。在那時候，無論如何，白理歐是偶像，在兩年之中，協會把他圖解式的戲演了四齣；由這件事實可以看出協會對社會學還是和對戲劇藝術一樣的關心。董事會對易卜生的戲還是酷愛，在一九〇六年，協會上演奧斯特拉的因格夫人，在戲單上加上一節可憐的辯護說：「這個戲本一定成爲失望的東西；但是如果有人想看一看那樣完美無瑕的技術是從怎樣平易的開始中產生出來的……這戲本便不會不感到興趣了。」在我們看起來，照看着戲劇現在進展的方向，那時候董事會特別感覺到的因格夫人缺點之一便是應用獨白，我們的確感到興趣了。假定像「奇異的插曲」這樣的戲，他們又要怎麼說呢？

他們還有些得意似的，說明在大不列顛的戲裡，實在找不出值得上演的；這樣的自白惹起一個會員的抗議，他認爲一定可以找出一齣比因格夫人好些的戲。後來轉而求之於國貨，他便是責任者吧。至少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〇七年，董事會已經對易卜生說再見了，同時陸續不大間斷地演出巴克，梅茂華，和韓金的新戲。一年以後，發現了名小說家本內特 (Bennett) 的兩齣戲「愛神與常識」，「觀衆需要他」這樣一來，他又和從前一樣，可以作

當時的先驅了。

四、檢察員，柴阿夫。與對立的團體（一九一〇——一九一四）

戲劇協會在好的戲劇方面覺醒了很多人的注意，因此，在愛多亞朝（Edwardian Age）之末葉，許多同類的組織崛起，弗羅曼（Frohman）很英雄氣概地想在 West End 設立遊行劇場。其餘如伯明罕，都柏林，曼開士德，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幾個地方，都有了遊行劇場。在倫敦有劇員協會（Play-Actors），先鋒劇員社（Pioneer Players）和其餘的禮拜日會社都開始工作。一九一二年，紐約的戲劇協會成立。這些團體裡有很多（恐怕是大多數）在大戰前便銷滅了，有的因為缺乏給養，天亡得更早些，戲劇協會對這些團體都是很義氣的，盡力予以扶助同鼓吹。在一九一〇年以後，他本身的會員漸漸的減少了，據我猜想，很多對立的新團體成立，每個團體都把從前擁護母體組織的人誘了走，會員喜歡最新最時髦的東西，也就去了。

在這一個時期，值得看的戲有櫻桃園，萬尼亞叔父（柴阿夫著），米齊伯爵夫人，綠鸚鵡（顯尼志勞作），Elizabeth Cooper（喬治慕耳著，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一個名叫Edith

EVANS 的女優在裏面演。)約翰馬斯非爾德 (John Masefield) 本來有「永存的慈悲」一劇，博得極大的成功，這次改換方向，供獻一齣新希分式的 (Neoshavian) 戲，名叫彭北大王 (Pompey the Great) 一般人說在一九一一年演的櫻桃園，即使在戲劇協會的觀衆中，也不免受到挫折。在第一幕，觀衆寂然不作聲，在第二幕中，據說他們便走出去了。在十八年前，大家誤以爲柴呵夫清新的文字是淺薄的，誤以爲他那自然的對話，是無目的的漫談。董事會不管這些，又把他的萬尼亞叔父拿上舞台，這的確值得後人的讚揚的。

當時，他們正在發動要求撤廢檢察制度。這又可以見其非凡。因爲一個組織去覓取禁果，是最容易得到援助的；我想戲劇協會和後來的鳳凰劇社一樣，因爲沒有幾齣使檢察員嚇倒的戲，不能滿足觀衆的盼望，因而失去了幾個會員。在一九一一年反檢察員運動遂達高潮。委員會起草一個請願書，簽名的凡戲劇家六十人，(還有點奇怪的是威爾士 H. G. Wells 也在其內)，其他名人一百人，經過相當的時候，請願書達到國王的面前，勝利的宣告是我在戲劇協會案卷中最後找到的。

萬尼亞叔父於一九一四年夏季上演，三月以後，世界大戰開始，假使董事會看起來大戰

延長得那樣久，或者他們就把戲劇協會鳴金收兵了，若不是幸運的降臨，便是特別的聰明，他們作出驚人的發現，遂使協會在從未遇到的最大困難中得以度過。

五、幾個老作家（一九一五——一九一九）

最初，一般讀者大概還記得，大戰抹殺了其他一切。

一九一五年，會員二百人退會，翌年，大家看出來戰爭狀態一定繼續很久，於是協會又有新會員的記錄。

不待說，董事會在這時是採取試驗的態度了。在一九一五年，協會上演流浪者，這是孟羅（C. K. Munro）所作的嚴重劇之二，對於他直是有力的保障，而藝術家所認為最有價值的聞名，他也得到了。在一九一六，十二年以後因執迷者一劇大成功的梅蘿生（Miles Malleon）那時已有一本叫做青春的戲，印在秩序單上。在一九一七年，不大爲人所信的蕭伯訥先生，又以阿古德盡了職（Augustus does his Bit）一劇重回故林，馬士非爾德又以 Good Friday 一齣很可注意的韻文劇，重新出現。不久以後，董事會出了很驚人的報告，說：「對於青年和無名作家的獎勵，使協會原有的斷頭台上又多添了一塊木板，不然那斷頭台到現在恐怕已

經場台了。」至少有一個會員聽到這樣的宣告，懷疑到協會要化石了；不過他之懷疑，恐怕一半是因爲幾年來他邀請「獎勵」而不得的原故。

在上述這樣驚人的發現之後，董事會可以決定謝絕青年無名作家了；換言之，觀衆實在歡迎重演英國舊戲。一九一五年，他們上演了補充大員（*The Recruiting Officer*）；一九一六年上演 *The Double Dealer*；一九一七年上演「以愛報愛」；一九一八年上演「世態」（*The Way of the World*）一九一九年上演「太太惱了」（*The Provoked Wife*）。因這些舊的傑作之勝利，遂成鳳凰劇社成立——其結果真是可憐。

如果我們看看在大戰中演員是怎樣的稀少，對戲劇的興趣是怎樣的低落，而且一切的價格是怎樣的漸漲，那麼對於不但使協會在大戰中存在而且在紀錄上增加了新戰利品的人，其大無畏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的崇敬了。

六、古人與今人（一九二〇——一九二五）

一九二〇年董事會開始組織鳳凰劇社的時候，簡直自己不大明白作的什麼事。要鳳凰劇社上演伊利沙白時和復興時代的舊劇，而舊的協會仍舊復返原來的宗旨，上演近代劇中的好

劇。其成績是很可驚的，有許多人（其實，我也是裏面的一個）覺得兩個團體都加入是不容易，與其加入戲劇協會，不如加入鳳凰劇社，他們的戲至少有優美而偉大的英文可聽，便在戲劇協會裏退了會而加入這個新的事業。因為這種山崩的結果戲劇協會不久便遇到了財政的困難；有兩件事都帶諷刺的色彩，第一便是鳳凰劇社在最興盛的時候為其先祖（戲劇協會）加演日場，第二便是兩年以後鳳凰劇社已經消滅了，而戲劇協會還在上演着極可注意的戲。

戲劇協會在一九一九年，毫不顧及用費上演春越（Herbert Trench）的富麗堂皇的戲，拿破崙。在一九二〇年，戲劇協會彷彿在表示他仍舊是英國劇場的先鋒隊似的，表演愷撒（Georg Kaiser）的「從早晨到夜半」，在倫敦這是德國第一齣戰後戲；還不以此自足，又進而演「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用英文演毗蘭德維的戲。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實演孟維更彪大的作品。實在，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這一節中，其所演的戲格調高了，那些喋喋不休說戲劇協會已經衰落的人們，可以住口了。他所選的戲是「進步」（孟羅作），「群衆與人」（Toller），「快樂之園」（Beatrice Mayor 作），和倫敦所看見的第一齣表現派的作品，萊司（Elmer Rice）的「計算機」，一九二五年，接着演「一個有塊不幸麵包的人」，是一齣很優美的文

學劇，果然大為成功，為始料所不及。

七、最近歷史（一九二六——一九二九）與未來

最近四年戲劇協會所作的工作，大家還沒有忘記，用不着贅言。一九二六年惠特華斯夫人（Mrs. Geoffrey's Whitworth）為實演英國好的新劇作而成立的「三百俱樂部」遂與協會合併。演兩齣 D. H. Lawrence 的戲和小烏得萊，都是惠特華斯夫人的主張。戲劇協會在這時實演了 James Joyce 的「流放」，孟維的「山」，歐尼兒（Eugene O'Neill）的勃郎大帝，（The Great God Brown）——歐尼兒這戲用最新的方法，是一個很有趣的試驗——在一九二九年之初，便開始打破紀錄的大戰戲，路的盡頭。

戲劇協會實演了一百三十三齣戲。上面一線所舉的戲劇家的名字可以看出來重要作家的著作很少遺漏，並且從蕭伯訥到施瑞夫（Sheriff，路的盡頭的作者）的紀錄，實在是歐洲人眼光中救出英國劇場名譽之獨一無二的方法。這是不錯的，而且在戲劇協會工作的人，沒有一個是為利益，所以在很長久的歷史中危難的時候，我肯應聘擔任主席。目前協會無法避免的困難有三。第一為多少敵對團體之存在；第二為因小汽車之製造擴展而養成星期末遠

足的習慣；第三，如果我們演完的戲普通劇場也演，那會員便發怨言，說沒有入會的必要，如果我們專演普通劇場不演的戲，那麼在以賣錢為戲劇主要目的的人恐怕比我們更要成功些；這個難關有沒有方法逃過的。

至於我，我就建議董事會最初的辦法一樣，協會沒有一個戲是希望賣的，現在還要不管普通的成功；不過在這一天比一天商業化的戲劇界中，如果愛好戲劇的人不以協會為非商業劇的沙漠中之良田而加意灌溉，再來採取這大胆的理想政策，也許會危險吧。對於我們劇場仔細考察過的人，已經看出現在有許多戲是預備賣很有價值的「有聲電影」版權的。我以為凡是聰明的人，總不會看出「有聲影戲」是可以毀真正的劇場的。正相反，我相信，正如同「無聲影片」一樣，愛多亞朝的劇場便不以熱鬧為多事一樣，有聲電影只能把劇場中不甚聰明的觀眾引了去，把不甚可羨慕的經理「毀」了。在目前，戲劇協會還是不變初衷，是心目中我們劇場好聲望的人們之中心，也是對思想劇，動人劇有胃口的人們的中心。

我們需要更多的會員，更多的金錢，更多的熱誠，在要得到上述三者的途中，我們有兩個障礙物，第一件是一種舊觀念，說是協會現在的存在已超過了從前的目的，如果商業劇場

的經理都在上演好而且新的戲，那麼這話才能算不是假的。事實上是，他們因為開銷太大，不敢試驗，如果禮拜日會社能夠存在，那麼裏面較好的會社當然更容易存在，我和許多人一樣是決不遲疑地承認戲劇協會是第一個。第二件障礙可以這樣說明，前天一個紳士慶祝我「把戲劇協會公之大衆」，還有許多的人問我「要作會員是不是很困難」。無論是誰寫信給協會的秘書 (Crown House 143 Regent Street) 索取詳章便可以知道一點困難都沒有。和在不

夜天吃一頓飯一樣容易。

(完)

運命的猜忌

——獨幕劇——

暹羅P.煥畢里查著
陳毓泰譯

人物：

×公爵 不登場

皮莎（其妻） 四十歲

瑪芬（其女） 十九歲

玫瑰（公爵前妻所生之女，已

嫁） 廿六歲

仙吹（傭婦） 廿九歲

此劇發生于最近的暹京城裏。

佈景：

在公爵夫人家里的一間佈置

華麗的客廳裏。右手開一門；

過去則有一窗戶。靠左手置一

長桌，上雜放着各形各色的新

婚禮品。另外一個有抽屜的書

桌，置于稍傾向台中央的空地

。同樣地，桌上也放了幾件較

為珍貴的禮品。

幕開時，仙吹獨自一人在啓

視所有的禮物底包裹，間有幾

張紙片掉在地上。當她在工作

着的時候門外的鈴聲响着。她於是順手取起地上的紙片兒而下。

隨後，門外傳來了人談話的聲音；接着仙吹引玫瑰上。

玫瑰是個外貌不揚而且凡庸的婦女。露着頹唐的神色，不笑。戴眼鏡。

玫瑰： 噢，沒有人在的嗎？

仙吹： 公爵夫人還沒有回來；瑪荳小姐又在樓上換着衣裳。要不要我去叫小姐下來？

玫瑰： 不必，讓她舒適地換衣裳吧！哦

，仙吹，因為任何事物都得變換的，所以我倒不覺得它是可驚奇的。也許這些禮物送來很多了吧，仙吹？

仙吹： 是的，今天送來的禮物，要比較昨天的多些。

玫瑰： 哦，我們的小姐真是幸運呵！

仙吹： 那也是應該值得欣喜的，玫瑰小姐！

玫瑰： 說的不錯。（走向堆着禮物的桌邊）哦，結婚的哩！倘若知道怎樣佈置它們，那也是不壞的！（在那些禮物堆里揀起一種物品）

哦，原來是一對銀鴛鴦！巴哲·述拔女士贈。仙吹，送這件禮物的是一什麼樣的人？

仙吹：也許是英斌先生的朋友之一吧？

玫瑰：那也相差得不遠了。哦，人類原是個奇妙的動物。送禮物給人家

，不過是社會習慣所使然，而不是自己存心要那樣的。嘻，完全是盲從吧了！

仙吹：喲，小姐怎麼說那樣的話呢，真的有些人簡直每次都沒感到他們是快樂的，或安心的，甚至于當他們已把禮物送給人家以後。

玫瑰：相信罷，仙吹，相信我吧！決沒

有人送禮物而不懷着其他的慾望的。哦，我覺得我這話沒有說錯的。譬如說，我要給妳一銖錢，意思就是說，我希望妳要替我作一種事情。

仙吹：小姐原可以隨時遣使我的，決不希望得着小姐任何的賞格。

玫瑰：爲甚麼呢？哦，也許公爵夫人給妳的工錢頗爲豐厚吧？

仙吹：主母照我所要求的而給我。

玫瑰：而且她也很感到滿意的吧，能夠找到像妳這樣忠心的僕人，那真

不錯哩！也許此後公爵夫人會厚待你的。可是，得了，仙吹，現代的金錢，看去頗具些相當的威力的，而不像以前的那樣昏庸的消費呀！那倒很值得歡喜的，瑪荳小姐能夠找到這麼有風彩的丈夫！（說着，取起香烟匣看）銀摻金哩！哦，質料真惡劣！

仙吹：是純金呀，玫瑰小姐！

玫瑰：哦，是那樣的嗎？那就要值上三百銖哩！比之我六個月內所得的全部薪金，還要多得多哩；

仙吹：至於我呢？那可要作上整十個月

的工作，才能換到這個香煙匣哩！

玫瑰：而且這裡所有美麗而珍貴的禮物，全是瑪荳個人所有的；那是因為她具着美麗的容貌與窈窕的身段呀！哦，親愛的仙吹！妳從沒感到那是奇怪的嗎？在我和妳，決不能得到這些禮物的，那只能許可我目眩地窺視它們，是很公平而適當的嗎？噫，這種純金的香煙匣，就是死了再復活，也是得不到的。

仙吹：我不抽香煙，而且也不需要來用

這種無謂的物品。

玫瑰：

哦，實在的，實在的。妳是趕不上時代，而且它也不是妳底身分裡所許可的吧？喲，我得適當地替妳解釋解釋一下妳的身分才好哩！那就是說：像妳這種的人，只配到這裡來當個傭婦，直到！呀，直到那個存心欺侮你，而到後來要把妳遺棄的那個汽車夫把妳帶了走。在你個人最初的念望裡，你是希冀着做到什麼爵夫人！——坐汽車！哼，汽車原是汽車，只大同小異吧了！不過，你要曉

得，你所坐的汽車，它是按價每

天租賃得來的，並不是他的呀！

仙吹：

（怒）對不住，玫瑰小姐！我得到廚房那邊去走一趟，因為女廚子不在家。

玫瑰：

那樣嗎？好極了。請妳在煮飯的時候，為我多下把米吧！然後……哦，他們就這樣子把這些禮物亂丟在這裡，也沒有人看管的嗎？

仙吹：

那不會有人來拿走的，因為我常常都是這樣出出入入的。

玫瑰：

哦，要是那樣，他們對妳放心的

嗎？

仙吹：是的。

玫瑰：哦，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請妳順便叫妳的小姐下來見我一見。

仙吹：唔。(下)

(留在客廳裏的玫瑰，不禁來往地在那些堆着各色禮物的桌旁踱着。她的視線，常常留在那些禮物堆上。一次，她拿起原先的金香烟匣，仔細審視它出產的公司。)

玫瑰：(低聲的唸) S.A.B.O

(此時門外有人在走動，響聲

傳了進來。玫瑰急忙把烟匣放回原處。公爵夫人——皮莎

上。)

玫瑰：哦，原來是養母來了！很康安吧，親愛的二姆？

皮莎：呵，玫瑰，你也來了嗎？沒有看見你已經好久了。不過——請妳再不要這樣的叫我爲養母了吧！妳不是很曉得，我不喜歡那樣叫的嗎？

玫瑰：可是，二姆明明是我的養母，怎麼……或者不是？

皮莎：也許是那樣。但是，那原不是我

的過錯；因為公爵先愛上了妳的母親，然後才與我結婚的。真的，我也頗感到麻煩，關於那些請客的事情。然而，這又是頗關重要的。妳以為如何，玫瑰？

玫瑰：也許二姆早已把牠們弄妥當了？

皮莎：真的，那是非弄妥當了不可的。

那天聚餐的各種菜色，我完全交給菜館去佈置，只要求它弄得體面，就好了。

玫瑰：哦，那些結婚時的儀式樸素，請客而不堂皇的人們，我也看過不少了。

皮莎：是呀，我得要格外小心的。不錯

，近來無論在家裡開些什麼宴會，或者其他的熱鬧，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飲食方面的。如果將那些來賓們給個個裝得大腹便便，真的，決沒有人敢議論或譏諷妳的。

玫瑰：哦，看起來，二姆未免慮得太精密了。

皮莎：真的，非這樣不可的。不過，妳對於這些禮物有什麼樣的感想？

玫瑰：全是美麗——全是珍貴！聰明的瑪荳小姐真會選擇丈夫！

皮莎：

聰明多哩！我想，要另外找像英斌那樣好的人，是不可多得的了。他之熱愛瑪芬，直如要把她整個地吞到肚裏似的。而且他對於很微小而瑣碎的事物都關心着，要井然地佈置好的。真的，也許妳對於這次的喜事，還不十分明瞭，他是唯一挖腰包的人。甚至要參加喜事典禮那天穿着的禮服，他也預爲我製好。他什麼都能顧到，沒有什麼事物會逃過他的慧眼的。他真是細心的人！噫，玫瑰，妳也許會覺到驚異的，當

妳看見了瑪芬穿的結婚禮服。據

北方公司的洋經理說：瑪利公主和苛侖拉生將軍結婚那次穿的禮服，也還比不上瑪芬的堂皇光耀哩！妳沒有被選爲伴娘，那倒有些可惜。

玫瑰：

哦，像我這樣的人，會有資格當伴娘嗎？

皮莎：

真的，玫瑰，看去好像妳對於自己的容貌不大十分的注重似的。妳之拒絕當伴娘，也還不壞哩！

玫瑰：

哦，像那些自己要刻苦地工作，每月只能拿到四十五鎊的薪金而

免強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的人們，那叫她們拿什麼來裝飾或保存他們固有的容貌而使它再格外漂亮動人呢？

皮莎：真的，話雖這麼說，可是妳也得想個法子才好哩！什麼——任着自己的美麗毀失，變成五十歲的老太婆樣，真不該哩！最主要的，能顯現較動人的，還是放下妳鼻梁上的眼鏡吧！

玫瑰：哦，那簡直就要愈顯得奇醜老朽哩！

皮莎：會年青得多的。真的，年青的人

，什麼都是新鮮而富有生命的。

瑪荳：（瑪荳手裡拿着小小的錦匣上）真對不起，給妳等了這麼久，玫瑰姊。我正在試着穿新衣。諒必妳是明瞭的，一件衣服做好了的試身，是多麼費時間多麼麻煩呀！

玫瑰：（平淡地）那我怎麼曉得呢？因為我從沒有享受穿過新衣服的福分的呵！

瑪荳：（裝着沒有聽見）這些禮物，妳覺得美麗嗎，玫瑰姊？

玫瑰：噯喲，美麗得使我的眼睛昏花了

，不能辨別其他的事物了！

瑪芬： 喲，真是……妳總是這樣的！等

一下我給妳看看匣內的東西。是英斌早上差人送來的。

皮莎： 什麼東西，孩兒？真的，鑽石耳鐲吧？

瑪芬： (開匣且取且看) 鑽石頸鍊哩！

看，看，多美麗！(高高舉起)

皮莎： 真的，美麗極了。那一定要值上幾百鎊的。

瑪芬： 喲，它的價值並非出自買它來底金錢的本身哩，母親！

玫瑰： 哦，我們看見的，不就是送它來

的人底本身的價值嗎？

瑪芬： 唔，正是這樣哩！(復將首飾置回原匣內)

玫瑰： 也可以說爲着妳而送來的呀！

皮莎： 真的，我說送給任何人都是可以的。禮物原是送者底一片誠意而顯着有價值的。

玫瑰： 哦，不過，我的意思是說：任何的禮物都是有價值的；因爲它的本身就是具有價值的物品。不然，那個敢把爛桌布當禮物而送給人家呢！

瑪芬： 喲！就是爛桌布也有着它本身的

相當的價值的！送它來的，不是在在表明送者底一片誠意的嗎？

玫瑰：哦，是一片吝嗇的誠意罷了！

皮莎：真的，玫瑰，怎麼說出那樣的話呢？總之，無論誰送禮物給我們，甚至送了爛桌布來，我們也得一一的感謝他們的厚意才好的。

瑪芬：那還成話嗎，要我們預先去暗示給他們曉得，送禮時要送我們所喜歡的物品？

玫瑰：哦，那我曾經向人們有示意過的嗎？也許我是比較地特別一點吧？我一些也沒感到大驚小怪地去

急切希求其他什麼事物，或者也跟着人家獲得資產與幸福而同樣地雀躍。

皮莎：真的，玫瑰，在理論上，妳是她的姊姊，那麼妳也得替她快樂一下，或者給你的妹妹留一點餘地，讓她平順地走過這次人生重要的關鍵才好。但是，妳要固執着你的偏見，或有着其他的存心，那也由得妳去，它是妳獨有的自由。我現在可沒有多餘的時間了，因為我此刻要去打電話叫他們把那些花籃送來才好。（獨下）

瑪荳： 玫瑰姊！我一點都沒料到你對於

我這次的喜事會下了那樣深遠的關心，而且也沒慮及妳會起了這種特殊的感覺。

玫瑰： 將自己擺在那些自己沒有的，而且不會有的可能的事物上頭，那有什麼利益呢？哦，也許有着的吧？

瑪荳： 喲！你在猜忌着我已得的幸福嗎？

玫瑰： 爲什麼我要去猜忌你已得的幸福？

瑪荳： 而且，英斌，他也是在被猜忌之

列的。

玫瑰： 甚至還想到他的腰包上面哩！

瑪荳： 喲，玫瑰姊，怎麼說這樣的話呢？真是……

玫瑰： 哦，親愛的小姐，請不必着惱吧！不過，我有時也許會想念那些不三不四的事物上頭去的。

瑪荳： 雖然是那樣，可是，難道妳應當……呀——在反來復去地數論着我這次的婚姻的？我不明白，妳怎樣會急劇地變換到這種地步？

玫瑰： 噢，你不知道的嗎？那是我底意向哩！它有什麼費解的地方的嗎

?!我此刻正在替世界迅速的進化
着急着，而且心裡也頗想通曉：
怎麼那些金銀財寶會像雨點似的
只落在妳一人的頭上？這是什麼
緣故？也許只有一門可以加以解
釋的：那就是因為妳具着一幅漂
亮的面孔罷了！怎麼他們不來找
到我？妳是個美麗嬌媚的人兒，
而我……噢，醜劣！這樣，就應
該使我獨自擔當那些可憐而困苦
的生活與日月，而與你沒有關係
嗎？

瑪荅：
喲，妳是不是在說着真話，或者

在開玩笑？

玫瑰：
那裡是在開玩笑！那些分財分贓
式的把戲，真不是一件事體哩！
哦，命運吧？命運！

瑪荅：
玫瑰姊，我時常都是堅信着：以
為妳是不拘於小節，得所自足，
不希求任何超過自己的地位的事
物的人。

玫瑰：
哦，這回，可要輪到妳那樣的費
力來加以剖解我的爲人了。

瑪荅：
雖然是那樣費力，可是我也頗喜
歡曉得你對於我這次的婚姻應有
的態度哩！

玫瑰：那也得要我跟着你們而雀躍嗎？

我又能够居中領到什麼嗎？

瑪荅：喲，玫瑰姊！怎麼說出這種話呢

？好啦，我明白一切了。剛才我是預備報告一件好消息給你的，可是現在不說了。

玫瑰：哦，瑪荅小姐，你真是孩子氣！

你以為當你那些消息穩秘了的時候，我會哭喊着嗎？

瑪荅：不錯，玫瑰姊，你將各種事情都

弄得污損了。我的初意，本是希望你于今天能夠將自己作得可愛而嫺淑些。

玫瑰：哦，我素來都是這樣的。是否可

愛嫺淑，我自己也不曉得。倘若你不喜歡時，那就請你當作和木偶談話吧，在我是不……（走向門去）

瑪荅：噢，你預備回去的嗎？

玫瑰：（轉身）哦，也許是那樣。但是，倘若能够飲一杯茶，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瑪荅：喲，回去作什麼呢？飲一杯茶吧！不過，你得把那些念頭除去才好。

玫瑰：哦，是否能夠，此刻也還不敢決

定。

瑪荅： 噯！真會說！……唔，也許仙吹在母親的房裡早已把茶預備好了，我們過那邊去吧！呵，請等一下，讓我鎖好這個匣子。（舉起錦匣）

（瑪荅走向書桌，從腰帶上摘下一串鑰匙，在開着抽屜，久之）
瑪荅： 唔，玫瑰姊，鎖洞真阻塞，鑰匙也有點彎了。

（此時玫瑰走到瑪荅的旁邊站着，面向着觀眾，瑪荅背向着）
瑪荅： 玫瑰姊，請妳替我拿一拿這個錦

匣。單手開抽屜，真是不方便。

（說着遞過錦匣給玫瑰）謝謝。

（玫瑰用左手接過匣子，順勢按一下匣上的機關，匣蓋開了，可以看見匣內的東西。玫瑰貪各地望着鑽石頸鍊。她的臉色忽然變了，偷偷地斜視了瑪荅一下，曉得瑪荅不注意她；於是她用右手將鑽石頸鍊從匣裏取了出來，復用左手將匣蓋蓋好。）

玫瑰： （鎮定地）也許鎖是壞了吧？

瑪荅： 我也不曉得。可是，這個抽屜從

來沒有一次可以開得順利過的。

啊，好了，已經開了！（拉出抽屜）

（此時剛巧仙吹上）

玫瑰：

（眼望着仙吹，手裏的東西，愈緊緊地握着，將手躲在身旁，且回頭向瑪荳說話）唔，瑪荳小姐，匣在這里。（遞還錦匣給瑪荳）

仙吹：

（站在長桌邊）小姐，西力公司差人送來了一輛新汽車。

瑪荳：

汽車？（既着，接過玫瑰手裏的錦匣，順手放在抽屜箱裏）

仙吹：

是的。已叫人把它放在屋後的車

房裏了。

瑪荳：（沈思）喲，那就怪了。究竟那個送來的呢？許是英斌他吧？

（乘着她們兩人在談着話的當兒，玫瑰慢慢地走向放着自己的手提袋的椅邊，順手將鑽石頸鍊塞在袋裡，並且另抽出一條手巾來拭臉，以便遮人的耳目。）

瑪荳：

（喜歡而忘形）來，玫瑰姊，我們到屋後去走走。

玫瑰：

（指着抽屜）抽屜還是洞開着哩！

瑪荳：

（醒悟狀）哦！仙吹，妳替我鎖上

吧！隨後再把那串鑰匙給我。不過，仙吹，鎖洞太澀塞了，你順便也把它修一修吧！來，玫瑰姊，我們去吧！

（瑪苓與玫瑰同下。）

（此時台上只留仙吹一人在。）她推進抽屜，想試行關鎖，可是無效。她復拉了出來，彎着腰，用口對着洞口吹氣，見無物漏出，她於是順手取起結針，來回地在洞裡爬挖，使它通暢，然後用氣吹，復行關鎖。這次抽屜很平順地給她鎖上了

。她樹直身軀，吐了一口氣，才慢慢地走出去了一會。當她再進來的時候，她手裡端着茶盤。走到桌旁，小心地將茶器擺好。此外還有幾碟乾餅之類的茶點。完畢後，她預備退去，正好瑪苓和玫瑰走進。）

瑪苓：噢，仙吹，妳把茶點擺在這裡了嗎？

仙吹：是的。主母正在旁處打着電話。

瑪苓：唔，很好。

仙吹：（遞過一串鑰匙給瑪苓）這裡是鑰匙，小姐。鎖洞有些砂屑塞着，

已修整好了。

瑪荳：

(接過鑰匙)好極，謝謝妳。(仙

吹下。)玫瑰姊，這個傭婦真好

，對於各種事情都很能幹，真難

得！妳以為她如何？

玫瑰：

哦，我以為怎麼樣嗎？那只有感

到奇怪與特別罷了！妳們這樣的

信任她，讓她常常接近那些珍貴

的物品，那真危險哩！也許抽屜

裡面全裝滿着珍奇的珠寶之類的

東西吧？

瑪荳：

喲，玫瑰姊，總是想到那些不三

不四的事物上面去的。我們素來

都是這樣信任她的。

玫瑰：

哦，那是妳們的自由。

(公爵夫人上)

皮莎：

孩兒，關於花籃的事情，我已辦

理就緒了。說來真是我們的幸運

；當我打電話到餐館那邊去的時

候，偶然想起了那些花朵與袋裡

裝着的丁香，於是我就順便打電

話給克威爾學校那邊的人，叫他

們馬上預備好。全是美麗而新鮮

的。真的，孩兒，場面得堂皇而

莊嚴，那才不辜負了英斌一番熱

烈的誠意。(此時仙吹拿着茶壺

上) 噫，是茶嗎？那好極，好極！

(放好了茶壺，仙吹復下。)

玫瑰：二姆，許是今天很累了吧？

皮莎：唔，累得很。

(說着，大家靠着桌子坐下。)

瑪荇一一爲她們倒茶。隨談隨

飲。)

瑪荇：也許母親對於這種事情很感到厭

煩的吧？因爲它是那樣的麻煩，

而又要費腦筋的。

玫瑰：我想二姆一定不會感到討厭的。

倘若每次都收到這麼豐富的禮

物。

皮莎：真的，說到這些送來的禮物，不

禁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剛才打電

話去克威爾學校的時候，和紀時

代先生談了一會。他是個蚌珠搜

集家。於是我就把瑪荇得到蚌珠

練的消息告訴了他。

玫瑰：(防禦) 哦，也許全暹京都曉得

了這消息！

瑪荇：那裏是蚌珠練，母親？是鑽石頸

練哩！

皮莎：不是有一粒蚌珠嵌在練的中間的

嗎，孩兒？

瑪荇：那裏有甚麼蚌珠，母親！中間嵌

的，也是鑽石呀！

皮莎：真的，孩兒，我明明親眼看見是

蚌珠的，妳以爲我會錯認得這麼可憐嗎？

瑪荳：喲，母親，是鑽石呀！不相信，

問問玫瑰姊看。

玫瑰：我以爲是鑽石而不是什麼蚌珠。

皮莎：真的，除了我自己的眼睛外，我從來不信任人家的說話的。

瑪荳：那有什麼難處呢！我可以拿來給

母親查驗的。（走向書桌去。）

玫瑰：（變色，急說）不要去吧，瑪荳。好像二姆的話是對的，是蚌珠

呀！假使是我的話，我決不再去

開抽屜拿來看，那是多麻煩的事！

瑪荳：喲，要拿來親自驗明才好哩！

（開抽屜，拿出錦匣，復走回來。）這。（開匣蓋）可是……

曖喲……母親！

玫瑰：（裝着不知情）什麼事，瑪荳？

瑪荳：鑽石頸鍊不在匣裡了，只餘着空匣。

皮莎：那還不打緊，只要有蚌珠就好了

。瑪荳孩兒，妳是慣刁詐的！

瑪荳：哼，什麼珠都沒有了，而且我也

沒有刁詐。

玫瑰： 哦，它怎麼會不見了呢？（瑪荳反着空匣給她看）它怎麼會發生，那匣子並沒有離開過妳的手。

瑪荳： 除了開抽屜的時候，曾經叫玫瑰姊拿了一會。

玫瑰： 只不過一吸氣的工夫吧了，妳就把它放在抽屜裏面了。那時仙吹剛走進來，妳不是叫她代鎖那抽屜，然後把鑰匙交給妳的嗎？

瑪荳： （醒悟狀）不錯，我想出來了，仙吹曾進來過的。

玫瑰： 也許是從匣裏漏掉了也說不定。

瑪荳： 喲，它決不會漏掉的。

（此時大家都停止進茶點，沉默了一會。）

皮沙： 真的，一定被人家偷了去。不是那個賣茶葉的××人，就是那個賣布的印度人；因為他們常來這里走動的。可是，真的，多數是那個××人偷的。

瑪荳： 母親怎麼會那樣想呢？

皮沙： 真的，為甚麼我要那樣想，我也不曉得。不過，我時常聽見公爵說，要是那個××人來賣茶葉的時候，須格外小心防備他才好。

瑪荳：可是屋裏又不乏人。在我放好匣

子，和玫瑰姊去看新汽車的時候

，廳裏還有仙吹留着的。

皮莎：仙吹一人留在這裏的嗎？

玫瑰：（鎮定地）是的，二姆，仙吹一人

留在這裏的。

皮莎：孩兒，你有沒有把蚌珠練向仙吹

誇耀過？

瑪荳：她在孩兒的客室裏，早就看見了

的。

皮莎：那就得了。真的，我們一定要把

她的衣箱搜查一下才好。請你按

鈴，玫瑰。

瑪荳：喲，等一下，親愛的母親。孩兒

相信仙吹沒有拿去的。

皮莎：真的，倘若我們希冀着得回那個

蚌珠練的話，那我們得先搜查受

嫌疑的人的東西的。按鈴吧，玫

瑰！

（玫瑰按鈴）

瑪荳：喲，母親，我真不願找她的麻煩

，那是很不雅觀的呀！

皮莎：一定得叫她來拷問的。真的，雖

然我此刻也相信她早已有着相當

的時間把贖物給藏了過去了。前

天我就看見她把那些破舊的衣裳

通通放到箱子裏。那時我就起了疑心，而且也頗感到怪異，她這種的行動，是預備到那裏去呢？可是，這次的事，又發生了。真的，我們得遍搜她的衣箱。妳對於這種的事件，是出名的能手哩！

玫瑰： 哦，我是那樣的嗎？

皮莎： 真的，若果妳不搜時，無論何人都可以的。至於我自己，恐怕不便當吧？那樣壞的腦筋，也許搜不着什麼成績出來的。

(仙吹上。)

仙吹： 主母叫我吧？

皮莎： (沉默了一會) 仙吹，妳在作着

什麼？

吹仙： 在喝茶。

皮莎： 呵，在喝茶！

仙吹： 主母要用什麼嗎？

皮莎： 真的，我以為我是要用的。來，

仙吹，告訴我妳今天放了些什麼東西在箱子裡？

仙吹： 放東西在箱裡？

皮莎： 我問妳，知道嗎？

仙吹： 只有我那些破舊的衣裳，是預備寄存妹妹那裡的，另外沒有什麼

東西。

皮莎：除了衣裳，還有什麼？

仙吹：沒有其他什麼東西了。

瑪荳：唔，母親，那太費時間了，讓孩

兒自己問她吧！來，仙吹，妳記

得我在上午給妳看的那串鑽石頸

鍊嗎？

仙吹：唔，記得的。

瑪荳：得了。它此刻已不見了。

仙吹：不是還在抽屜裏面？小姐親手放

在那里的。

瑪荳：對了，原是放在抽屜裏面的，當

我和玫瑰姊出去的時候。

仙吹：可是我不是等到小姐和玫瑰小姐

進來的嗎？在這期間，我並沒有

出去過。

瑪荳：妳以為那樣的嗎？

仙吹：是這樣的。

玫瑰：不對！妳不是曾出去拿茶盤的

嗎？

仙吹：不錯，可是並沒過半分鐘的時間。

皮莎：那也儘够給賣茶葉的××人偷去

整打整打的珠寶了。

仙吹：決沒有人敢進來的。雖然我離開

了這裏，可是門是關着的。倘若

有人進來的話，我一定看見的；

因為我的眼睛時時刻刻都注意着那扇大門的。

玫瑰：哦，妳怎麼辯護得那樣有力呢？

仙吹：我一點都不明白小姐說的是什麼意思。

玫瑰：若是無人敢進來這裏，若是無人留在客廳裏，只有妳一個，哦，

那可要有些費力解釋哩！

仙吹：小姐以為是我拿去的嗎？

玫瑰：我的意思是說，妳是落在很困難的地位罷了！

仙吹：瑪荳小姐，我以為——小姐一定不會相信是……

瑪荳：唔，我也有些不相信……可是

，假使……

仙吹：可是小姐得相信——主母也相信——玫瑰小姐也是相信。

皮沙：我不是會時常提示妳，孩兒，不是要把那些比較值錢的物品亂丟亂放，它會發生煩難的嗎？

仙吹：沒有什麼會發生煩難的。假如我

存心要偷竊那些東西時，主母相信我會揀這種不很適宜的時間下手嗎？

瑪荳：考慮所不易克服的事情，那是卑陋而下賤的念頭。我相信——相

信是你拿去的。噯，仙吹！怎麼你會作起這樣的壞行爲？

仙吹：我沒有作像小姐說的那樣不成器的壞行爲，而且沒有偷竊。

瑪荅：妳不是看見我把鑽石頸鍊放在抽屜裏面的嗎？

仙吹：我只看見小姐把錦匣置于抽屜裏面。

瑪荅：，但鑽石頸鍊是在匣裏的呀！

仙吹：也許已不在裏面了。

瑪荅：仙吹，妳愈說愈不成話了。

仙吹：關閉着的錦匣，我怎麼曉得裏面有沒有鑽石頸鍊？

皮莎：真的，現在已沒有什麼餘留着可

使我們懷疑的事了。不要再事曉舌了，徒費時間，還是叫警察來好。真的，人們用什麼方法去喚警察，也不曉得。如果吹起警笛來時，外面的街頭汽車跑得來，那不是完了嗎？

瑪荅：請等一下，母親。仙吹，設若妳把鑽石頸鍊交出來，我可以饒恕妳的。

仙吹：我怎麼能夠把我所沒有偷去的東西交出來呢？

瑪荅：爲着妳自身的利害關係，仙吹，

妳得交出來！

仙吹： 唷，瑪荳小姐！我可以發誓，我沒有偷去！

皮莎： 真的，她真口硬。玫瑰，妳吹警笛吧。警察來或街頭汽車來，也由得它吧！

玫瑰： 哦，仙吹，妳就承認了吧，硬嘴是不中用的。妳，妳曾看見過鑽石頸鍊，妳想得着它，於是妳就偷了去。

仙吹： (諷刺地) 玫瑰小姐，我原不是那些看見了這種東西就流涎的人哩！可是，我相信這裏一定有

人是這樣的。

瑪荳： 咳，妳說的什麼話，那是什麼意思？

仙吹： (仍對着玫瑰說話) 小姐可以照主母所吩咐的去叫警察吧！我此刻已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去吧！噢，玫瑰小姐，怎麼還不起身呢？

皮莎： 真的，許是她早已把贖物傳給了旁人，以為我們不會搜到的了，所以她才那麼的硬嘴。可不是嗎，玫瑰？

玫瑰： 哦，二姆說的不錯。怎樣，承認

了吧！妳把它藏到那裡去了？好好地交出來吧！我相信瑪荳小姐不會苛刻地對待妳的。

仙吹：不錯，不會苛刻地對待我的！

瑪荳：是的，我會寬恕妳，我允許你，倘若你告訴我用何方法偷去的。

雖然物件拿不回來，我也決不使人家焦苦的。

仙吹：小姐自身却會焦苦哩！除此外，

我也還不敢十分地確定，它是怎樣失去的。我只能恍惚地加以猜想猜想吧了！小姐要不要我來解釋？

皮莎：真的，我倒很願意聽聽哩！

仙吹：很好。我相信瑪荳小姐一定不會覺到厭煩的，當小姐要鎖放那錦匣的時候底種種動作，再復演一次給我看？

瑪荳：一點都不討厭的。

仙吹：那時，抽屜不是上了鎖的嗎？

玫瑰：仙吹，你未免太嘴硬了。我們等待着想曉得的，是你用什麼方法偷去的呀！

仙吹：等一會兒就可以明瞭我用的是什麼方法。瑪荳小姐，小姐手裏不是拿着那個錦匣的嗎？

瑪荳： 對的，我是這樣子拿着一串鑰匙

跑到書桌邊去的。（復演着以前各種的動作。）抽屜的沫洞太塞澀了，不能開。

仙吹： 恕我，那時玫瑰小姐站在那裏？

玫瑰： 哦，我倒忘記了。那個會記得那麼仔細呢？恐怕是那邊（指着較遠的方向）

仙吹： 當我進來的時候，小姐不是站在書桌旁邊的嗎？

玫瑰： 哦，我可記不起了。也許是那樣的。

瑪荳： 對的，玫瑰姊靠着桌站着的。她

之走向這裏來，是我叫她替我代拿一下這個錦匣的。

仙吹： 於是小姐就接來拿在手裏的嗎？（玫瑰點頭。）恕我，瑪荳小姐，請傳過那個錦匣。（瑪荳遞給她）謝謝。然後小姐怎麼動作呢？

瑪荳： 接着我就試開那個抽屜。

仙吹： 哦，小姐是背對着我的。許是沒什麼事物來阻撓我安閒地開這個錦匣吧？只要這麼輕輕地在機關上按一下，匣蓋就可以開了，而且沒有人看見。

瑪荳： 咳，那是什麼意思，仙吹？

仙吹：意思是說：一點不用費力地開那匣子，且同樣不費力地拿開鑽石頸鍊，然後再閉好那匣蓋；這樣地送還小姐，許是不很難的吧？

（作送還狀。）

玫瑰：哦，看妳多麼會誇口，逞作聰明！

仙吹：（沉思了一會）於是我就走向我底手提袋那邊，順手把鑽石頸鍊藏起來。

瑪荈：仙吹，你怎麼說這樣不近情理的話？

仙吹：那不過是我的想像，在可能的範

圍內，東西所能失去的一種想像吧了。那是做賊的人平常所慣用的普通手段。讓我自己去叫警察來搜我的衣箱吧。

瑪荈：（偷偷地看了玫瑰一眼。）不要去叫了吧，仙吹。

仙吹：要是那樣，就讓我收好那些盤碟，如果諸位不再進茶點。

（說着，不等她們回話，仙吹忙把杯碟之類置于銅盤上，端了急下。此時台上的人，全都沉默着。）

瑪荈：玫瑰姊，在仙吹指着你說話的當

兒，怎麼不起來替自己辯護呢？

玫瑰： 哦，我之不替自己辯護，原因是

那串鑽石頸鍊在我的手提袋裏。

皮莎： 那就……玫瑰，是你偷去的嗎？

玫瑰： 我拿了去。

皮莎： 呵，那就完了，玫瑰！

玫瑰： （走去取出鑽石頸鍊。）就在這裏！

瑪芬： 喲，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玫瑰： （搖頭）我自己也不知道。

皮莎： 玫瑰，你發瘋了嗎？

玫瑰： 我自己知道我並不是發瘋。可是，我在妬忌瑪芬有着比較好的命

運，有着那些珍貴的物品——自

慷慨而大量的丈夫，乃至這些珍

貴美麗的禮物。至于我就無人憐

顧。因為這樣，所以我不得已也

要格外的袒護自己。人家是否目

我為瘋狂，也由他們去。

皮莎： 真的，你的這種行為，簡直像那

些終日在街上閒蕩的賤婦，像那

鐵橋頭賣的魚醬一樣的不可靠。

要是那個稍為疎忽一下，那真了

不得哩！

玫瑰： 哦，我請對二姆說一句話：恐怕

我對於這個鑽石頸鍊要比瑪芬來

得具着相當的緣分吧！

皮莎：

(怒)真的，你只會說那些強詞奪理的話。快交還人家的東西吧！

玫瑰：

哦，如果我不交出來呢，那個敢來阻擋我走出客廳，那個敢去叫警察來拉我？我相信你們決不敢這樣的。因為，要叫自己的女兒在結婚的當天親身到公堂上去對質，露面給人家譏笑，那是多麼恥辱的事！瑪荳小姐，你會作得下手的嗎？除此外，還得請你們想到那些鼓吹力廣大的報紙上的露佈——當你和着丈夫到新沐

去度蜜月旅行的時候，就可以讀

到的，那是於家聲上有關的。那

時在你的玉頸上，雖然掛着這個

鑽石鍊，也許你不時地要摸弄着

它，是否它還掛在頸上？事件是

如此簡單的。可以隨你自由選擇

，你要怎樣就怎樣？這個鑽石頸

鍊是你的呢，還是我的？把我關

起來呢，還是讓我逍遙法外？

瑪荳： 鑽石頸鍊是你的，玫瑰姊。

玫瑰： 我早就料到你不肯據另外的那條

路跑的。

瑪荳： 它根本就不需要來我揀選什麼路

了。玫瑰姊，倘若你曉得了實情！好吧，你一點也不必顧慮地拿了去吧，它是給你的，確實是的。英斌，他今天早上買來預備送給你的。不過，你把這件禮物接去得太快一點吧了。

皮莎：
真的，孩兒，我一點都不曉得哩！

玫瑰：
真的嗎？哦，那個會相信你。你不過是用別的方法想來遮飾自己的胆怯吧了！

瑪荳：
我並沒有騙你，是實在的。他……
……（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這

是英斌寫來的一封信。因為你是個好人，而且他不希望自己的愛妻底姊妹們看了而感到眼紅，所以他來信囑咐保管財產的律師，每年照他的囑咐撥付六百鎊給你。那是因為他看見玫瑰姊是個比較困苦的人。你可曉得，玫瑰姊，英斌是個多麼慷慨而大量的人。他處都是顧到人家的。這個鑽石頸鍊也是他要結婚時當作禮物送給你留作紀念的。可是，你太急性了，反把各種事物都弄得糟透了！（說罷，倒在椅上，雙手

蒙着臉，哭。）

皮莎：真的，玫瑰，你的損失太大了。

玫瑰：哦，那個會曉得呢？

瑪荈：在我拿着匣子走下來的時候，本

意就想馬上將消息告訴你的；但是，轉來看見你對於各種事物都表示着過量的猜忌的醋意，於是我就閉口不言了。

玫瑰：那是你神經過敏哩！我並沒有真

真的存着那種心意的。哦，那個會這樣的卑陋，我不過是小小地和你們玩玩吧了！

皮莎：真的，玫瑰，你還有臉來說這種

話的嗎？你在尋開心的嗎？

玫瑰：那還有什麼呢？

皮莎：真的，巧妙的玩笑大家！你還是自量一點吧！你的存心，可不是這樣的呀！這種過分尋開心的事，是不能夠寬恕的。從此，我們決不信任你的了。我很感到愉快，你不是我所生的女兒——而且沒有被選當伴娘。我真失望——真壞透！（貯氣而下）

玫瑰：哦，瑪荈，我的玩耍不很適宜了

吧？

瑪荈：天堂地獄都適宜得很哩！

玫瑰：

可是，我也不曉得要怎麼樣才能做得好些。（走向瑪芬，並且把鑽石頸鍊塞在她的手心裏）真是可惜，自己失了嫺淑的態度。在起初我就有些昏茫了。不然，我也不必要作這種使人家不滿意的把戲。你的英斌先生是個慷慨大量的，他那樣的好意待我，我很感謝他。雖然這樣，我也以為我自己不應當來接受他這種盛意的；因為我現在所有的地位是合於我的身份的，而且也很感到愉快。（此時仙吹上）哦，親愛的仙

瑪芬：
仙吹：

吹，真是抱歉，剛才使你受了驚嚇。你是個誠實可靠的人，我相信主人會好好地看待你的。（走向門邊。又猶豫了一會，再走向瑪芬旁邊。）哦，至愛的瑪芬，望你不要惱怒我這次的行爲吧！（直趨擁抱她，並且在她的肩膀上親了一吻）請了，至愛的瑪芬！（說後，急下）

瑪芬：
（搖首，默然）
彼此相對着默然

——幕徐徐下——
（留）

新文藝 一月號

小說

迅 鳩 (八一九)

說

破產……賀玉波 (八九三)

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學……保 爾 (九三二)

保爾福爾詩抄……戴望舒 (八四二)

詩

迴旋舞…… (八四二)

我有幾朵小青花…… (八四二)

曉歌…… (八四二)

夏夜之夢…… (八四四)

晚歌…… (八四四)

幸福…… (八四五)

懷舊居……崔萬秋 (八四七)

文 散 和 詩

隨筆三篇 (日本葉)……崔萬秋 (八二二)

挨整的男子…… (八二三)

散步…… (八二四)

帶價碼的貴婦人…… (八二五)

近代法蘭西詩人 (美國勒維生) (續完) 施蛰存 (九八三)

劇 戲 小人物 (英國高爾)……萬 曼 (九〇七)

翻 譯 短篇叛逆者 (美國賈)……林疑今 (九五七)

小 說 中篇殺豔 (日本谷崎)……章克標 (八五五)

評 書 易譯「屠場」之商權……林疑今 (九五七)

讀者會 (五則)……R T 等 (二〇二)

編輯的話……編 者 (二〇七)

自我演戲以來

(五續)

予倩

笑舞台完全是由商人組織的，當時有一個商人要想壟斷新劇界，他便組織一個公司，用非常手段把一班新劇演員籠絡起來。所謂手段總離不了金錢和洋奴勢力兩種，而後者居其大半。我們有幾個人反對，很用了不少的力量，才好易脫離圈套。果然後來還有幾個演員因為

上了當，戲不能不演，而錢又還是拿不着，要想脫離，以至於挨打坐監。我們幸而免的，總算安穩過去，然而也就弄了不少的麻煩。

我從這種麻煩的範圍裡跳出來，不久便進了新舞台。我進新舞台不一定是爲加了包銀。我聽見新舞台辦得很好，以爲可與有爲，也是

真的。我的幾個老朋友對於我這個舉動却不謂然，他們說新舞台的辦事異常利害，有絲毫不對的地方，常會使人大大的下不去，所以便斷定我不上第一個當，一定要上第二個當。不過就我所知道的，當時新舞台辦事認真，唱戲的不容易在他們那裡去鬧皮氣確是真的，要說待人十分不好却不見得。無論如何他們到底是唱戲的，儘管想賺錢，總比流氓開戲館

多少懂得點演員的苦處。

提起新舞臺當然就要說到夏氏兄弟。他們兄弟四個，大的月恆唱開口跳出身，其次月珊，唱老生，其次月潤，月華，都是武生，照他們的大排行算起來，月恆行二，月珊行三，月潤行八，月華行九。在社會上人家叫起來就是老二老三老八老九；這幾個排行，似乎比他們自己的名字還要響些。

他們是安徽人，北邊生

長，哥兒四個，都長得魁梧凝重，孔武有力，而個個都是精明能幹，不畏強禦。當初在上海開戲館，因為怕流氓搗亂，所以要聯絡幾個比較大的流氓保鑣，久而久之，保鑣的流氓也就不免意存箝制，無論怎麼權利，他們總要先享。譬如發薪水也要先儘他們。儘管生意不好，後台的薪水發不出，他們總得預支，因此引起後台的不平，然而沒法兒對付。

夏月恆到上海的時候，才十八歲，剛巧遇見這種事情，好幾個天津流氓正在樓上賬房裏吵鬧，要支用預備發包銀的錢，他便抽一把刀，攔着樓梯口一罵，專等那幾個流氓下樓決鬥。誰知那幾個流氓是沒有用的，竟不敢下樓，如是流氓的氣大挫，而伶界的氣大伸。從此以後夏家幾弟兄一直和流氓鬥了十幾年，總算替伶人爭了口氣，而外來無理的侵侮也

就一天一天減少了。這不僅在上海，在別處也是一樣。從前在漢口且角上茶館，必定要替流氓的頭腦斟茶，夏家的團體到漢口首先就革除這個例，因此引起當地流氓的反感，生出許多的麻煩；可是夏氏一團不屈不撓的設法應付，不想越應付麻煩越多。有一天流氓大頭腦劉某，約夏月恆過江到武昌赴宴。他一想：去，免不了危險，不去，是萬萬不行，於

是他們幾弟兄和幾個心腹朋友，計議妥貼，答應過江。到了第二天，大家結束停當一個個身藏暗器，月恆坐着轎子，幾個兄弟和朋友們前後跟隨着，一直到了約定的地方。那劉某估定他們決不敢去，不料他們竟去了，到底江湖上的人好漢愛好漢，不打不成相識，這樣一來，大家反而作了朋友，這也是可資紀念的一件事。

還有我認爲最了不得的

，就是他們早已經感到了唱堂會是恥辱，所以他們在辦丹桂戲園的時候，就設法不應堂會。本來他們受過不少演堂會的委屈，所謂傳差，官上一傳就得去唱。夏家弟兄爲免除這種傳差也費過不少的事。在宣統末年和民國初年，南京新舞台成立的時候，他們才算完全不演堂會戲了。不演堂會戲這件事雖然局外人看着很平常，在當時不要說是那些有勢力的不

能諒解，便是同行的人也以為絕了分賞錢的路，大家反對。這個弊習連革了好幾次命，都還沒有革掉。夏氏在當時的努力，實在可以佩服。而現在上海的堂會却一天一天盛行，對夏氏真不能無愧。

新舞台最初設在上海南市十六舖，以後才又改到城內九畝地的。南市新舞台是在中國第一個採用佈景的新式舞台。他們改革的動機的

確是受了王鐘聲等春陽社的影響。那時因為中國還沒有會製佈景，所以夏月潤自己到日本去，因市川左團次的周旋，聘了一個日本佈景家，一個日本木匠回來，編些新戲，配上新景，使舊劇新劇化，開從來未有的新面目。南市本是一個冷淡地方，這樣一來，忽然大為熱鬧。新舞台本身賺錢自不用說，夏氏弟兄，潘月樵，毛韻珂他們這幾家，一轉眼都腰

纏數十萬。他們最受歡迎的戲有「新茶花」，「明末遺恨」，「波蘭亡國慘」之類。當時種族觀念正從國民間覺醒過來，這種戲恰合時好，如是潘月樵的議論，夏月珊的諷刺，名旦馮子和（原名小子和），毛韻珂（原名七蓋燈）他們的新裝，蘇白，便成爲一時無兩。

辛亥革命，潘夏諸人一齊加入工作，去攻打製造局。他們又組織救火會，義勇

軍之類，很能取得社會一般的信用，而伶人的人格也因以提高，新舞台本身的基礎也就格外的鞏固。

至於新舞台的戲，既不是新劇，又不是舊劇，但與其說是舊劇新演，不如說是新劇舊演。最可惜的因為佈景賺了錢，便不甚注意到排演上去。新戲當然是不用劇本，唱工格律都放在第二三步，所以自從遷到九畝地之後，漸漸的台上的變化少，

表演粗濫，唱工更不注意，只賸有滑稽和機關佈景，在那裡撐持。但是「就是我」一類由電影採取的偵探戲，還出了不少的風頭。

我到新舞台的時候，他們都已暮氣甚深。潘月樵自從民國元年担過一次司令的名義，他對於演戲已經很不熱心，只想再去作官；他的二十萬家財，都交結了藍天尉和岑春煊兩個人，每天只聽得他說老師長老師短。夏

月恒是早已經在浙江當緝私營的統帶；他不大到後台，一來就只聽得「二老爺，二老爺」的聲音叫得震天價響。月潤担任伶界聯合會的會務，在外面交際很忙，晚上便開懷痛飲，所以也沒有十分的工夫去研究戲。月華常常多病，不大問事。只有月珊總理一切。論月珊的為人，要算他們弟兄裡最沉着最能幹的一個。他雖沒有讀過多少書，可是對於事理異

常通達，待人也很有忠實不苟。他律己最嚴，絲毫沒有嗜好，所以常輪到他說人，却輪不到人家說他。他城府頗深，辦事極其精明，能勤

能慎，而又有很強的決斷力，與人相交，氣味絲毫不俗，而管理事務井井有條。我對於夏三先生不能不表示敬意。可是我進新舞台的時候，他已經是沒有絲毫奮鬥的興致，只存着當封翁得過且過的念頭，每天除照例處理

後台的事務外就是念佛。我也曾對他提出許多改革戲劇的辦法，他只能說出許多難處，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

了。所以我在新舞台每天除演照例的戲外，沒有甚麼事；就是排新戲我也不在意。那種臨時湊的新戲，除上下場加鑼鼓，及佈景的尺寸大些而外，一切都和笑舞台相差不遠。

我每天頗有閒暇，便讀

書作詩，并補習些外國文。

然而我所注重的是演戲——演我想演的戲。我總覺得雖然是掛頭塊牌的旦角，總沒有絲毫表現長處的機會。最不好的是我每天都讀幾行新書，有幾個日本朋友時時都介紹給我一些文藝批評和創作，這些東西，使我對於現狀越發不滿，而我煩悶的態度時時露於外表。因此有許多

人說我有神經病。我每天到後台很覺得無聊，便學徐

半梅的樣、帶一本書去。我曾經見半梅在笑舞台後台讀完一部紅葉全集，我很慚愧，讀書沒他那樣敏捷，而新舞台後台的電燈也和我的眼睛一樣不甚够亮。

我本來是近視，看近也可以說比人強，遠一點的東西我便看不清。但是我時時刻刻都練習運用眼睛的方法，所以到台上顯不出近視。我在新舞台有許多人包着廂來捧場，過幾天一定來看我

，見面頭一句，一定問我看見他們沒有，這不是冤枉嗎！

像新舞台那樣坐兩千人的舞台，要我從台上看包廂，本來強人所難，但萬想不到就是坐正廳的看客我也沒法兒看得見。有一晚，我正出台的時候，有一個穿綠衣的女子靠台前走過，她朝台上一看，我也不覺得看她一眼，她經我這一看，馬上就站住了。

我因為她穿的綠衣，所以知道她是個女子，因為她戴着眼鏡，眼鏡的光在電燈下一閃，反光觸動我的眼簾，不覺報之以一盼，她馬上站住。這不是很有趣嗎？

那時候時常有許多女人包圍我。包廂看戲，當然很普通，每逢演完戲出來，常有些女子後面跟着。每天總要接幾封情書。我因知識的慾望比性的慾望大，沒有功夫去理會；而且那些女子，

也不過想把男人當一個消遣品，我對他們實在沒有發生戀愛之可能。何況我除自己的愛妻韻秋而外，再選不出適當的配偶？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約我同到街上走走，一走就走到一家人家，一進門就有一個女子出來迎接。她引我進一間房，另外有一個姑娘在那裡坐着。那女子人家都叫她T少奶，那姑娘人家都叫她S小姐。T少奶把我介紹給

S，她的蓮花妙舌在介紹詞裡極充分的表現出才能。她先述我的家世，這一定是我那朋友告訴她的；又稱讚我的學問和我的藝術，再稱讚我的人品。要不是打好腹稿，決沒有那樣的流暢罷。她說完就把我的朋友一拉到別間房裏去了。留下我和S小姐相對而坐，彼此暫時無言，只有微笑。以後便談了些演戲的事，她歷舉我許多戲，表示齣齣她都看過，又批

評這個配角不好，那個配角不好，似乎她簡直要開閨舞台，專為我請齊配角演個痛快。說完她靠着床上，問我擦甚麼粉，用甚麼胭脂，戴的是甚麼花，梳頭的是男人還是女人。說到正高興的時候，忽然進來一個少年，穿着銀灰花緞的皮袍，一字襟綠寬邊的背心，白絲襪紫呢暖鞋，梳着和女人差不多的頭髮，面白唇紅，眉目清秀，但免不了帶着幾分下流氣

。他一進門很溫順的坐在S的旁邊，她不高興的對着他，說：「你去罷！我沒有功夫。」那少年不走，她就走出去了。T少奶跟着進來，介紹我和少年相見。我只覺得他身上香氣一陣一陣的擁過來，我以為他比S小姐實在要漂亮些。

一會兒少年走了，T少奶和我談起S的事，說她如何傾慕我，說着用手指着門外：「剛才那個小孩，也算

不錯罷，可是她看不上眼。她是非你不可的。而且她很有兩三方現貨，全都帶過來呢。」我聽了她的話，絲毫沒表示意見。她又說：「你是個謹慎人，不輕易答應人，也不輕易拋棄人，這正是她選中你的地方。不錯不錯，你們多對幾次眼光罷。有緣千里來相會，何必我來多說呢？」

這個時候S小姐和我的朋友進來，後頭跟着一個老

媽子手裏端着水菓。S笑迷迷的一瓣一瓣替我剝橘子，一顆一顆替我剝葡萄。她又故意坐得很遠，叫我把菓子遞給她，我都照辦。T少奶忽然問我：「你們夫人去世差不多一年半了罷？」我因為她問得奇怪，不知道怎麼回答。她又說：「像你夫人那樣聰明伶俐的人，怎樣會掉在河裏死了？真是想不到！」我說：「沒有。」她很驚訝的樣子，「呵？……」

是的，是的！我糊塗了。那是另外一個歐陽的夫人。……你們夫人是上海人，死的那個是湖南人。」我說：「不，我內人是湖南鄉下人。」他說：「呵，是鄉下人；怪不得你們夫妻不和睦。」我說：「我們很和睦。」她看着我們的話談不下去了，她便打好一口鴉片讓我，我說從來不抽，她便自己抽起來。抽完了，她又拉着我的那個朋友跑到後背一間房裏

去了。S小姐斜靠在床上，她要我坐近她，把她的手給我握着，她迷着眼，不住的伸懶腰。電光從深紅色的紗罩裏透到她的臉上，微微的顫動，不一時她全身都顫動起來。這種情形，在她總算表現充分，但在我拿舞台上研究作標準看起來，她造的空氣還很不够濃厚。她說：「我就歡喜人家拿我鬧着頑，一個女人給一個男人拿來開頑笑，這是多麼快

樂的事呵！你天天扮女人，你不懂女人的心嗎？」我那個時候正是一腦門子的易卜生，對於她的話，失了感受性。她說我不懂，我到底懂不懂呢？
T少奶一會兒拉着我的朋友進來，先在床後頭畧站。她對我的朋友說：「我早說那個是對了眼光，這個說不定，壞在他多少有點學問，軋餅頭是用不着學問的呵，哈哈哈哈哈！」

夜漸深了，我和我的朋友起身告辭，走近大門，有一間房門偶然開了，裏面坐着許多不三不四的男人。我的朋友告訴我說那都是在T少奶支配之下的。怪哉天下蠢才之多！

我覺得天底下的事，再沒有比演一齣好戲更快樂的。每當前面一齣戲演過之後，台下人聲，嘈雜起來，大家都作着下一齣的準備。我們化好粧，等在後台，心裏

有說不出的不安；說一定怕甚麼，決不是的。凡屬一個自愛的伶人，當然認定舞台是他生命的歸宿地，他的生命的表現只在登臺的短時間裏，如果在台上有絲毫錯誤，全劇就受了影響，他的生命就無從表現，自己的地位，就會搖動。這是就私而言，反過來說，觀衆費了金錢和時間來看戲，若是演得不好，便對不起他們。所以在登台的時候，必定要有充分

的注意力，一上台便要把全生命都灌注在那裏。我們往往演一個短戲，下台的時候覺得十分疲倦，這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得到的。

常言說得好，「一分精神一分事」，一些兒不錯，要演好戲必定要有精神。所以說：「演劇是身體的藝術」，身體不好是不能演戲的。

在人聲嘈雜之中，走出台去，上下一靜，一舉一動都爲人所注意，演到情節最

緊張的地方，差不多台底下的呼吸都聽得見，這比全場喝彩還要有趣。

要台下注意，當然有許多方法，用法律，或是警告去讓人靜聽不過是片面的。最要緊的是台上的呼吸調和。要求台上呼吸調和，便不僅是照顧對手的角色就够，一定要照顧全場，而對手角色的動作，尤其處處都要使之與自己的動作相應答而組織成一種自然的諧和。這種

諧和，不容易得到，只要一得到了這種諧和，那真是舒服。音樂沒有這樣的風韻，美酒沒有這樣的香醇，好比春風微雨精室溫衾之中，作一個極甜甜的夢，滿身的骨節毛竅都含着美妙的韻律。一到演完帶着陶醉後的疲倦回家，台上的情景，和着化粧品的餘香輕輕浮泛，這種深純的安慰，當然不自外求。但是這樣美妙和諧，十次之中也不過得到一次二次

遇着舞台不好，配搭不全，裝置不合，或是排練不熟，音樂不和，往往百次之中得不到一次。而且那些粗俗的演員，只聽到台下喝彩，揚揚得意，決不能尋求到情感深處，寄託自己的生命；演一世的戲，不懂得諧和之美的，不知凡幾。只要一經懂得，追求的心，必定很切，所以在我這種戲迷，一天到晚，只知道戲，對於性的擾亂，無謂的和人周旋，都覺

得毫無意思，非但沒有意思，而且極其煩厭。我看見他們那些爲了幾個下流女人一天到晚皇皇然不知所措的，真是莫明其妙。

新舞台的戲專注重佈景的變化，表演道白只求快捷滑稽；細膩感貼，一概不講；甚麼叫呼吸，甚麼叫調和，更不在心上。我起初有些不慣，後來我也學乖了，跟着鑼鼓上場，跟着鑼鼓下場，到也頗爲省事。唱的時候

頗少，道白的時候比較多。就以道白而論，有功夫便說長點，沒有功夫便說短點，一以佈景時間長短或是第二場的人換粧的快慢爲標準。後台叫一聲「馬前」我們便快快的下場；叫一聲「馬後」！便把話拉長，拉長再不够，便叫起板來唱幾句，詞兒都是臨時編起來。這若不先在舞台上幹熟了的頗不容易。照後台的術語，能够臨機應變的叫作「活口」，

不能的叫作「死口。」起初他們怕我是死口，以後看見我也能隨意胡扯，他們都很歡喜，說：「想不到你是活口！」最有趣的是趕排的戲。往往鑼鼓打錯，唱戲的也好跟着走。譬如你預備唱倒板，他跟你打搖板，或是打慢板，預備唱慢板給你打成元板之類，這種事數見不鮮，因爲臨時改鑼鼓，會被台下發覺錯誤，所以唱的人只好將就敷衍過去。有一回有

一個人扮一個老頭子嫁女，本應該是唱上，場面打成念上，他只好念兩句。但是——時想不起甚麼辭句好，他只好借用別的戲裏「花燭亮堂堂，打扮作新郎」兩句，第一句念出口，他忽然轉念「今天是嫁女怎麼好念打扮作新郎呢？」他這樣一想，下句再也念不出來，其實念一句「打點嫁姑娘」豈不好嗎？這就所謂「當場一字難」，他始終沒念出來，只聽得他

接一句「呵哇呵哇呵哇；」笑得滿台的人個個都抬不起頭來。還有一次，一個花旦預備上去念兩句「小姐得病症，叫我常掛心。」誰知胡琴響了，他只好改成唱。他剛開口，忽然想到五個字不好唱，他便想改一改，但是，剎那間沒有辦法，他只唱出「我小姐」三個字，接着莫明其妙的唱出「自那日」三個字。越唱越不對，結果唱成「我小姐自那日在花園

一時間得下了不治的冤孽病症。」後台的人都奇怪起來，便有一個人幕後叫了一聲：「好長的句子。」他越發慌了，下句便只唱去三個字來，「何日好。」這樣一來害得那個唱小生的笑得走不出去。戲是這樣演法，你想還有好戲沒有？不過習慣已成，積重難返，主持的人沒有改絃更張的勇氣，大家又說要這樣才能賣錢，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加之事實

上也往往給主張改革的人以打擊，有排一個月鄭重出演的戲毫不賣錢，而排三天的「濟公活佛」却有擠不開的人看，試問還是暫維生計呢，還是犯大不韙堅持自己的主張呢？

新舞台當時的營業方法，是不用包銀十分大的角色，只靠新戲維持。然而同我一天登台的有武生何月山，他從北邊到上海，不過賺三幾百塊錢，一齣「塔子溝」

，打真刀真鎗後，他就大紅而特紅。他所靠的是氣力長，手脚靈，便真刀真鎗打起來，看上去間不容髮，他又把從前綠營許多武技加進戲裏，人家很覺新鮮，所以大賣其錢。還有他唱長坂坡，一場連着五個鷓子翻身，又能一條腿絲毫不動的站半天；唱起來氣異常之長，一腔轉幾十個灣不換氣，就這幾項本事，登時月薪從幾百元漲到二千元以上。當那時

他真是英雄年少，那個不搶着要他？班主搶着要聘，上海的女人搶着要姘，真是花團錦簇，盛極一時。可是不久他的氣力減退了；真刀長鎗太快的地方漸漸不能應付；一條腿站住有些搖動；長腔使不到頭；起初以為是偶然的事，以後不免就成了症候。他在新舞台頭一天登台，就啞得一字不出，他馬上就要退錢不幹，夏三老板到底底是內行老板，他極力的安

慰他，留他養息，過了一向，他雖然好些，始終沒恢復從前的原狀。他自己煩悶，沒有幹長下去，出了新舞台沒有多久，他就從繁華的上海解脫去了。

月山出了新舞台，後台也就改組。凡屬一百元以上的演員都作股東與前台合作。我在這個時候把優游，半梅介紹進去，天影是原來就和我在一處的。

半梅因為不願搭班，沒

多久他就專門寫小說去了。

優游從那回進去，一直到新舞台停業，他沒有離開。民國七八年之間，文明新戲已經由極盛轉入衰敗。民鳴解散正秋他們到了漢口，優游從笑舞台而漢口，而民興社也就很難支持，因此受了新舞台之聘，因此而上海新戲界更形冷落了。

優游到新舞台，起初把「空谷蘭」重演，生意不錯。優游飾柔雲，本是一時無兩的

傑作。我飾紉珠，我和優游

兩個都有相當的氣力。我進過陸軍式的中學，他是海軍出身，我們演柔雲和紉珠搶藥相打的一場，互相扭住大滾滿台，台下鬧哄哄的拍手叫好，我們也以此為笑樂。潘月樵飾蘭孫男爵，態度不錯，可是我最怕的是後面團圓一場，他拉住我兩隻手叫一聲妻，妻字一出口，唾沫好似毛毛雨一般飛了過來。

新舞台是以西裝戲著名

的，個個人都有幾套西裝。優游也排了幾本西裝戲，如拿破崙趣史之類。這種戲最要有忍耐的就是旦角。戲既長，場子又多。在北風怒號，冰雪滿途的夜裏，當新舞台那種深大空敞的後台，我們穿着袒胸露臂的西裝，站在佈景後面等候上場的時候，那真變了「冰肌玉骨」，若不是極力支撐，就幾乎不能上場。可是上場以後，却也不覺甚冷，因為注意力的

集中，下意識的作用，可以增加忍耐的力量，不過有時靜上太久，頭一句台詞往往嘴唇的活動不甚自由。俗語有說：「凍不死的花旦，熱不死的花臉」。旦角再沒有比穿西裝更冷的罷，花臉在熱天穿上棉襖，當然更不好受。還有靠把武生，他一樣要穿胖襖（一種棉半背），大熱天紮着靠，戴起很重的盔頭，做一種激烈的動作，我以為比冷還難過。就是唱花

旦的熱天演醉酒一類的戲，也就够受的了。

我在新舞台演戲沒有甚麼成績。人家都說在新舞台演戲功夫要退步，在某一點上看起來的確不錯。尤其是武工，因為不甚注重武戲；其次就是唱工，慢板是從來都唱得很少的。短齣的戲，偶然唱一唱，平素多半束之高閣。專靠演舊戲吃飯的角色，不很願意搭新舞台，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呢，演自己

的戲的時候很少，不過生活却頗安定。兩夫婦租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屋住起來，每天還有些工夫讀書，練戲，間時還可以到郊外去頑頑。不過這種安定的生活不是我能滿意的。可巧有一個同鄉人介紹我到南通去演義務戲，我聽見南通是中國的模範縣，所以很想去玩玩，於是便請了幾天假去演了四天戲，因此認識了張季直先生。當這個時候，張敬堯正

在湖南作惡；凡屬與民黨有一點關係的人都避陷害，而他的兄弟張敬湯尤其擅作威福，所以害湖南者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各縣各鄉的志士都想起而驅此惡賊，民軍四起。先外祖劉良生先生以爲當局所疑，不能安居，動身來到上海。舍弟儉叔，在鄉下想起民軍，爲官迷的戚友到省城去告密，下令查拿，一面要封我們住屋，遂使先祖母和家母不得不避到鄉下

，帶着我的小姪兒住在一個佃戶家裏。舍弟連夜逃走，母親於月黑風高的半夜送他過一座山，當時的悽苦如今還留着創痕。舍弟到了上海，幾個有關係的親戚也來了，我住的一樓一底，一時人滿。而先祖母和母親又不能到鄉間久避，只好一齊接到上海。我妻韻秋，立刻趕回湖南。這樣一來，我便十分困難。正在韻秋離滬後兩三日，忽然所有的行頭衣服全

被用人偷去當了。我身上沒有一個錢，弟弟病在床上，親戚們也都生病。有一天晚上，我一看廚下沒有柴米，第二天就要斷炊，想找點甚麼去當，誰知打開抽斗一看，早已被人蕩捲一空。我只好姑且脫下身上的馬褂，敷衍了一天的火食。那幾天四處去借錢自不用說，可是寄出的信一封都沒有回信，去見人也沒着落，真是越急越沒有辦法，最後還是向夏三

老板想了點法子，才過了急難。一面再設法請偵探，尋找行頭，誰知偵探剛請好，報了巡捕房，那個用人又把當票寄回給了我。又白花了數十元去謝偵探。幸喜祖母和母親到滬都很平安，不過從此後把湖南的大家庭生活移到了上海。

正另外租好房子，打在上海長住的主意；忽然南通派人來約我，說是張四先生想起一個科班，還要造一間

戲館。於是我寫了一封信回季直，把我想辦演劇學校的計劃告訴他。他回信一切同意，并說曾託熊秉三在北京招了一班學生，於是我也答應到南通去。

我辭了新舞台的朋友，先到北京去看學生，看過之後；甄別了一下，先派人送回南邊，就着有工夫，我便偕同張氏的心腹人薛秉初，由北京而奉天，而朝鮮，到日本去走了一輪。秉初因爲

在日本不慣，住三天就回來了。我原意是要就這個時候致查一下日本戲劇界的情形，我去訪問了在上海認識的畫家石井柏亭氏。又因小山內薰氏的介紹，參觀帝國劇場，還看了一天大坂最有名的傀儡戲。本想多參觀些地方，不想生起病來，在病院裏住了一個月，甚麼都沒作，一出院就趕回了上海。

我二十幾歲才出疹子，出的時候幾乎死了。在未出

疹子之先，我一隻手能舉八十斤的鐵錘擲出去，又能轉動五百餘斤的方石推到十幾丈以外，再推回來，腿向後一彎，在腳跟上站得起一個大人；自從一出麻疹，甚麼氣力都沒有了，癱軟在椅子上，經過三個月才好。好了之後，每年到夏天就要發軟不能走動。這回到日本正當夏天，在北京又有許多的應酬；天氣太熱，火車的路線又太長。受了暑熱的結果，

一到日本，就又完全癱軟了。同時還發生幾種炎症，越發沒有辦法，只好入院。

在病院裏頭并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因為朋友們都不知道，等到有人知道我已經差不多出院了。幸喜一個看護婦還不錯，她替我找了一個人，買了不少的書。我每天只是睡着，遠遠聽見彈琴的聲音，我就想起舞台上的生活。想去看戲，却又動不得。只有讀書，讀了就睡，

睡醒了又讀。讀完了一冊復

活，一冊卡爾曼，一冊蘇俄著的哀史，還有兩冊遊記，兩冊社會主義的書，又零零碎碎東翻西看了些短篇小說。這些書裏沒有一個寫病人心理的。我便伏在床上寫了一篇日記，曾經在南通的報上登載過一半，如今也不知稿子在那裏去了。

我從日本回到上海，病也完全好了，便退了上海的房子，全家搬到南通。而我

的生活又爲之一變。

(未完)

新聲 第六期目錄

零頭語.....	記者
時事評論.....	
閻錫山的下野.....	農
越南獨立運動的勃興.....	芸
菲律賓的獨立運動.....	真
我們須如何才能認識總理.....	林植夫
工業新革命.....	黎國材
土地制度之一的考察.....	曾濟寬
歐洲各國地權改革的趨勢.....	陳燦章
築路籌款方法通論.....	姚希明
五權憲法之歷史的研究.....	樓桐茂
德國賠款問題與歐洲政局(續).....	高良佐
十年來之國際聯盟.....	郭思練譯
談藝術與實用和藝術的效能.....	陳宏
散文詩.....	我真譯
瞻仰(小說).....	樊錫球

卷後語

春冰

在差不多一年的時光，只出了六期雜誌，雖然說是外來的影響太多，但總可見我們力量之薄弱了。在第一卷告一結束的今日，翻開舊東西看看，既沒有很高的論調，又沒有很新的口號，而外面大部分的批評却都是說雜誌的內容太專門，態度太積極，於是，我們不能不慚愧了。

也許在文章裏標榜自己，在編輯後記中作大規模的宣傳是當務之急的賢明政策吧？但是，我們太愚魯了，竟不知怎樣下手！無奈何，還是駱駝似的走上前去罷；至少，學「草食」叫，不是我們的事。

在第二卷中，我們相信態度還是一貫的。然而材料上，編製上却儘可以有多少的不同——而且，不同的地方一定會較多。除去戲劇原理之研究，學說之討論，名著之介紹，創作之推進，自然勢力實澎湃，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戲劇，要用科學的方法，予以客觀

的整理。這個工作，要請國內專家担任；而歐陽予倩先生，是要負着相當的責任的。

其次，能够教戲劇的人，目下還不甚多，所以一般學生，漸有把雜誌作教科書讀的傾向。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危險事。我們願意多介紹點關於戲劇藝術各方面問題的權威著作，以爲此種現象的補救。

戲劇是民衆的藝術，是要大家來幹的。我們絕不敢自立門牆，能幹的大家來；但是不要用戲劇當作應時的口號之一種吧！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廿四日將印就時。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戲劇第一卷第六號

本 刊 定 價

全 年 每 期 三 元 三 角 六 分
 半 年 每 期 一 元 九 角 六 分
 預 定 全 年 特 刊 另 加 價
 (外 埠 函 購 每 冊 另 加 郵 費 三 分)

社 長 歐 陽 予 倩
 編 輯 者 胡 春 冰
 經 理 者 周 桂 菁
 發 行 所 廣 州 戲 劇 研 究 所
 代 銷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印 刷 者 廣 州 培 英 印 務 公 司

廣 州 戲 劇 研 究 所
 (廣 州 市 泰 康 路 迴 龍 橋)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廣 州 各 大 書 店
 永 漢 北 路
 廣 州 培 英 印 務 公 司
 電 話 一 一 八 三 三

1724

R
915.05
487.5

R